殿上策

董巷沈王

殿工 單

風

小中華

聞夫中華者中土文明之謂也有國於萬國之東亦稱以小中華者何歟以觀乎天文則其星與燕同分者果何宿歟以論乎疆界則其地之為漢所并者凡幾郡歟以言乎仁[神聖]賢之治[化]則與堯時同享祚千年其為世也亦可以擬唐虞之熙暭歟以言乎仁賢之治則并周建國設教八條其為政也亦足以保姬公之禮樂歟炎漢初定衛[而]氏已都王儉當塗將興而公孫遂據遼東當三韓一統之日而五季之僭亂適逢恩際大明中天之運而歷代之文物隨擧則以小邦之氣數而輒與中國相符者何歟燕代近朔[而]豆滿亦隣靺鞨閩浙通蠻而萊州且接馬島西有重關複嶺之阻即一巴蜀之險區南稱羹魚飯稻之饒足比吳會之富繁則以偏壤之地形而乃與中國無異者何歟男子尚信義既徵於涵虛之遺論婦人不淫辟更著於孟堅之舊史則民俗之懿其或有甚於中國者歟唐宗鞭撻四夷而終不能過安市之險蒙人蹂躪諸夏而終不能拔龜州之守則武力之雄其亦多優於中國者歟衣鉢嘗傳於海外者盖出於圭齋之贈語經說暗與於儒先者實指乎雲峯之箋解則文學之美其亦無多讓於中國者歟史字藏去而人或疑其為右軍之真蹟圖識流布而世

或謂其得一一行之秘訣則藝術之能其亦与中國相角埒而無不及者歟大抵吾東於中華幹
之與同融結之相似其乘乎此氣產乎此土蔚然輩出爲世之者儒宜若無古今前後之殊而獨
奈何比者習俗漸渝禮讓漸壞文教日以益敝武力日以不競而以至握管濡毫之士星曆
方技之徒亦皆莫知其程籥之爲何法甘石之爲何術寥寥乎無所聞者久矣是豈在上
者之所以轉移作興者有不能盡其道而然耶抑其世道人物每与中華一同其升降盛衰而人
人不得有所主張於其間而然歟抑欲使舊俗日復古道自明文學以興兵威以振而雖一藝
一能之微亦莫不各臻乎其美以追前代之隆治不負此方中華之實則其道何由諸生其各
陳之

尹弘禹

虛

對愚也嘗讀禹貢之篇禹貢所載者蓋九州而九州之風土山水疆域之不相同遼越矣以言其土
則九州之土不同也以言其山則九州之山不同也以言其水則九州之水不同也以至於田賦之上下南北
之相背道里之逴遠不啻東土之於中華而抑其不同之中有所同者存焉所謂同者非聲教

之謂乎故禹貢一篇首言九州風土山水疆域貢賦道里之不同而結之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然則九州之所不同者土地而所同者聲教也即其不同而不同之則冀非兗也豫非青也自其所同者而同之則徐亦揚也荊亦雍也土地不得以異其同山川不得以異其同遠近不得以異其同四海之茫茫九州之紛紛恐皆為大禹氏之中華則愚未知東方之亦武於中華者土地乎山水乎將道里之相近乎抑賦貢之相似乎在不乎土地山水道里貢賦之中而別有所同者存乎遇也生於海陬足不踏中華之土目不睹中華之盛每以陷井之蛙見笑於東海之鼈為私心恨令承主司之問有以起余悅若乘雲氣駕長風以浮遊於天地之中而親見其洋洋文物之盛也憑請前所謂同於不同之中者為執事咀華而陳之執事毋曰乃言華而中不實也知天地之中所謂盛者莫盛於中華而惟東方彈丸一域與之並驅而齊駃者中華（何也禮樂者）之所尚而東方與之同文物者華中之所存而東方與之同以至於道德之彬彬才藝之他他皆足比肩而擬頑則東方雖小亦足為華也是以森布於天下者莫非國也昭載於輿地者莫非國

也而獨以東方之比於中華者非謂其土地之與同也山川之与據也道里之与近也中國之所以為

中華者在禮於樂文物而東方之所以為中華者亦在於道德才藝則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而是

亦海東之華也國之小大也雖若大澤壑空而是亦海外之華也然則所謂中華者為土中之中

華而東方者亦可謂東方之中華也於戲朮其得名誠不虛矣雖然東方之所以同於中國者以禮

樂文物之盛之同於中華也禮樂文物之盛既同於中華則謂之小中華者斯不濫矣而厥或有

同於前而不同於今則亦可謂之中華乎東方所以同於中國者以道德才藝之富之同於中華也

道德才藝之富既同於中華則謂之小中華者茲不僭矣而其或有同於古不同於後則亦可謂

之中華乎由是觀之昔之東方非東方而即所謂中華也後之東方非中華而即所謂東夷也禮

樂文物何其替也道德才藝何其竭也其款同其不同者同敢於同則抑有可以同之理乎

嗟乎土地之不可以同之者以其墳壤之異性山川之不可以同之者以其高深之異勢也道里

之不可以同之者以其遠近之異形也而若夫禮樂文物之不同者則可使之趨於同也道

逐

德才藝之不同者則可使歸之於同矣其使之歸於同而無不同之嘆者焉乎在、教化於我東方之所以同於中華者吾固知之矣、星分箕尾與、則燕同分也、地接玄菟則并漢者乃四郡也燕亦古之中國也漢亦古之中華也而天文之既同地界之接則無乃天地之有意於東方歟然東方之所以為中華者不在於斯二者則不如歸之於自然而然也、陶唐宅冀之日并享遐祚者檀君之神聖也有周訪道之日國于朝鮮者箕子之敷教也用造我東方者蓋自檀君之肇基則其神功聖德固不可小而言之而亦曰可擬於唐虞之邈、醇則年代蓋已誇大也（古矣愚不足）意也驗也而若乃東方所以進於中國者實由八條之盛敎則雖謂之侔姬氏之禮樂似非誇大之言也、當炎漢創定之日而衛滿已都於王儉逮、當塗應讖之始而公孫割據於遼東所謂王儉也遼東也非我土宇乎、鼎之三邦期屬一統而五季僭亂之熄滅適當其會、龍飛淮甸大明時升而昭代文物之炳煥於斯為盛是何偏之小一邦乃與大國之盛衰快此而相終始歟、天運環循無往不復則氣數相同厥理亦然而宋德隆盛將啓天下之治聖王剏業丕振同文之化則雖謂昭德之所致可也雖謂至化之攸及可也愚何亦一歸之於氣數之適然乎、中國之燕代近乎朔而我國之豆滿亦隣於韓鞨則此與中

國同也中國之閩浙通于蠻而我國之萊州且接於馬島則此亦與中國同也我國之西有重關複嶺之險我國之南有羹魚飯稻之饒此亦巴蜀之險要也吳會之殷饒也地之相似也既如彼土之所生又如此則壤地褊小有不可言而愚之所欲論者不在於地形之險夷物產之豐瘠則請姑舍是夫就其最關於國家者言之於戲我國之同於中華者非特天文之相同也地利之相似也求之民俗而民俗懿求之武力而武力雄求之文學之美藝術之能而亦足以無愧於中華讀涵虛之緒論而知男子之尚信義看孟堅之遺史而見婦人之不淫辟則俗民之懿何如也唐皇啓四夷之鞭不能試安市之小城蒙人蹂諸夏之轍不能轢邑州之一府則武略之雄何如也文章經學二賢超越而嘗傳衣鉢圭齋贈語晦符儒先同符箋解則文學之美何如也於中國而人謂右軍之真蹟布於一世而謂得一行之真訣者皆是東方所出則藝術之能如[illegible]於戲地有中外之別而民俗之善惡不以中外別國有小大之殊而武力之強弱不以小大之殊文學之美藝術之能亦不以小大中外而有間則愚雖曰善且優於中國可也愚雖曰無讓於中國而相與之角埒可也於戲東方之於中華也若

令設擬措抹教化

是其相似歟以言乎天則天文之與同也以言地則地利之与同也推之民俗之懿武略之雄而無愧也推之文學之美藝術之能而無媿也莫大於中國而東方無不同莫盛於中華而東方無不準則流峙之固其相同也融結之固其相似也東所同之一氣生所同之山河則蔚然而出犀然而起為一世之所需者宜若無古今之異前後之殊而奈之何今不如古後不同前習俗日趨於偷薄禮讓漸至於壞敗而吾東方非復昔日之東方矣（文教日益以靡武略日益以偷而吾東方非復曩時之東方也）至星曆方技術者之賤藝而亦未有能得精諳者（指揮管窺儒者之細事）果孰執事所謂莫知程籥之為何法甘石之為何術則何昔日中華之稱大譯於今日歟愚不敢知在上所以轉移動作之者所有未至歟抑不敢知世道民物與中國一同其盛衰而有不能容人力者歟於戲（當）夏桀穢德之日天地之運固已否矣天運既否則一天之下宜若無奇嘉之會而成湯之國不以夏桀不治在商紂侮慢之時世道固已澆矣世道已澆則四海之內宜若無文明之化而文王之國不以商紂不治則世道之与中國相為升降者愚恐斯之未能信為而至謂人力之所不能主張者愚之惑滋甚為何者今夫中國之地形其遠近廣狹蓋与東方之地形有所不同者矣東方之山川其高下淺深蓋与中國之山川有所不同者矣今若責之人曰曷不使東方之地形為中國

救

也曷不使中國之山川為東方也云爾則此非人力之所能為者而至於習俗也禮讓也可以人力醇澆之矣亦可以人心動而興起壞之矣文教之既廢者可以人力而振之武略之不競者可以人力而強之推茲四者既足以人力而操張之則翔乎程籀之細事甘石之賤術乎是以自有中華以來盛非一也衰非一也自有東方以來治亦不一也亂亦不一也方其盛與治也民俗不期醇而醇禮讓不期興而興文教振而武略競文學蔚而藝術高此無他在上者之盡其道也及其衰與亂也民俗偷而禮讓壞文教弊而武略不競文學頹而藝術不出此無他在上者之不能盡其道也然則東方之同盛於中華者非東方之自盛也所以同之者有其道也東方之同衰於中華者非中國使之衰也乃東方之自底於衰也苟能自盡其道則雖舉天下同敗於亂亡之域亦何害於東方之自為小中華於海外之一域哉雖然吾所謂道者非區區屑屑之謂而乃所謂明教化之謂也自上迪謂下之教自下從上謂之化故教之所行人無不興起者化之所及世無有不治者此古之為人上者所以先明其教化而以盡夫作新之化也由是揆之今之東方非昔日之東方者是豈不由於教化之不明乎今之為今者既由於教化之不明則變今為古者亦豈可舍

終

是而求他哉先能先明斯教而以為化行之本導之迪之振之作之之方無不用其極則至化敀敀風草自偃是由而民俗斯教丕變由是而禮讓丕興無異於昔日之中華也文教因茲而益振武略敢此而大競無讓於昔時之中華也以至於文學之美藝能之跡磨踵而起接武而出措一世於隆古駕至徽於上世執事所謂各縡其跡追踵前代之治者其在茲乎乎於戲愚既以明教化為振作之方而求所以明教化之本則又在於得人而責其任誠得施教導民如召信臣者效死勿去如守安市者媚學縉道如圃牧牧賢者以責其宣化之任則祛今日毛叢之竇者不過為轉移中一事而禮樂文物之盛道學技藝之富鶴立而可致矣謹對

漁釣

問漁釣者不過江湖間捕魚之業而古之閑人逸士或托跡於斯寄興於斯者何哉天下多水而教以漁者何時結為網罟取諸离者何義雷澤之魚令人讓居如棠之觀与民爭利均是魚也而何君是相反歟磻溪得璜暗入風期釣灘垂綵能扶九鼎君臣之際會國祚之綿長亦有賴於漁釣歟吾夫子釣而不網其旨何居張志和釣而不餌其與安在能伯商之釣連六鼇任公

虛

予之壽年得大魚此誠有之揭表峯側而漁者無得于水盤中而釣使有魚用何術而然歟三閭漁父之間所托者何意康節漁樵之說所喻者何理江湖一帶載釣具往而來風濤百帆羨漁釣之悠然其逸與高致可能言之歟菰浦蒼葭繫扁舟而弄明月者何人山雨溪風卷釣絲而斟尾龍者何人道德爲竿仁義爲餌而籠天地之物獨繭爲綸芒針爲鉤而引盈車之魚釣亦有大小之殊歟大抵漁釣之徒以汪洋爲里舴艋爲宅風波之是鄉魚鼈之是侶無足多者而世之稱能江湖之趣而得閑逸之樂者必曰漁翁釣叟是果漁翁釣叟真得江湖閑逸之樂趣歟無乃江湖閑逸之流在多於漁翁釣叟之中歟若使漁翁釣叟內有抱負與則其處而獨樂焉若出而無濟而亦以漁釣爲業盤辭於風塵者抑別有深意而然歟

對窃胡觀夫漁釣者乎有漁漁釣釣者有漁不漁釣不釣者有不漁漁不釣釣者惡漁惡不漁惡釣惡不釣漁漁釣釣者果且有心者哉漁不漁釣不釣者果有何心者哉其果同歟其果不同歟其果同而不同不同而同歟惡識其所以同惡識其所以不同者哉今夫持網罟而入江河把竿綸而臨潭溪沿

沿而聽巨竿之詠長春時時而窺遼湫之游鱗以候教者以候眠者一張網而漁之輙夫於同一舉竿而釣
之亦悅於心者蓋惟漁而漁釣而釣者也果非有心於漁釣者乎徒經其經徒竿其竿眺澄波而玩
潛躍潮清流而濯朗衿淡然自娛悠然自適觀魚樂得魚〻忘魚者蓋惟漁而不漁釣而不釣者也果
非無亦何心於漁釣者哉經不網之網竿不竿之竿於不經罟於不罟綸於不綸釣於不釣漁以四海釣以八紘不
取而取不獲而獲者蓋推不漁而漁不釣而釣者也果亦何心於漁釣者哉同中不同不同中同非所論
也若余者惡乎漁乎〻〻不〻惡乎釣乎〻〻不〻其將漁而漁釣而釣乎亦將漁而不漁釣而不釣乎抑將
不漁而漁不釣而釣惡可惡不可惡取惡不取漁而漁釣而釣者業之賤者吾不為也漁而不漁釣而
不釣者跡之浪者吾不願也若其不漁而漁不釣而釣者綷乎世者吾何望也無寧以鯤溟為龍
門為竿經綿為經條理為罟長杠為竿衆緒為綸張以大經維以萬紀鉤以釣鏈餌以色辭
漁盡天之翼釣飛雲之鬣耶若然則其諸異乎向者所謂三者之漁釣耶此可與博雅者論
不可與漁釣者道何幸主司之問及於漁釣噫聖朝擢賢江湖俱空豈有漁釣而相忘者哉

中

漁々釣々者已不足道而漁不漁釣不釣不漁々不釣々者將其魚背鱗次矣如愚者雖非漁

釣者流而既入禮羅之庭承此漁釣之問請漁經傳以試一釣可乎余夫水寔族繁人謀斯藏經以漁

之餌以釣之者是已蓋江海觸地鱗衆游潛隱溪壑而不漢隱釣不釣漁者得之以資生理取之

以充厨味則漁何取於漁釣何取於釣其所取者有存焉漁可以隱機釣可以隱倉囷不可偏

以一攬也是以古之不累於世不愚於時者混迹江海晦光滄洲雖漁者不漁雖釣者不釣積

江巨口推鱸細鱗不足夫眺沿泗崖渚逍遙荻蘆猶可晤懷藏名不眩若將終身者蓋

有之其遭遇風雲出為經濟者亦有之其豈非所謂似漁非漁似釣非釣者哉嗚乎漁何異

釣々何異漁其捕魚則同也其托興則一也閑人逸士夫復何限而大漁不于漁而致漁一世大釣

不于釣而致釣六合漁之哉々々豈其漁者而同漁哉釣之哉々々豈其釣者而同釣哉雖然污

瀆灘容吞艦之鯨鯈吟不游經才之鯉緡疎而魚不麗餌薄魚不窺蓋賢人之隱漁釣而不

市者豈非緡疎餌薄耶惟其務漁釣之手作調鼎之賢者寔在乎以經之誠以餌之蓋聞

逐

天下洪濛巨浸漭滿而設巧軔制教人漁食繼天立極政代結繩而為之網罟教民佃漁吁聞物
成務俾資生養則燧人教之以漁者蓋其觀水有術者乎中虛外實承以兩目則包羲之取諸
离者蓋其擬形成象者乎蓋聞龍潛在淵為漁雷澤而人有感悅興讓居之風六物不成矣
魚如叢而民爭戲頓招爭利之怨吁聖人所存者神而心在於物畢居不奪不厭而志聘渴
澤則其所相反矣夫翅淵蓋聞磻溪漁父所釣者璜而能符周家之受命桐江漁叟所垂
維綸而能扶漢室之九鼎吁天降大任卜吠匪熊則屈往托於漁釣而志則在於經濟洒落清
風芥視諫議則名雖寄於漁釣而意則在於道教際會昭隆國祚綿長在人不在漁釣也
蓋聞夫縱我聖步孤貧賤為養與奈有時或釣而綱而取魚所不忍也烟波散人自稱釣徒而
簑衣把竿寄興釣而釣而負魚乃不為也吁夫物不可暴殄則釣而不綱推諸仁于江湖豈可保
浪則釣而不餌取其適乎蓋聞一釣揭竿六鰲登釣而山忍流於北極期年一竿巨鱗始釣
而聲慄震於鬼神吁戴山靈物非餌可釣截海腳鬣非釣可獲其真其釣耶誠無稽也蓋聞

一表揭岸放生是緣而寸鱗無罣漁者歟乎。一勺所盤小池是象短竿縱投釣輒獲鮮吁有魚
無魚豈其理乎無魚而有魚亦其誕乎漁云云豈謂此乎釣云云亦謂是哉蓋巾行吟澤畔衆醉
獨醒而借一閒於漁父抒中情之歌个俯仰天機靜裡與觀而騁一說於漁樵寓情意之渾悠
吁荃不揆余世無我知則托以問答出於憂傷乎物與是理樂在吾心則沉吟著說本諸妙道
乎蓋巾拂衣徵辟一葉泛泛而釣具是載緣天隨而去來。從風飄颺百帆翩翩而江渚迷矚美
漁釣而浩唱吁一竿寓趣萬鍾非貴漁乎何不漁釣乎何不釣風濤掀天雪浪曜日斷乎此出
如沒悠乎若有若無則放送高標有此者而只是漁耳釣耳有不足尚者蓋閒菰浦
鷺浴蒼葭霜清而尺舟繫帆寄烟渚之明月。出而霏微溪風輕颺而釣竿卷絲斟尾瓶之
濁醪吁一帶清江萬事不理則蘇子出與寓諸斯矣蓬底獨酌醉睡忘憂則杜公清標托諸
斯矣非漁矣安知漁之樂非釣矣安知釣之樂蓋聞天地萬物非鈎可籠而竿以道德餌以仁
義形無形於有形囿乎普於範圍。盈車大魚非釣可取而綸以獨繭鈎以芒鍼。用無用於有

申逐大抵說

用引脩竿於百仞呼天下雖大不外求方物以群分包括無遺則經人玄機無能名爲輕難制重小難取大而虛以爲寀不勞而得則楚人施教亦云幻矣因斯以譚上古聖神之教漁釣者意蓋深矣燧人剏於前而制未脩包羲繼於後而制得悉不可尚已矣帝之漁漁以仁也曾公之漁漁以利也呂望之釣釣周業也嚴陵之釣釣漢節也孔子不經經其澤張志和之不釣悠悠其與與御畜之釣誠誣耳任公之釣亦虛耳法和之表峯真其吊詭耳元猿斫水蓋妖妄耳三閭志懷鬱於詞乎康節真趣發於說乎龜蒙載釣不屑就也迂秀之羨釣只取逸也穠養丘之月托非取漁也杜荀鶴之風襟非取釣也籠括乾坤試善喻也釣引長鯨語不經也吁漁有樂乎釣有樂乎其里則江淮水滋也其邑則輕舴夫艦也安於淮滋出沒乎渾淩習於舴艦往來乎遠近是果樂耶鷺鳳亂波非不蹈而是蹈登魚潭鼉非所侶而是侶冒險如坦與物忘形其果樂耶其所樂者之在於漁乎釣乎不在於漁乎釣乎而有所樂者耶是固不足彩者矣窮哉夫世之稱漁釣者云曰清江澄湖厭閑適之高趣漁舟釣艇得放浪之幽興其興其趣果有所稱

挑措誠禮

者乎君曰漁於漁釣於釣然後真得其樂趣云爾則惟彼持綸把竿漁釣爲業者果皆有樂趣
乎哉閑人逸民混於漁釣而能保樂趣者果有之耶其無有者哉試使漁者釣者雖有漁者
之名其實則濟川之才雖有釣者之名其實則經世之賢也含章韜彩高尚其志不見漁於世
累不見釣於人爵斯可謂漁釣中君子也君然則與其處江湖獨樂一己之樂者豈若投漁釣
而翻然展抱負而弘濟與人人物物共樂天下之樂哉然而未聞有拾江湖拋漁釣而于于爲賓于
庭藹藹乎爲充于朝者其真無賢才也耶雖有之而不肯爰活於塵累耶抑別有深趣而疾已痼
於漁釣終難移易其真樂耶是未可知也唯乎漁有大小執事其知之耶江淮爲囚舟楫爲室攄
脩綸於一帶峯鱗於數寄一葉之身世誇百年之生涯者執事爲以何如耶此則漁之小者也若有
觀於海而玩蛟龍之隱現游於河而眇黿鼉之潛泳綸以天經罟以地罟是不惟漁漁則無不獲
然君則執事以爲何如耶此則漁之大者也唯乎釣有大小執事其知之乎沙渚爲堂磯石爲軒投
脩竹於一壑拒紫鱗於尋丈託一竿之事業資百歲之樂活者執事以爲何如耶此則釣之小者

敍終

也若有浮於頂而奔青鯤之水擊沼於漢而搁紫鯉之奮鬐鬣鈎如日月綸如虹霓是惟不釣之釣則無不得若然者執事以為何如耶此則釣之大者也愚則以為漁之小者徒漢而已釣之小者徒釣而已矣有於樂矣補於用漁之大者隱於漢耳釣之大者隱於釣耳樂亦至矣用亦博矣豈以漁視漁而不求其隱漁者乎豈以釣視釣而不求其隱釣者乎不求則已如求則盍亦網漁而致之顧釣而取之耶今夫游江而漁不得一鱗者盖以漁之失其漁也臨江釣而不得釣尺鱗者盖以釣之失其釣也人君亦有漁釣漁取江海之大漁而聘禮漁之釣取江漢之大釣而学誠釣之則天下之大漁致之小漁焉往天下之大釣致之小釣焉往如蒯闔所謂漁釣隱淪之士貴然来罔罟焉用矣安知百世之後稱今日之釣漁亦如今之稱古也耶嗚乎執事之問獨不私吾東方之漁釣者何帰也國於海東環千里皆水也扁舟漁釣之心与滄浪清者豈無其人幽潛湖海韜光以待私者亦豈無人其亦悪知渭溪之皮桐灘之翁盧老漁漢釣風期之遅暮者耶今日應私之士其不及於漁釣遺逸之徒矣吁張罟而漁所漁者特鱸鮪耳揭

經濟才志

等而釣所釣者鯫鮎耳設科而取所取亦何異此願執事以大漁釣之說轉以聞之上謹對

問士生斯世或有經濟之才或有經濟之志而志不克遂才不得展者何歟唐虞之世明良共濟至治馨香無以議為伊尹就成湯之聘而終贊玄昌之業太公載文王之車而竟成[illegible]鷹揚之烈此可謂遂經濟之志展經濟之才歟孔子以天縱之聖不得其位轍環天下孟子以命世之才不遇其時棲遑路道以聖賢才德不能成其經濟之志何歟子房運幄中之籌而猶能佐漢成業孔明有王佐之才而終未撥亂與裏其得之不同者抑有才志之優劣歟岳武穆有四字之涅背文丞相應肇天之吉夢皆不能扶宋之正者何歟大抵有經濟之才而無經濟之志則不可以有為也有經濟之志而無經濟之才則亦不可以為成也既有經濟之才又有經濟之志者求之今古蓋未易多得而或有才足以經濟志可以經濟而不得試用於世以遂其扶危濟亂之功者何歟試看今日亦有危亂之象矣災異其豈見而天怪於上饑饉荐至民怨於下國家之勢危如累卵而任經濟之策者何其寥寥無聞也顧今

虛

當國事者既無經濟之才又無經濟之四志内而宰輔不能協贊治道外而牧伯不能撫綏生民居言責者不思匡君之道任閫寄者不知禦侮之方泄泄沓沓不知經濟之為何事是豈世無其人而終不可得歟抑有之志而不克遂才不能展歟何以則經濟之士皆出於世奮勵其志展布其才措國勢於不拔之域乎

對若有頭切雲之冠腰死牛之帶爵經咀傳顧鍵覆機白馬却走身岩岩居而野顧自詫曰豈圍賁矣束帛戔戔矣我將君堯舜而民唐虞矣及其年紀荏苒風期遲暮則乃睢盱自奮曰吁咄哉世与我相違此命耶也若有負拔山之力挾超海之窮譚異說翰卷雲舒鳥長竿遂釣滄浪閣而抵掌自誇曰安車湊矣駟馬騈矣我將掃旄頭而廓海岱矣及其桑榆云晚垂楊生肘則乃瞠眙自擊曰吁咄哉世棄我知此較世哉噫若是者果何如哉試使借高衢而鶩騁通要津而出沒則文果足以經世武果足以濟時所負所自期乎否噫是何足經濟也哉必惟文以為經武以為緯天地為吾膏襟宇宙為吾度量五行為吾軌四時為吾輪伯仲皐夔奴隸孫

中

白駆千古之英雄鞭一世之俊傑者然後可与論經濟者傑君夫遇不遇特命耳數耳時於
彼何哉君余者一章甫耳讀聖賢書研聖賢業有時乎談武略討兵等蓬門桑樞磨礱
以勵待者亦或為(如)向所補二者之自誇詭而竊恐見笑於文武經綸之賢遂乃撫布衣彈長鋏而矣
于心曰我愿乎經愿乎濟經邦乎濟亂乎經理乾坤吾所期也拯濟艱難吾所負也時將至與命
將亨歟茲亦適遭會否適來順也適去順也惟當順隨而已然猶未超於(科)中則矣(意)以經濟一策呈形
於文學見售於主試者(盍)宿矣今届試國叨承一問而溯今(今)古論惟經濟寔詢吁愚錐不以岩居劇岸
者自期而才穢矣志褐矣抱管騁詞寫抽肓臆或不無少補於經濟國家主司其笑乎否取乎
否請揮膚而對竊聞之雲雷屯(而)君子經綸坎艮蹇而賢者用濟盖兩儀廓矣六合宏矣天之
生士匪偶耳士之挺世匪徒耳盈於兩儀士分內也彌於六合士事業也綸群龍之緒言才也優於經
濟擴群彥之弘猷志恒存於經濟經一代之綿緒者是所蘊意也濟一世之陷溺者是所期待也
要試驥足騁驥天衢者盖欲展其才而遂其志也是以古之賢人君子負不世之才抱非常之志

軸

才可以懋天下志可以籠絡四海如布其才則足以建大業於不朽如伸其志則足以垂鴻功於無窮而或屈於泥塗不能奮翅於青雲或混於下流不能致身於黃扉有才無命有志莫展則豈非所謂所能者天而不能者人耶嗚乎天降大任為斯世也而士之遇世也不易時之可行也亦難青萍之劍可售於薛行而不遇時則埋塵而已荊山之玉可衒於卞和而不利時則刖足而已雖有其才而知才者鮮矣雖懷其志而知志者寡矣此高才大志之得騁者常小而抱屈者常多也傳所謂道之將傷也命將廢也命其以是夫雖然有為之君不常有可為之時不恒遇得有為之君遇可為之時然後有才者可以得展有志者可以得副則士之所待者君與時而其所待者又有所待其所待如渴之誠致敬之禮乎誠以揚側陋以旁招則孰不于于然而來思藹藹然而揚于哉傳曰敬恭而無禮賢者不留欲致經濟之士者則推誠盡禮為嗚呼唐虞吾能徵之矣聞其君臣則元首明也股肱良也聞其治化則協萬邦也風四方也懸鼗當鐸和斯曰昭融之契馨香之效豈專在於都俞吁咈而已哉蓋其孚交如也意藹如也吾何議為吁伊尹非天民之先覺者乎太公非天下之

抵

大老者子釋耒耟於湯聘向鴻業於玄鳥拋竿綸於文獵肇蒼籙於鷹揚愚嘗揣摩寧
斯曰以王佐之才得君如彼以經綸之志遇時若此則天欲平治天下者其非是也耶吁天縱
大聖孔夫子也命世亞聖孟夫子也木鐸道路(道)德難容歷聘諸侯仁義未施愚嘗望于斯
曰天生聖人豈偶然也達而在上不若窮而在下行於一時不若教於萬世則不得位不遇
時蓋天之壽斯道而傳斯文也吁遇隆準於下邳者非子房乎屈帝胄於南陽者非孔明
乎運籌決勝能成馬上之業弘扶義出師未復赤帝之替祚一時得失係於天運豈以成
敗論其優劣杜工部有詩云萬古雲霄一鴻毛吾於諸葛不覺淚滿襟也吁捷涅背之奇
表者岳武穆也應聲天之異兆者文丞相也其生如彼(似矣)有為其徵如此(似矣)有成而有才未展齊志而
殃愚嘗慷慨于斯曰天不弔宋人力莫及談言罔極忠魂飲泣則千載之下非但悲其人之
不遭而切自哀其身之不 也〔蓋嘗論之〕天地儲精山川釀氣應五百之期而莞然間出者
聖人也遭千一之會而藹然興起者賢人也聖賢豈乎其道獎乎其文者固難容議於經濟

而英俊豪杰之士挺生於其間以經濟自期者亦不知其詎幾也小可佐霸而攘夷狄大可佐
王而靖四海者是經、惟濟之才也患不徇君而建大業節可礪世而垂大名者是惟經濟之志也
徒有是才而無奮礪之志則不得以施其才也徒有是志而無傀傑之才則不得以遂其志也有
其才者及有其志有是志者及有是才然才與志符志与才合表裏如一名實相副然後可

轉

與論經濟之道也唐虞之四岳舜之八元有是君而有是臣矣商之伊尹周之太公得其時而得其
位矣若孔子之轍環孟子之傳食無是君而無是時矣子房之才志豈優於孔明而能為孔明
之所未為耶孔明之才志豈劣於子房而不能為子房之所能為乎時有遇不遇事有利不利故
耳志如岳飛節如文山而不能成經濟之才志未能扶天王之宋祚其可惜也自茲以後有才
有志者雖未如古所謂經濟者而天之生人不以今古而有異亦豈無才可經濟志經可濟者
哉然而未聞有奮經濟之才而經濟之志扶國勢於既傾回治道於既亂者正由時與命與數

合

而亦係於人主用舍之如何耳槃叩古有聞雞聲而起舞者亦有見黑雲而抵掌者蓋歎乘有

設

為之時而試其才展其志也試看今者乾文告警三峽之星河動剝咎徵疊出百年之太平無象此政有才者之可為有於天時者也水旱相游曹邳無黃(登)之穀饑饉互值梁野多顛連之殍此政有志者之可有為於人事者也運值陽九危如髮一轉運平四危為安此在經濟者一舉手一措足間而江湖隱淪未叩有翩然起(而)者山林肥遯未見有藹然興者是何嘗有為之時而無有為之人耶雖有之而不能用之抑是未可知也蓋叩浸舟江海篙師任其責驅車峻阪御者任其憂今日當國任責憂者果且有經濟之才而可以經時者乎果且有經濟之志可以濟世者乎其才既無可施則其志何論其志既無可展則其才奚補所論道經邦非宰輔之責乎國家治亂實係於此則任是責者非有經濟之才志則不可冒居也未知今日之宰輔果有經濟者抑黃扉赤舄紫帶朱紱問其職則曰輔相也而問其經濟則曰未能也出一謨獻一猷以賛我聖上之治道者拭目而未覩愚竊惜之所謂保釐綏定非牧伯之責乎生靈休戚實在於是則受是任者非有經濟之才志所不可居也未知今日之牧伯果有經濟者抑果果

其印若々其綬問其職則曰牧守也而問其經濟則曰吾未學也行一善施一惠以懷我聖
上之赤子者傾耳而未聆愚竊痛之呼責難陳善謂之敬不匡其君其刑墨居言責者苟非
經濟之士而不可以忝竊也未知今日之臺官果有可以經濟之者乎豸冠斥笏風儀肅亦可
塗壁入威稜巖烈而仗馬無聲秋鴉噤口袞職有闕而未知匡王政有失而未知格經濟
之道果如是耶愚竊恥之呼猛虎在山百獸屏息良將守塞四[illegible]潛形任閫責者苟
非經濟之人則不可以叨竊也未知今日之邊帥果有可以經濟者乎左旗右旄軍容凜々
前擁後圍氣勢燄々而智昧韜鈐術蔑奇正刁斗一驚膽先寒羽檄一馳魂已褫經
濟之略果如是耶愚竊羞之嗟夫宰輔責在協贊牧伯職在保綏言官之責在匡君
邊帥之職在於禦侮而揆是周人之世々漢(臣之)憮々古人(問)之經濟謾不求所經者何道所濟者何
策當今日之艱虞茫不知何如而經時何如而濟世國事日非無救正之人時勢日頹而無
維持之人吁噫々聖世果無經濟之賢而才志宏大可用於時者其終不可得而見之耶

抹指

誠禮

若如伊呂良亮之賢岳王文相之忠雖不可復見於今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地必有茂草才不借於異代賢不乏於古今則獨豈無經濟者乎若有間世之才隱於岩穴而宏綿之志菀於幽執者固當求而用之遂其才志而已若曰世無其人云尔則不幾於謂秦之無人耶嗚乎滄海雖深而求珠者得之山谷雖幽而求蘭者獲之蓋其心誠求之也園閭雖邃而尺幣可聘秦楚雖遠一信可通蓋其禮以致之也伊尹之處於莘野呂尚之釣於渭濱張良之混於行伍孔明之潛於隆中可謂幽深邃遠而蓋其求之也以誠故賁然來思使之也以禮故樂為之用焉乃若孔孟之不得位岳文之不得展雖因於時運之否塞而亦在時君之誠禮之不孚耳粵在唐虞堯舜垂拱固無敕於經濟之士而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稷為己憂既得之後用之專既用之後責之重蓋莫非誠之至而禮之盡矣今之世雖不及古之世而山河千里淑氣不泯之地灵人傑安知其必無也濟濟多士未必無經濟之文赳赳武夫未必無經濟之武求之文武

終

何患不得惟患誠禮之不足耳窃嗟夫今之用文武常為二貴賤分為用人才視其門閥高卑岐為雖使煥世之文超常之武復生於今而文能補皇猷武能靖大乱其何以施經濟之宏才而遂經濟之素志哉無怪宰輔之不能賛襄牧伯之不能懷保台臣之不能匡君邊師之不能詰戎也盖不曰誠乎至誠能動不曰禮乎盡禮以致苟能側席而求之無遺珠之嘆開心而任之無失賢之誚則彼經濟之士見誠之孚禮之備莫不釋耒而來投竿而至奮勵其才展布其志可以鑄休明之治可以建綿瓜之業矣明問四者之敝論之可也不論可也是何足為我 聖上宵旰之憂也嗚乎菁菁者莪此君子之培養芃芃者棫此君子之作成不有以培養孰得以遂其才不有以作成孰得以責其效登三代而歷視所人人皆經濟俯五季而噎視所人人皆奸回豈人之有異於今古哉盖以培養作成如之何耳誠能培之以道德養之以仁義作之以氣節成之以學業所內而朝廷外而鄉黨鼓舞為薰陶為者固非經濟之徒而責歸乎治道肇固乎王業矣安知萬世之後稱今日之經

養

濟亦如今之猶古也抑願以是爲　九重之獻謹對

問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養之爲道大矣哉其曰養性養心養德何者爲先何者爲重歟文王之養老遂集大勳孟氏之養氣終爲亞聖可論其詳歟大事養賢聖養蒙俱著於何書而其亦養之有其本歟袪其害馬而悟養民之理者何也觀於解牛而得養生之術者何義稷下養士千里超風會稽養兵十年沼吳其事可能徵之歟漢錢養廉齊俗養高司馬養病呂誨養閑其得失皆可歷據歟春雨養花夏雨養苗山藪養獸沼池養魚其主張者誰而得養失養或有消長之可言歟以人而言肩背四肢各有大小之養者果孰爲得而孰爲失歟且養鷹馬有飽去之憂而養虎而有患遺之戒亦可謂得其養歟大抵天下萬物必資於養況爲國可無養之方乎然而試以我國事言之一何其失養之多也莫重於養賢而山林之遠逸未蒙其惠澤而蔀屋之愁嘆方殷士欲養而菁莪忽化兵少養而董正無聞其他無得其養者誠可慨

虚

然何以則賢路日廣民志日消濟濟之美可見於魯泮而洗洗之盛復咏於周詩歟諸生以躬養達施之才必有講究於平昔者願叩其說

丁巳增初權重經二下

對烏虖頤之彖曰觀其所養今日我國之不養者何如也耶噫不養者賢而發士之寃寃矣所養者民而生民之惴惴矣歟士之養而以寧之矣因見歟兵之養而於鑠之盛服賸以至國事之日訛也治化之日卑也未聞有一政令一作為差强人意何是所養之勤而徵效之遲耶無其徒趍於養之之末而不知所以養之之本而然歟居愚者譾譾一賤士也昧如乎存養之道皞然乎修養之功安能檻薩鼓舌論列是非而曰如是者為能養如是為不能養而推是仿時及國之志每每留之胸中思欲一試於柄事者而卑賤不得致也乃者主司先生以國家務為己任晨入太學以養為問而反復乎四者之目的皆乎得失之機執矣主司之問也愚請以養之本發之於墨問曰養之之道厥旨大哉凡物於天地間林林者不一蔥蔥者亦不一而林林者不能自林林必待天地之所養而後能成其林林矣蔥蔥者不能自蔥蔥亦待天地之所養而後能成其蔥蔥矣是以養之得也物未有不長者矣

中

軸

養之也物未有不消者矣其所養之得失乃物之長与消係焉所以養之之道信乎大矣而至於為國之道
例治之方亦莫不皆然故對育之訓見於天象之象利養之言載於玉杯之篇其不養之者夫豈偶
爾也雖然順物之性而化育之者養也而其所化育之者有本遂物之生而長成之者養也而其不
以長成之者有本不揀其本而推其末之是務則是何異於捨鏡而索其照哉然則本者何謂也
即傳之所謂不息詩之所謂不已是也故天地之於物也不忘物物養之而物之所以得其養者以其
有不息之功也聖人之於人也不忘人人而養之而人之所以能得其養者以其有不已之功也世之
欲盡養之之道者盡於是勿勿哉故洪範著養育之道繫之誠實茲豈非誠然明德乎
憑切以上者明之順也不害是謂養性操而不舍是謂養心懋昭之章明之者亦謂養德而性
是吾性心是吾心德亦吾之德也未有養其性而不養其心者亦未有養其心而不養其德者
則或先或後遇其欲分而心統於性德是虛位則其輕重之別庶可以容頓吾也制四教育
文王之養老者而二老來歸克成大勳配道與義鄒聖之養浩氣而發揮吾道競至西

頤欲求其詳於有傳之大亨養賢守礼極備火風之象也聖同養家和貞以亨山火之象也
所養之本何待愚一一談皆也去其害馬牧童言牧馬之道而黄帝取之以養其民目無全牛
庖丁善解牛之術而文恵得之以養其生茲皆主司之所知愚何如娓娓也齊王好士立稷
下之官而千里趍風垂拜後世越王嘗膽養會稽之兵而十年淫呉於興（成）伯業二君所
養在方策今可取而考也禄微非薄賜錢以勸則養廉之錢非漢帝之微政乎教弛人倫
男先革俗則養高之風非齊相之善化乎南人能改流毒北海而十年清洛司馬之所養
者之病也神弾莫救王室如燬而半世杜門昌誨之所養者詞也是果孰為得而孰為失耶
必有能左右之者春風煽和萬花向榮甘雨沛澤百苗竟秀山藪樹密鳥獸攸歸沼池溪波魚
鶩不止當其時得其所者宜乎盡其養矣孰事以為孰主張是則愚必曰造物者之所使然而一
得一失亦豈無消長之可云歟豈惟物哉惟人亦然肩背四肢皆備於我而肩背之養養之大哉（活）
也一指之養養之小者也鄙夫子不謂狼疾其指者此也得失之歸更何必黒白下也且夫飢付飽

抵設措

夫養鷹之憂也而强臣之跋扈可以取譬也蹯尾見唾蒼虎之戒也而縱敵而遷吴可以取譬也曾是以為能得其養者乎大而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萬彙之至夥也而無一不資於是養庶類之至煩也而亦無一不資於是養凡物猶然別乎主一國而總萬機者可不思所以養之之方乎其國者賢則賢不可不養也固邦者黎則民不可不養也楨幹於士氣則士氣可養也爪牙於軍兵則軍兵可養也凡此數者皆為國之不可不務者而試以今日之事言之一何謬盭於是耶噫恭茅未拔朝有空國之憂畎畝不負野多遺逸之嘆賢士之失其養極矣抱保攜持寧多澤中之鳴轉徙流離舉動萇楚之悲則民生之失其養甚矣黎獻之揚未見於賡廷矣思皇之感難豈於西周矣則養已失於士矣前第中權楚師之未整矣三板五戎晉軍之未肄矣則養已失於兵矣此其較著者矣外此而不得其養者非一而足殆不可更僕是何望於在上方盡養育之道而乃有此可憂可危之敝耶良可恨悵良可慨然雖然有說焉古人曰弊無不可除之弊居無不可祛之居苟其道也無弊不除苟其道也無居不祛古之言誠是也今日之弊獨不可轉移

誠　捄

之乎然則轉移之道要乎在在乎人君之誠不誠如何耳何以明其然也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悠久不息之謂也誠則事皆誠實而有久誠之效也不誠則皆事虛假而無踐實之功矣是故養賢也誠則誠意下乎士有樂用之心矣養民也誠則實惠隆究而民有安堵之樂矣誠於養士則培養之有其實而藹藹之良可致誠於養兵則董正之有其實而翼翼之誠可臻斯以譚茲前穀者之弊即我　后建（畫）誠之而可遍已也執事疑吾言乎愚請因古明之昔在上世唐虞相禪三代迭興誠之至也治之盛也于斯之時誠存惕洒而賢才可得其養誠存乳情而民生皆以其養誠存教育而士得其養誠存誥戒而兵得其養後世至於末塗之衰也誠不廣矣治不三代也凡賢才也民生也士也兵也未始有一如上世之養者斯豈非誠與不誠之一大明驗較著也耶噫誠則能得其養不誠則不得其養此必然之理也豈敢疑事嘗試於執事哉

愚願我　后休天雷无妄之象三百一言之旨宅心於於穆不已之天基脚於真實无妄之地將以賢養也必盡養賢之誠將以養民也必盡養民之誠欲士之養則必盡養士之誠欲兵之養

終

則必盡奉兵之誠戒惧之心不怠於終始標準之念不雜於虛假夫如是也將見賢才登庸民生樂業士氣丕振軍政克詰蒸蒸之化超唐虞而上之熙熙之化軼三代而駕之執事所謂賢路日廣民瘼日消消消之美洸洸之盛其在斯歟斯歟於虖養之之本雖在於誠而存誠之要在於學愚請以學之一字申請於終愚仰太宗大王嘗御講筵下教曰精一執中帝王之學此太宗之講學也願惟我后法乎此終始典于學 世宗大王亦於講筵下教曰帝王為治必以學為本惟願我后法乎此典于學允若茲養之之道無一不誠而存誠之功亦不間斷矣昔范祖禹言于哲宗曰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此所以陳陳於學而不已也噫因薄而譏(微)學者野人之芹也汰非而得是者羅什之蓮也則雖口不倫之言亦可一薦於縉紳君子矣惟執事亦毋以為虛而弁髦之謹對

治亂

問亂之既極自有當治之道故先儒取譬於陰盛而陽生然則亂無不治當如循環陰陽之不或欺誠以前代驗於天理則亦不無異同者夏桀之昏濁而成湯與焉商辛之毒痡而武王伐

陰陽

之五季擾攘生民塗炭而趙宋以寬仁拯濟之胡元借據天地腥膻而皇明以神武洗滌之
然則沕合人事於天理而然歟周平東遷列國紛爭而終歸於嬴秦之狂暴桓灵不餘肅
馬繼篡而又承南北之分裂天寶之失馭甚矣而竟不得削平其強藩遂有朱全忠之
篡逆靖康之蒙塵慘矣而亦未能自強於南渡則致忽必烈之并吞此則人事有違於天理
歟抑或關係於時運而不容人事而然歟大抵亂之可治猶陰之有陽苟能盡其人事之所當
為如天理之消長往來以復受剝則夫安有終亂而不治哉而不惟前代人事之有違於天理
如彼至于今日則中華陸沉冠履倒置許久此則智士仁人之所沉嘆永傷者也顧惟我國
家僻處外國雖難遠議以上所云云者若修其政教以體財成輔相之義則亦可謂東周廣幾
應一治之期而不底為獨陰無陽之歸未知何由而可以致此歟諸生偶窮陰之節抱京周
之念素所蓄積者其各悉陳主司當採取而上聞　月鳳朝乙酉增會之下

虛

對愚也不幸而生於今日目未睹中華文物之盛身未蒙聖主東漸之化又幸而生於東國

口尚讀孔子一統之訓心尚痛朱子含痛之義蓋嘗潛一室激昂憤惋竊以此究之於心曰氣數迭蕩或消而又長者非天理之常乎盛衰相因或治而或亂者非人事之常乎顧瞻今日衰亂已極則天理人事尚不可轉移之乎秦漢以來世道百變而否亂之甚惟胡元與今日則拯亂之道尤不宜小緩之矣世之人有能講明乎斯理主張乎斯道者耶抑其無人耶有之而愚未之見耶嗚呼許魯齋之大儒尚昧天地之大義而乃欲以腥羶穢亂之胡元繼堯舜文武至治之統則此丘瓊山不斥之論所以發明斯道而皇明撥轉之治尤有光於後矣今之世去古愈遠人心益陷則瓊山之義未有識者魯齋之論習以為常則一天之下其果無一介義士耶愚之憤惋尤一倍於是矣及見皇明錢牧齋之遺集有曰有學集即甲申以後之作也其慷慨憤激悱惻悄仰本朝之雅意藹藹於其表而其於高麗板柳文之張悵然以一統同文之義有望於海外之東方者矣嗚呼此豈非所謂巋然獨立之義士耶其丁寧托意實在於一域同志之士而我東之士尚不能激發其忠義以牧齋之心為心則其付託之意顧安所在而轉亂

中軸

為治尚何望乎愚之平昔所慨然於懷者固如是而卒未敢輕發於人矣今承主司之詢賓有奮激於意復山之遠意收蒲付託非有待於今日而吾東轉亂為治之機在不於執事之一言乎愚於是竊有得言之路請以憤慨之衷為執事陳之焉竊謂世不長亂極則必反反而為治其道當然盡不可久陷於傾厥故衰微之極若否而為興隆人不可久輕於昏暴故危亂之極又繼而為治平其所以循環乃轉移為者若夫盡而春生夜窮而朝來故否泰相因固是人道之自然而屈伸往來自與天理而相合則亂極治生之道莫非氣數之所使而陰盛陽生之化豈非近取之善喻乎是以陰盛之時便是陽來之會而有亂之日便是有治之日則仰觀乎天理俯察乎人事其迭運之機憻變之道信乎其不忒矣噫乎陰極而陽來天之理也亂極而治生人之事也天之道未嘗不由於人事而人事亦未嘗不應於天道故當其陰盛之際能盡轉移之道則人事合於天而治生於亂值其陽來之會未盡挽回之道則人事違於天而亂未暇有治也然則其所以轉亂而為治撥亂而反正盡其人事之合乎天理者惡乎在在人主之自修噫乎執事若以愚言為無稽愚請以略陳古人之治亂以其人事之修不修驗其天道之應不應可乎夏桀之荒暴殘虐生民

極

而天錫勇智有成湯之勃興商紂暴虐毒痛四海而天佑作君有武王之克商五季風雨八宇雲擾而日盪陳橋宋祖得四海之人心薄膚借席衣冠塗污而朱衣一戎皇朝應天神之助佑則茲豈非為亂極之時務自修之實人事既於盡而應於天道者乎周轍既東戰國紛紛以衰亂之極此時為甚而智力之徒尚未免秦虎之吞噬極矣不辟魏晉相繼以危微之極此時亦然而戰爭為事又有南北之分裂天實干戈亂固甚矣而委靡不振根蔕不除遂致叛臣之弑逆靖康兵塵亂極亦矣而頹墮已廢羈縻為事竟致醜虜之易俗以茲豈非思治之時蔑自修之實人事之未能盡而違於天道者乎嗚乎以下自秦至於胡元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則是何人事之不盡者若是夥也抑天意有所專於其間不可容人力者耶然只言天數而不言人事者非先儒之格論則愚何必為執事言之大抵亂不可常亂極則可以為治陰不可獨陰極則必有陽此其機緘倚伏每每如是者固是必然之理也然天道之運則小無差謬故陰極陽回其理常如是亘古亘今未嘗并焉人事之應則有所得失故亂極為治雖如是而自古及今

未必皆然苟當亂極之時先盡回治之道果陰陽之迭運彼消而此長一往而一來則剝餘之碩果固有受復復生之理思治之人心豈有終亂不治之道哉以愚觀之向所謂湯武之聖宋朝明之明祖其人事固合於天而周平以後莫不有失於人事則其不能轉亂為治者固無所怪而其為無道之不幸則亦已甚矣目今千載之下歎恨慨惜者為如何哉然而心痛之聲不緩目前之事厄急則愚之所傷心而振腕者其不在於今日乎嗚乎夏華之域變為鱗介衣冠之屬盡染腥汚者今幾年矣宇宙萬里不見孔周之禮樂域中今日非復唐吳之冠衣則嗚乎噫嘻其將裂裳毀冕逃入於深山耶抑將奮義忘身蹈死於東海耶稽士之所沉歎仁人之所永傷豈有甚而四海之内凡有血氣含生者咸戴於不共之天矣况我國家雖處左海之域而禮樂文物稱素以中華忠信義烈冈間於内外則其含恥忍憤之心不宜一日暫緩而一隅偏邦國小而力弱兵單而勢屈則其能奮然有為乘其亂松之運克回濟治之道若湯武之事宋明之業者固有所不可輕議矣然而傾否之会既值今日至治之望又逢聖主則果能

令

措

順乎天理盡乎人事裁成其道輔相其宜以保一域之乾坤以作百年之大義者豈無其道乎
嗚乎我國之於皇朝恩猶父子列聖之朝(礼)遇銘感在心矣神廟之極救永世難忘矣矧乎丙子
之事言之可涕而數千里貿封山河已帶牛後之恥則一方腥膻之歎固無異於中朝而振刷
洗滌之策尤有意於今日矣然執事者以海隅小邦自處而不思大振作之道只欲為區區一
東周之事其心亦已悲矣此雖非撥轉之大計而不失為自保之良策則今日上下亦所以
當勉勵不怠以就克所謂第二義者而玩愒累歲尚未聞所施為則其將使六十年宇宙之間
永為滄寒之時而乃無一尼之陽明耶愚嘗於悒於是伏而思之凡亂極而必治古今之道理
則何獨至於今日而不然也仍以此系之天道考之今事(日)竊有所揣摩而自得之說矣古人有言
曰天道三百(年)而大変又曰胡無百年之運自癸甲至于今日已過六十餘年則胡虜之運幾已
就窮而滅亡之機將(成)矣自國初至于今日亦已三百年有許則我朝之運固將変轉而治泰之
期亦已至矣則考之天道此豈非陽成之時乎孔子(以)匪風下泉係之変風之末(而)程子解之曰亂極

抹

窓然

恩治自是人心之當然也須歲大報之舉因有感慕之義而仰誦親祀之底而章實是書拾之遠
義則考之人事此豈非興治之機乎嗚乎天道人事既皆如此則撥反之事間不容髮而既因聖
上之此心復修未盡之策者正是南軒不謂陛下此心之發可見天理之復存而益思所以擴充
之者也然則今日之亂極豈非興治之道而今日之興治惟在我聖上之自修此豈非天理民彝
所不可泯滅者乎 聖上之心誠不以我無興治之才而惟自修是懋亦不以國無撥亂之運而惟
自修是務既思內修之策重秉外攘之政則大可以遂臥薪嘗膽之志而能轉一世之衰亂小
可以成閑閒絕約之務而能保一隅之文治其象顧不在自修之如何乎然其所以自修者又未知
何修而可也周之宣王夏之少康皆能值其極亂新其治理而若論其自修之道不過曰追文
武之志也復大禹之績也則善繼人志善述人事者亦豈非自修之本乎愚於是抑有所感
慨溯泣不能自已者嗚乎昔我 孝宗大王值動心忍性之哭有傷亂當治之意十年在宥

自修

晝宵經營思欲伸大義於天下而弓劍遽遺功烈未就使我東土遂誤長泣於日暮途遠

之批矣雖然天經地義賴此而不墜撐拄乎宇宙炳烺乎日星則雖謂之一當治可也其責付之重固在今日而繼述之任不宜間斷則在今之道惟當心孝廟之心事孝廟之事然後自修之辭議廣有辭於天下而與治之道亦可應於天理矣執事果以為何如嗚乎此皆愚之平日所抱者而執事之問適有引發故不循科臼妄言至此其不自量甚矣然區區之意惟有所眷眷之餘意紀綱不正則人心無以定而自修之危殆矣愚願聖上先整紀綱將師不擇則軍務無以精而自修之實虧矣乎。愚願聖上先廣貯蓄（愚願聖上先擇將師先試之精備亦所以自修也愚願聖上先修先欲貯蓄之道字亦所以自修也）此皆古昔自修者之所勉而孝廟之所嘗留心者矣此豈非反亂為治之要務也耶執事無以此等說為當世不諱而幸以狂瞽之說轉聞于上也謹對

終

心跡

金昌協

對昔王通氏嘗有心迹判之語而伊川程夫子以爲亂道蓋謂心迹不可判也愚嘗妄謂程夫子之言固無可議而抑王氏之言不可廢夫有君子之心然後有君子之跡有小人之心[然後]有小人之跡此固天下之通理而古今之所同然也雖然自衆人觀之則君子之跡或似乎小人小人之跡或似乎君子者亦多矣王通氏之爲此言也蓋歎使衆人者不敢以粗見之迹而遽斷夫君子小人之心焉耳是亦不得已之辭然微程夫子則亦何以知内外之一致而本末之相隨哉世之論人者苟能參之以王通氏說以達其變斷之以程夫子之論以要其極則其於心迹之辨庶幾無所失矣愚之誦此言也蓋久今承執事之問實有起余之幸

才藝長短

對愚也冗然一無能人也蓋亦妄意當世之用嘗謀輔翼明主以措世於唐虞三代之際而短於經濟不能也亦嘗欲學古兵法提兵萬里鞭笞虜立不世之奇功而短於武略不

能也亦嘗操三寸管學古人為文章以歌頌太平黼黻皇猷而短於閒藻未能也亦嘗
欲得百里為宰撫摩生民柔服豪猾使一境被澤而短於吏事不能也數者無一長其
不足效用於當世可知遂自抱於樗櫟之散材而寧以不用為長也今者旅進禮闈而乃執
事以人才長短為問即使愚仰首伸眉列論長短則得無三尺童子所笑乎侏儒天下短
人而使侏儒論人長短未也不若他人則愚於是尚可對以執事之問矣

轉亂為治

對於戲愚嘗發節郝於龍錄自頎否而泰泰有隨隨者從也從新漸至於泰也其或否或泰者豈
有豐悴之運所以隨之者祇是人也何則瞿塘灩澦之風濤駭浪可航而濟也錯髮亂絲之
紛棼曲行可釐而正也世之握欄柯而擴治道者可不思所以轉移之振刷之乎若稽三代
之隆治安常多危亂常少而季葉歸來夫何紛繆之叢也粵惟驗之即於日无有所心
栗而臏補者漢哭存作秦灘欸潰萌術奈甯勉園厥撝些義孤窮發喻風轉軸圖煌之

盈皆孰得以除之民瘼之蘯目孰得以醫𤻮之失維之舟不得以喻其危也無統之絲不足以形其

亂也是何聖代之神麗流唐漂吳滌殷蕩周而車戾之衆耶如是蕭蒻不振哉毋其型國範

化者不知所以轉危為安而階之耶雖欲轉危為安而昧其矯弊祛疵之圖撥活術而職之耶

此愚之所以膺臆於羲經之炯訓暘秋於古人之遺跡而隱慨時事竊欲自䏊者耳綸雖矣

懷中丹鍼素抱医國之誠肘下青囊妄擬萬世之方封髓自號足甫猶且欲與當世之東國

句探鴻獻者上下而劈畫之為快今者何幸身厠帝幕賓於戰藝之庭幸逢適類之問

敢不傾倒底蘊盡其危言而但以辭氣學術淺陋不足以取慊〻然惟不得見字於大人

先生是惧然而執事眷〻然曲採俯詢於愚生之言只在今日愚生之揚眉吐氣而告執事

爭是非相雄諸於庭㘭之間者亦在今日其初以賤跡為錄(辭)後恒為但不為之輸其機柚哉

且請為執事廣而翹之

東西南北

乙酉潛叔〻許是〻下

對位乎六合者惟天地四方而已自頭以上無非天也自足以下無非地也在乎前者無非南也在乎後者無非北也在左者無非東也在右者無非西也一家有一家之天地四方一國有一國之天地四方雖然家之東又有東家〻〻謂之西家國之東又有東國〻〻謂之西國南或変北〻或変南則一家之東西南北或有時而変耶一國之東西南北亦有時而変耶一家之東西南北不過為一家之東西南北一國之東西南北不過為一國之東西南北豈居天地之東西南北定位於天地之四方也天地東有東極〻〻之東更無東天地之西有西極〻〻之西更無西南極之南更無南北極之北更無北是以東方之人專得東方之氣西方之人専得西方之氣南方烏專得南方之氣北方烏專得北方之氣太平之人無不仁〻〻者東方之氣也丹穴之人無不智〻〻者南方之氣大蒙之人以西方之氣而信烏崆峒之人以北方之氣而武烏雖然東方之偏處於天地之東西方之偏處於西方之西南居天地之南北居天地之北豈若中國之定位於天地東西南北之中也天地四方尊卑之所均也天地四方風氣之所会也一元冲和五性全備禮楽可述也文物可

建極

興也噫一家有一家之主能宰一家之東西南北一國有一國之主能宰一國之東西南北天下有天下之主能宰天下之東西南北天子者東西南北之準也識者今日之天地天綱之崩頹久矣地軸之傾圻久矣北關無主南京已墟而西都空悲喬木之秋東城徒冊蒲柳之春則南者之雖重譯者何所西旅之獒底貢者何處東矣何來北火何係伯弟之西山可登也東魯連之海可蹈也北拱之誠莫伸也南望之痛之難抑也噫惟我東方宬是陽明之方也仰瞻南薰之橋歟醒明之后也志在北征克休于寧陵坐亡西向寢退乎宣廟於是靈冊肇設於上林之北儼儀親舉於寶座之南痛悼東到之誠思慰西歸之音噫我國之東西幾千里哉南北幾千里哉大明之乾坤重振於數千里之內萬曆之日月復明數千里之內則三百中州便作北帝之庭一隅東土化作中華之地歟未知天地之東西南北亦有時而變耶噫四方之民性不同而同敢不同於尊周之誠四方之風土不同而同敢不同於思漢之義自西自東皆知春秋之大義自南自北皆慕天地之亭渾者以我后為之準也信乎君者四方之表也四方之準也磨也天地何東

西南北之人仰觀乎天俯察乎地欲北學於中國而未能也欲西遊洛陽而未能也思將標準之說仰達乎法天效地綱紀四方之我后而未能也久矣今執事以天地四方為問意執事之問不在乎天不在乎地不在乎東西南北而只欲中建中之道耶愚請以中正之論為執事陳之切以為問未答也

同題　　金翰運

對嘗聞淮南子四方風氣之說矣其說曰天之氣發揚於東南寄宿於西北東南其風融融其土安安故其俗淑而和西北其風肅肅其土確確故其俗遂而涵亦嘗聞張茂說四方人民之志矣其志曰東方之人稟東方之氣故其氣也純南方之人稟南方之氣故其氣也密西方之人稟西方之氣故其氣也躁北方之人稟北方之氣故其氣也縮其純其密其躁其縮惟其地使之然也愚以是默會於方寸中曰融融者東方之風則西北方之人不得以融融耶確確者西北方之土則東南之土亦不得以確確耶東方之人胡然而純南方之人胡然而不純耶北方之人胡然而縮而西方之人胡然而不縮耶其可使肅肅者融融而確確者安安而終至於一耶抑不可使肅肅者融融確確者安安而終至肅肅

教化

者自甫々備々者自備々莫可至於融々突々之地即繹者可以使之純而縮者可以使之密即抑不可使繹者純縮者密而終至於繹者自繹縮者自縮而莫可至於純而密之地即愚也仰而觀乎天俯而察乎地傍而觀乎四方而睇々乎其未可得也詞嘗得禹貢讀之其書盖言四方山川道里貢賦疆域之不同而結之於篇尾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訖于四海愚然後怳然惕然於中曰四方之不同者山川道里貢賦疆域而其所以同其不同者未嘗不由於位天地主四方者之一其教耳愚欲以是說一進於建極者矣猿進秋圍明言適及此誠愚騁言之会而抑愚生於海窮遐東境國如蟻在磨而不知乾坤之所以運若蛙守井而不知四方之所以位則又何能揚眉吐氣以副我執事之盛意耶雖然粗有所揣摩於陳篇者請以得於禹貢者爲執事終昭爲執事其毋曰乃言不知方

星辰

丁亥別　探命未示

對愚觀世之譚天人者其說有二泥於禨々者曰堯天而九濟陽日而七旱是漢然無所徵

也於是乎自然之說勝焉拘於昭昭白者叩心而風霆進焉而雨下是所然有所宰也於是陰陽
之說勝焉而天定人定交相勝之類說又紬而出則兩存並是而莫有能左右之者愚嘗折衷
而唱響曰此理甚難曉究考亭氏所謂自六七年已憂此事而尚至今未見如何著豈未
學可易而言哉措事言徵固漢儒之陋處然而古昔賢喆之言人事也必以天而主言如曰天惟
顯思如曰天鑑孔昭如曰降顯休降不祥若此類未易殫舉是何于蒼蒼莽莽者而徵其感
處若此之多也此有辭焉人固不有所畏而惟元后無所不畏乎天幾何其不至於肆然而無所
忌憚歟無寧近於附会震慄之謂不敢遽誘諸茫茫而尊吾君於洽滔之地者古大臣之道也
愚也
跡畀蓟屋見昧儹竊而顧其中惟有歉歉者在故未嘗不盡察反觀憂時憫世而瞻仰
雲霄根無由轉聞于天者久矣今主司先生不以愚鄙瀆辱而賜之問焉而勤懇乎乎天人
感應之理諄復乎星辰妖異之徵瀝瀝至累百言不已洞乎先生之問也洞天人之感徵家
縞之邃出入乎往今剖析乎幽微固已甘石兩家所不能究者而其須穰災祈福咸占休祥之

瑩炳炳乎與日星相貫澗乎先生之問也愚雖極昧昧亦豈無一二贊說何效螢燭之助乎

庚寅社　陸鴻漸　以佛語拔

十二　樂

對酥生飲啄鴈餘者流江湖余樂也披吟仲長統樂志一篇時以沖漠子齋天論二関揭觶於大荒之野動股於太和之鄉不知天壤之間更有何樂當吾樂耶試睨夫舞之蹈之者聲音之動其與遽妓艷之騁其意也飲食之充其嗜也宮室之麗其居也遊觀弋獵之是娛者斯夥矣軒冕鐘鼎之是眈者賊矣孰能樂天之四時行也樂地之萬物備也孰能樂人之五常具也言笑啞啞者未得快活底意思眉睫猶猶者未覩極樂之世界 吁如是而右可謂至樂耶欲得廬济和尚而使八百羅漢指掌大噱則左教也非吾道也欲使捉廣玉女三時大笑閒電光則帝傍也非向也朗昇而使東土人物混廛於常樂里中而舉登於樂遊原上耶忽忽皺眉之際適還樂只君子於禮園則拈出樂一字為明問中大頭腦義吁其義則愚可以節取之此時愚可以行樂矣

甲午謄社　任徵夏　上

十三　文治

對文治二字出於後世上古盖未嘗有也書契以前吾未知已自伏羲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也虞唐爲天地之光輝曉生民之耳目其於文何如而未嘗以文治稱者誰無所事於文故也至於六經而斯文大闡凡於禮樂刑政之具制度品式之節莫不詳悉而畢論惟文治二字不少槪見盖慮文治之世有弊也愚以是知文治二字是後世之題目也非古聖人所之道也嗚乎孰於此題目以誤天下萬世也自夫混沌開而文之理著一轉而文之名立又一轉而文之弊興是猶自盃歃而爲俎豆爲玉盃自巢居而爲棟宇爲瓊宫物愈備而道愈衰文愈繁而俗愈訛則天地間雖無文治二字何損於昭明之治光輝之德哉今主司閔世運之寖降嘆痛文日之潧乃欲興愚生講其善後之策若主司既知文治之弊矣欲抹文治之名弊而以文治爲言則是不幾於以薪救火者耶愚若自附於上世之不言文治而無終一言以及乎此則是懲玉盃瓊宫之失而反欲杯歃巢居於今之世也不亦迂乎雖然不敢文爲清衷對

動

對壹嘻夫後世之治異於上古也豈上古蓋無為無不為後世則無不為無所為噫嘻夫此而莫知其故唐虞以前吾未知已考諸二典可以想象敢問執事是時也亦有變更事而可見動作之跡耶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則堯之治天下一無為而已惟堯為咸惟舜則之則舜之治天下亦一無為而已是何不見其動作之跡而做得蕩蕩之治也若夫後世則不然朝作而暮更又昔為而今變一事失宜則復以一事濟之一法有弊則復以一法救之愈弊而愈變變而愈弊輾轉紛紜莫可知止洎事之成而迹之見於外者已若泥中之鬪獸此無他惟好動之故也嗟夫後世人君之好動而不已者我知之矣其意蓋以委靡姑息者或而乃歎振作之通變之以救一時之弊此其意非不可矣然而不以其道而一於好動則其為弊與委靡姑息者無間焉亘乎後世之治異於上古也而上古之法不復行於後世矣乃者執事一言及於慎動之道盛矣哉執事之言也其有見於好動之弊者耶愚之為所以說者於是釋矣乎

名節裏世

己亥增會　李聖至　三中

對愚嘗觀皇明錢牧齋有學集其觀梅詩曰氷堅地坼萬木皆僵獨西山老梅居然無恙此託物興依以名節而自勵者也其寒松齋序曰今日寒矣天地閉塞汝當爲寒松毋爲靡草此揭物名齋以名節而許人者也愚乃激慨而起歎曰此數人者當霜降氷閤之日勵老梅寒松之操則古人之自期於名節者何如也士之生斯世也顧不可以立吾名而有如泰山高嶠岳尊邪又不可以勵吾節而有如青天廓白日高邪至於轅下駒從從水中之泛泛豈余所欲哉遂以寒松老梅之說勉於己勉於衆曰西山之老梅無恙而牧齋之名節與之無恙歲寒之寒松孤高而松齋之名節與之並高則斯豈非勵名節者所模範者耶或曰吾知之也霜林見孤竹儉歲知嘉穗治世無名節亂世有名節彼老梅寒松之詠不發於皇明隆平之時乃在於皇明亂亡之後以適足以增志士之掩泣激慨而已又何必際昌平向榮之時而效梅松孤高之節操余應之曰是不然養之於平日然後著之於亂世則豈獨曰衰世有名節而治世無名節耶且以牧齋贈鄭士敬詩觀之以需之一卦論士敬之出處而以名節稱焉有曰士敬當崇禎之盛不能微拜進德修身

奉祈

則需之初九需于郊士敬以之隱若此者非治世之自养名節者乎又曰士敬當險難之時節操堅確名義特立則需之六四需于血士敬當之隱若斯者非處亂世而自礪名節者乎然則需于郊而養名節者可做冥需于血而著名節者豈適於需于郊而養名節也是知亂世之名節這箇乎乎義理中出來了窮以是揆之於今日則大化霧綏至治日升牧畜之老梅松畜之寒松士敬之需于血固不可責之於治世之士而然而世道之下不翅萬丈一落而名節之衰甚掃地盡焉則獨不愧士敬需于郊而盡自修之道所愚嘗發此於斯言而與長世者為權之顧也今何幸執事之問推然而副之則請以策名之有思為肇節之言

疾病醫藥

對吁病有三箇品一曰人病二曰國病三曰天地病支膀之強瘦也腠理之塞閼也神脈之殫阻也脘腑之瘠薄也是人之病也政令之舛刺也教化之壞斁也財力之耗竭也人民之困瘠也是國之病也日月之薄蝕也星辰之失躔也雨風霜露之乖其序也丘陵川澤之崩崩而竭塞也

物恠人妖之疊見而層生也是天地之病也醫人病者謂之良醫々國病者謂之上醫々天地病者謂之聖醫何謂良医察其源委審其脉理對症而投劑起死而回生者是謂良醫若古之緩和俞扁是也何謂上醫因時制宜興替補弊闡教敷恵易亂為治者是謂上醫若古之伊傅周召是也何謂聖醫裁成天地之宜輔相天地之道參賛乎氣化位育乎上下暨鳥獸草木魚鼈咸若者是謂聖醫若古之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良醫出而人病痊上醫用而國病瘳聖醫之國天地而病消焉天地之病苟濟則國病與人病不待救藥而自底於消除和平矣濟天地之病者有秘方存焉孔孟思曾程朱之所以立言垂後者其萬世之醫而百王之青囊也自夫世世之不識其秘方而三病交作而莫之醫焉愚嘗鑽研乎是歟與為世之博雅先生而奉貢之願也仰于今日拜命之序

中和

量田

對愚也敢問中人也東皋門之未荷衆里之鋤周旋于蒲芽袯襫之間而嘗遇農圃之耆老抵掌而討論乎桑麻曰令吾與子耕而食鑿井而飲優游自得於湖山之外者可謂樂歟老農

蹙眉而搖手曰未也〻〻讓畔之風死矣則壤之制迯矣彼區之連阡而此貧之無立錐矣此豪之占塍而彼弱之失舊菑矣山涯之瘠不毛而其賦則冀之上也郭外之膏腴金而其稅則兖之貞也握筭籌刀筆者恣睢於溝洫而芑粮之見侵於下泉主綱繹箕頸者跨據乎州邑而杼柚其空於大東田者食之源而吾不得食矣農者業之本而吾不得業矣哀我民斯于何從祿今子為樂不亦迂乎愚乃

循人

呀然而驚欷然而歎曰若〻誠子言乎縱誠然矣我 聖后千里堂陛之上顧何以審察其亦是也日昨備妄子獨不扶杖而聽之乎玉候違豫之餘至誠憂民之切十行綍綸罔非正田制勸農桑之感意則其若保如傷者為如何哉只緣奉而行之者乏其人而獨使至尊憂耳老者泣然而淚下蓋感我 聖上之意也愚既以此語農圃又歎與長世者商略之甲子今日拜命之辱

節俠

對吁晴者之夢之一處山岸冰肤而雲凄風而灑豪夫雄兒團坐而悲歌〻曰易水寒兮義皆古兮狂還之擲兮摘血污兮匪劍術疎兮品混補兮衣之裳刃兮智恥酒兮吁嗟乎義聲寢壯兮

千百世兮歌竟擊筑而和或手推而舞或瞋目而睢或攘袂而唏噓或髮之竪而涕之淫或氣之爽而骨之香使人悚然惕然魂悸而膽慄蘧蘧而起想像其爲人蓋其爲首秦宮之奉器者趙廁之挾匕者也吁安得起此荊子而來于今也坐邇袁於皇極殿上則奚獨當時之肆然者耶鯨鯢域於龍蛇年間則奚翅國之士殊遇也耶悵悵乎額波傳劍術而龍衣其氣義者有幾箇丈夫耶誠發於胷膺者固胞中之嘗褱積者也遂抽遽倚讀之賈太傅以行庚後前病豫子之義味紫陽以誅類盜賊亦判鄉之風愚又吁然歎曰術三表五領者有些戰國氣味帶來則其

敎學

所許稼者不女其信然而至朱差夫子當南渡戴天之時倡復讐雪恥之義而其亦判鄉者如是抑何故歟其必擇於一出於正大之道不可與抗慨然輕生者而同日論者所鑽研而未得其說思欲就質於世之博雅先生久矣今承花園之問適符俠窟之夢請感慨而論之

神仙有無

對吁神仙之所以爲神仙何以哉爲其長生而不死也爲其長存而不亡也古有廣成子者居崆峒

黄帝得之見後無聞焉吾未知其長生也焉得謂仙又有偓佺者採藥遺堯帝而後無聞焉吾
未知其長存也焉得謂仙籛鏗在殷商年七百不衰壽則有之矣而周之時無見之者亦未可謂
不死之仙也王詡當周末在人間數百歲世或師其道而至西京無見之者亦未可謂不亡之仙也
宇宙間蓋所謂真仙者長生於第一世至而今猶不死也長存於浩劫而至今猶不亡也其人為誰勛
華氏得精一以長生禹湯文武傳其心而得不死孔孟氏明道學以長存而思曾程朱受其
法而得不亡也迄于今其壽或四千餘歲或三千餘歲或七百餘歲而其心精運乎四海而
不少衰也其典刑昭乎天下而不少衰也家家而尊師之人人而親信之炳炳然煒煒然常
在人耳目而無暫息也隸皂婦孺皆得以知之而將與天地日月同而其無窮矣是其為
神仙也豈不誠真而大乎由此而觀之彼所謂廣成也偓佺也特殤子乃籛鏗也王詡也亦
夭促之甚者也嘗愚有見乎此思所與世之情雅先生上下而示析之今何乎先後之玄聿於而書也

窮理
盡性

三絶

心

對東坡著傳神記而曰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举體相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而悟此理則人人皆可以爲顧陸愚每誦其言三復而歎其到以爲此不徒傳神之要訣殆不以爲作詩能書者發其解可東坡其詩林墨藪之顧陸乎詩之摹寫景物也此雲烟風月山川草木飛走之聲響色象非止一一雕鏤也其情神不註若怒若笑若悲而憤若喜而愉者可以活動而淋漓者自見於抑揚諷詠之際者爲得詩之解也至於善書者亦鳳騫鸞翔風驅雨海而有畫畫欽生之動則豈可無精神意思之運有默所契而能之耶莊叟不論斲輪之旨得之手應於心而口不能言者殆此類也坡公於是三者俱稱絕藝盖從一串理推去而後人之欽效坡公者若騰於其訪解則不其可嘆作真其叔敖也審矣愚以是說得與世之恃雅君子者商畧之願也七卬手先援之叔車拉之亡之之乂

二三

君臣際遇

對君臣之義何不逃於天地間也昔在龍㽵闡理苞包犧畫出來而元聖係之辭重天之爻

誠

首發君臣之義在田龍之利見大人者以賢臣而遇明君也在天之龍利見大人者以聖君而得良佐也惟二五兩爻互為正應以相感通而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彌綸錯綜乎古今天下萬事萬化皆從乾一卦推將去則是猶君臣定位乎國而薄四海環九州百億萬生靈暨草木鳥獸魚鼈咸若者皆從此陶鑄者也吁君臣之義何逃於天地間也雖然總論易中其相會者惟姤之遇而品物章泰之交萬物通而已其不相會者若坤之天地閉否之上下隔艮不相與目背耳行塞困之劓刖歸妹之不通之類不可殫舉矣是何相會之斷而不相會之殷邪乾坤之理不可不交而爽而交之為難君臣之義不可不合而合之為不易愚未知其有主張者存乎其有物而或間之而使不得交而合者存乎反復推究不得其說竊取程氏之傳研賾之有年而有所發顯者其相應者必有中正之德而或實而无妄或虛而有孚故也其不相應者必不中不正而既不能實又不能虛爰無相孚之道故也然則相會之斷而不相會之殷者其不由於中正孚實之為難而不中不正不虛不孚之類多也耶愚以是得於易中者幸與當世之博雅先達而印正之願也今不意先獲之教聿然而相會也

教導

忠孝

對愚貼西銘於坐隅朝夕為玩讀竊自疑惑于心曰横渠此文字備論君子之道以詔後世者而獨論仁人之事天以況孝子之事親而不及乎事君以忠之道夫君臣之義與父子并列三綱無所逃於天地間者也而忠與孝又是一理而張先生獨漏焉者何研之未得其說蓋有年矣既而得程氏之書有云證頤一篇意極完備又稱南軒之言云西銘仁之方而義所存也遂瞿然而悟若有所發其解者蓋其中大君者吾父母宗子民吾同胞等語政所以說乎到事君以忠之義者也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孝者是忠之本而所先為者故是銘專言其孝而大君為天地宗子則所當服事而輔佐也生民為吾之同胞則所當輔其君以匡之而使之得所也其論人臣之忠無過於此而程氏與南軒所稱仁義完備者云云豈欺予哉且孝是仁忠是義仁未有不義者也孝未有不忠者也則雖使西銘論孝而不及忠亦未見其有漏也愚於是迷者塗瘴者聰思一與当世之博雅先生而印正之願也何幸今日拜閣之辱請演西銘以復為

實學

慕效

對昔范文叔慕明道氣像而思效焉顏其堂曰春風請記於晦翁々々答以名春風氣像是明道影子今於影外仰慕而效其形跡孰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請之々爲案郎思讀語錄書至此未嘗不擊節曰人於聖賢說而能慕者爲鮮慕而能效者爲尤鮮至而於想像其氣像扁堂而思義則蓋其好之深而誠之篤者也然而長摸影子不務心得之實窺覘形似未著身請之工則所慕者粃糠而同乎靴外之搔痒所效者刻畫而歸乎小兒之樹屋此所以文叔慕賢之誠而猶未免未考亭之規切者也吁淸風滔天汚習陵夷義卞吠聲盈豆逐臭則心得身請於聖人者固已寥寥之久而得如明道之慕影而效形者亦豈可易見於季晩也而思以寥々而鑽仰者警於身而滌腸之丹牖於世爲頂門之鍼者蘊之素也幸而起余之聞及之敢不以就止焉

葬人擇兆

對昔晦翁嘗陟高見諸山羅峙若波浪狀而曰洪蒙初剖淳濁爲地々有剛柔水以盪之剛者

屹而柔者滌故若波浪然非融結有意也誠若斯言則堪輿家所云來去起伏離合環抱背
走等說盡虛也然晦翁亦嘗論平陽堯都曰太行為主黃河橫帶河南諸山為第一案江南
此諸山為第二三案真天下好風水又論人之葬而曰當擇水土之深厚風氣之完聚似此之
語則造化似若有意流峙聖人似若擇地定都而後世卜葬者之夸驁於術囿總避於吉凶者不可謂無其稽
也私嘗疑攻于心曰地之道剛與柔者大傳訓也開闢時水盈而間者康節論也則盪汩而氐流峙者
的確乎涉高所論也造化者固何嘗有意其間而往來聚散若動息血氣者然如術家之所云耶果有
是也古聖人何不言之而術者能言也朱夫子之大賢百世所尊信而胡復為論都論葬以牴牾於涉高之見
而以藉夫術者之口耶瞷然刺然疑痼膏肓者而始得其說為蓋開闢之時造物固未嘗有意於或流
或峙一美一惡而山澤之已成形者不無豐俑淺深阻闊而背之勢之不齊者勢既不齊則風氣之凝會衝射
水土之固厚崩嚙災害之若禮所謂五患者非窅茫難測而著顯可見則晦翁後所論者特因其形貌
之已成者而語其不齊之勢也何曾有攻於前說乎且也都也葬也事之莫重且大者也而術者因誑之

以吉凶禍福流于季末其弊滋甚夫子亦已嘗目而憂之矣然既不可滌其事之真重且大者而掃去之又不可直截痛斥夫術者之言若果其端左說然以絶其慎擇之路而若又任彼之詭謬誣誕則亦將爛熾皷鬧而真之故也故推吾所灼見之理裁彼所憑依之說折其衷而斷之曰都兩襟花控振之勢也葬而深厚完聚之形也相擇其著顯不求諸脩茫云爾使後人有所持循其成案而能盡夫重且大之事且不至於盡惑於彼說則政所以止術者之譸誑而抹末流之滋弊也聖賢之言不徼不能從窮得中而指南乎長夜之世者有如是夫愚於是得之鑽研思與博雅先生而一質焉頗也令而先獲之教及於卜葬憶定都非世有常者固不必論而葬者達上下咸欲自盡者肯矣詢之也其今日之擬俟乎

著書

對曹清嘉則殿所書三千七萬有餘卷蓋周漢以來諸子所著者也其後屢閱興廢散逸殆盡或者深以為龍咏門子曰畢竟被契所讀何書顏騫游夏所誦何書後世著書愈多而道理愈晦但得六經存亦足矣其所散逸奚足深欸也耶愚嘗同是而訢而曰天下之義理無窮古今之事変漸繁夫豈六經之編

所能該括者乎旦解繩之始俗淳事簡固不待多書而可理喜諭之下儀象言罔亦無煩博攷而可學而
降為世衰道喪聖遠則事變之毛如者非書莫徵義理之旨如者非書莫瞭雖超洞騫卑變一間人
猶且考信而訂謬況其下焉焉者乎苟以著書為無益吾夫子奚欵於杞宋之無徵而秦燹之焚籍
亦不足恃郎疑涵膏肓者久而復得伊川之語則有曰聖賢明理之言甚約也而後之以文者稱
多於聖賢乃贅也愚於是恍然若寐而醒矣何者嘉則所賢楊是戰闔捭兩京穿鑿六朝絺繪
之習而悱惻誦說者亦有之間於其間則不止贅焉而已散逸不存者焉知其非幸也郎龍門之
所病者特其捨義理而主文辭也倘使言而明理約如聖賢雖什百六經何厭其濫觴乎所向不印訂
於伊川殆失龍門之言外旨矣既以是纘附於平素復欲以質博雅君子矣今幸而先獲之教申鑿之也

禮義
學

逸

對有為業問之言者傷曰生莫甚於逸而頤損莫善於無逸愚心竊而曰勞形槁精廣成子之戒也守
泊養恬穆泊陽之訣也從古修鍊家靡不斥勞貴逸而子之言何盭歟曰不然夫人逸則患無逸

則敬怠而衆慾浸淫得無殘其生乎敬而百邪退聽得無損養其性命乎勞而埃者政成其汨於慾也汨而怙者政譎其勝其邪也豈使人逸樂怠肆然孔語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為其無逸故也愚始瞠然疑其言而復翻然而悟于心曰吾曩也徒知逸之為戒於敗德而識不知其戕生之戒也徒知無逸之為要於做治而不知其為損性之要也姬公歷叙聖王之無逸而結之享國長久為人之言盍於斯歟須王候違豫茂養勿藥遄宴以來益誦康復之休諒由 聖敬日躋乙丙殫勞邪私息豫之念固得以孽芽故也是豈藥恅調護之力所可得與也雖然病之後誠猶未可恕治世之憂有不能已於佳杞杞之人憂效款野芹之獻者竊竊焉久矣今于先後之口申然及之轉聞于 上此其階也孰不拜手而吐露焉

爵祿可辭

對吁我惡乎知榮名之可慕耶神蔡之祀宗祧也龍袞以文繡蔵以藻梲董茫以奉之吏祝以將之則雖有鑽灼之苦而泥塗中曳尾者翹頸而艷之矣我惡乎知贈利之可耽耶湯鳥之謀稻粱也集乎畦町啄乎東穗王極饌之珠顆以澤之則雖有矰繳之禍而雲霄間舒翼者目睥而

從之矣朝乎赤芾煌煌金章纍纍天倉繼其粟水衡倍其錢其居也廊廟其食也酣豢出則華輪翠軒而呵擁辟易入則層餔複榭而歌管娛樂茂名耀乎時利祿侈乎身則人之見之者其有不慕於斯而樂蓬蓽之賤者乎其有不耽於是而守簞瓢之窮者乎棄其賤而辭彼之榮貴守其窮而遜彼之富厚則人必以為病狂焉故辭楚之召而願泥中之龜對晉使而指雲間之鴻者千百載僅數人而已吁斯可謂難矣然其崇高而能辭者非以崇高為苦也又有崇高之甚於名位者富厚而能遜者非以富厚為厭也又有富厚之甚於祿利者知斯說者其視名位與祿利又何翅苴芥也臭腐也哉遇審得之鑽研而未有質也 何幸今日承問之辱

文人自負

對吁今有通闠之商得深淵徑寸之珠旳旳焉其自負其寶藏之重襲擬售曰累萬而西戚西朋 賈

從波斯市來詠玉琳琅瑞璫寶璐能奇異珍華溢而箱扨目奪而神駭則闠商其有不驕然而驕者乎今有小邑之匠刻翬飛千仞之陀揚揚焉自負其工銘名上棟擬垂永久而魯之般構九

成宮訖宰極寬樑複榭層麗遠迤邐谿金碧炳焕撐雲而干宵則邑匠其不瞿然而退者乎夫文亦然絺章繪句自以為巧而積玄圃之玉視之賤之若碔砆瓦礫矣雕虫刻篆自以為工而有五鳳樓手者視之眇之若繩樞草舍矣呼若文至於積玄圃之玉構五鳳之樓則斯可與賈胡焉埒其睨寶賞

義理

服焉侔其巧制而自負豈不誠重且大歟然又有累視其睨寶而嗤陋其巧制者焉豈聞之乎無價之珠藏於深淵不市之玉韞於櫝中出之可以澤天下揭之可以耀當世若過彼斯之寶玄圃之積則反欲投淵而抵山焉以是自負者何如哉空之中閣樓之無家墩仞之牆仞之補高玲瓏八牕之明達乎外也廟宗百官之富充其中也若見九成之臺五鳳之樓則亟欲摧碎而燬燹之以此自負者何如也愚所蘧廬也所詮藥石也而其所自負者則顧不在睨寶與巧制之間耳思以鑽研乎昔者寺寶於世之博雅先生久矣今中乎先投之夷車然而已也

六官

對呼皇路險傾四牡橫奔而用社穩驅齊馳中和之臺節奏者御之以六轡也雲衢渺冥六千

里寥廓而用能超風絶塵須青天而遐飛者翮之以六翮也御者事之賤也翮者物之微也而猶待夫齊手之惠雲之翩以之騁長道而無得凌霄漢而莫之夭閼別乎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事務之業如而其可無六官之分理而可以建長治久安之業乎哉此所以吾夫子與子騫論六轡之於御馬之六轡齊桓與夷吾論君臣而喻之於鴻鵠之六翮者也然而轡也索之朽焉則莫可馭奔驥之駟之翮也背之毛腹之毳焉則莫能抉起而翮尺寸之高矣今夫六官一而以勵翼於朝而得免覆車之歸者獨無所需者存乎愚嘗三反竭於斯說六太息於傷時思得與東軸乎世而翺翔乎雲路者南畧之所也 甲午七日拜召序

愍

對愚有事于春畦而惡根稂之萎ゝ芟薙之蘊崇之而甚ゝ猶滋亦嘗觀乎秋水潤奔流之決ゝ殺折之隄障之而決ゝ者復潰佳穀烏乎悻ゝ而好田地皆圮矣於是釋鋤拋鍾而歎有所然而笑于亭者曰獨不聞宋晦翁答林擇之人慾之問乎茅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又曰窒慾如防

水子之丹田將蕪胡不歸而汪之子之止水已波胡不歸而澄之春畦之集集者秋潦之決決者斯可以反隅矣愚乃瞿然而謝復瞿然而仰曰根穢莠鋤可除也奔流隄可塞也而猶患夫或滋而或潰况此丹田之蕪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止水之波無風自汩於方寸之間漠無形象而不可模捉渺無端倪而不可究度則顧何術以理之隱之邪 旁有者又莞爾曰若農去草去絕其根若非吳臨川主之銘乎如川檀放歟以隄防者非真西山過懲之訓乎於是二者可知其拔莠之長鋤殺流之巨障矣愚遂悅然若痼疾之醒既以自警于心復欲以廣於世矣今何幸先獲之教秤然而至也

漸

對今夫邮稼而思獲者田穜而苗苗而穗而實而獲者農之漸也從齊而適秦者自汶而濟自濟而河而渭而秦者行之漸也其或不由於穜而妄欲蒲籲而登場則其獲乎哉不自汶而濟而遽擬跨嵎而涉鎬則其至乎哉呼農不以漸昧穜苗穗實之序而罔獲為行不以漸越汶濟河渭之程而未至焉則引伸觸長天下之事物孰不由漸而獲而至哉是故

誠

晦翁答李伯諫書曰不自下學而欲理會上達如只想熟處不曾下種伊川教人施爲之序言建州人之泉州須者從南劍州問路豈可過漳州尋卯愚讀語錄書至此未嘗不犁然會於心蓋自信夫循序之所取喻於農與行之漸者思與長世者商略之以爲不下種而想熟過漳州而尋泉或頓也而但未階耳今幸主司進而策之其欲循一世於循序之域者不可謂無其漸矣請躍如而致論焉

知人

對昔魏鶴山得朱夫子陰陽之說以爲觀人之法蓋邪正莫逃取舍不混矣愚亦嘗聞其說而印其法夫陽之爲道也剛而大而陰則柔爲小爲陽之爲氣也和而舒而陰則慘爲慄爲光明洞達者陽之闡也而幽闇隔塞者陰之翕然也普徧坦蕩者陽之從也而偏隘繞蟠者陰之情然也故人之氣質與習成靡不以類從爲剛明正大和暢平坦者屬陽之徒而賢也君子也柔慄忌狂狹塞回互者屬陰之徒而邪也小人也則晦翁之言誠格至矣而鶴山之法亦可謂知人底一要訣也

學
格致

持是法以陡尼圓其體方其趾火食而竪立者夫豈有適其情蹶其態也哉雖然陰陽者是天地之道而無形象也無端倪也則苟非胷肚之廣眼目之長焉有以窮其所以然之妙而推之於人倫之鑑辛誠窮而推之奚止於人六合之内皆吾度中物也是則晦翁之所從事而鵝山之所跂及者也愚之得於語錄書而欲與博雅者質之素也今幸而辱先生之教也

尊德性道問學

對晦翁嘗於雲谷建左右二齋揭學者一曰崇德一曰廣業既揭其額復貼以銘其崇德云尊我德性希聖學兮沉心高明悅汚濁兮此言惟皇降衷純粹至善而具吾性分瑩徹無障當尊敬奉持不使少有自累也其廣業云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此言當然之理在事物而威儀之節零星至瑣當思下學問不可使少有不遠也愚嘗得此語類三復玩詠而曰夫為學之方豈外斯二者哉性爲而不知所以尊之則昧夫道措之亦然高明廣大而恒德不能以崇矣學爲而不知所以道之則睽夫事理之當然曲折精微而業不能以廣矣然徒知德性

誠敬

之可尊而不知學問則是猶賨珙璧者重襲深藏而不事乎磨礱雕琢之工也其成器乎哉徒知學問之可道而不知尊性則是猶陟崇巘者忘樑遺頂而只務乎溪洞崖谷之編也其超到乎哉此崇德廣業之畣之所以對建左右若車輔之待而者而宋夫子之所以眎门人相須之工者 改與思聖中庸之訓從一串來思以是鑽編而覩當世者警于已復欲以牖於世顧之宿也而但恐凌晨之响只敵寂寒而止令何辜先榘之教聿然而剔之也

卜筮

庚寅潽初次中

對吁夫卜筮之原祖無極翁一圈是已是一圈者靜生陰動生陽兩儀而四象々々而八卦初無聲臭一如尋形象可模天俾聖人手劃出来又重之爲六十四三百八十四衍之爲二策四營十八變以至萬千兆京秭忽以極夫古今天下事物之変而從而眾之繇辭命之蓍龜貞悔象占著焉吉凶悠吝各備焉參伍錯綜引伸觸長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稿(疑)此卜筮之原也然卦爻之変雖夥若牛毛而其本統抵於一圈篇策之數雖紛若繭絲而其原歸宿于一圈揣言而牛毛繭絲從

義理

一圈子出流分言而一圈子各具於牛毛繭絲之中一圈者何物惟理而已苟有觀此者不拘々鑿々於卦爻篇策之間而其于事變而定起發也猶之參天地質鬼神燭照數計無待於蓍龜之灵矣倘若昧々其所謂圈子而徒欲逐々於橫灼而揉切汨々於零星而經綸則流出於術數之固而倭句之歎黃裳之讖供千古之笑此孔聖之翼程氏之傳所以專主義理而發揮之者也是以君子拯劃前之妙存占先之要居觀象而動玩爻則酬酢事爲寧有不洞然符應而或歸於術家者之歎肆矣乎悉膏鑽研乎是而若有所會思一與世之博雅先生而印正之則也何幸々日相問之辱

睨節

對吁今夫水始出乎山也瑩然鑑形牝之不涵而及夫流之長而去源之遠則泥汨滓污與濁類匹矣今夫金初發乎礦也而硬然絕瑕雖折不屈而及乎鍊之久而雜性之多則爐炭鎔鑠與柔繞指矣不曰直乎揉之積而終之亦曲矣不曰方乎斲之累而後亦爲圓之數物者其天固自如而猶不能全其終始矣斯類於吾人處斯世也事變糾紛情欲盪攜閱歷酬酢震凌摧剝不啻乎泥

之涵大之烘揉龍君之積累則質雖美矣操雖勁矣而其有能保其睨如初也耶雖然疏其源而澄之則濁者可清淬其鋒而礪之則柔者可剛不揉其直而揉曲爲歸於本直不襲其方而藝圓爲返於本方則亦可謂善教而不患其終始之不全反隅以思物然而人甚愚嘗得之鑽願而澄波止水點鐵成金槩括於古訓磨礪乎程工欲一與當世先輩耆德而叩質爲額也何幸今日拾昔之辱

壬寅會試 柳逸 三中

文章奇正

對世之譚文章者品題諸家動以李將軍程衛尉爲案蓋李將軍之軍行不爲部伍不爲營壘時輕騎獨出逐時鵰呪要以一戰殲四擊破單于其氣一切謂奇矣而文章之卓犖逾峻者實似之程衛尉之軍士卒擊刁斗軍吏治簿書行陣也嚴斥候也明使賊望之而不敢犯其律可謂正矣而文之典則馴雅者實似之蓋文章之路千岐萬轍而其歸不出此奇正二字上下揚確篤論其才要之各有所當則其所喻之不亦宜乎雖然程李之兵祇以技擊節制名一世而已尚技擊者可以徼一時功而脫於過險則一敗而難收節制者要至於不可敗而窘於俾霍則卒無以成功彼鷹揚

義匯

造攷有征而無戰者抑何道哉噫乎技藝也節制也固兵家之所貴而視諸仁義之師有間則為文章章者於奇正之外亦豈無尚務者哉　何世之論文者只說到奇正二字終不肯開口說破第一義以曉天下之目目也愚也幼而習文章亦嘗悖取屢摸溯其流而窮其源而卒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則其奧然而釋怡然順者殆不可奇正論也然後意其第一義者有在於是歟就當世巨公而質其見者雅矣今者執事之閣首及於文章而其所言不過乎奇正二字則何執事之淺為文也然不有執事之問則無以質愚之見竊幸斯言敢不樂告而請裁焉

壬寅僧社二石柳儆三上

壬寅僧社二石柳儆三上

碑誌

對碑誌之作非古也自後世好名者之心勝而始有碑誌焉嗚乎孰為此天下無窮之弊也苟其人德可以淡于人而可以表於世言可以信乎後則是足以播揚乎一世炳烺乎千古顧無待於區區一碑誌也世人擧皆無其實而慕其名鋪張虛無潤飾文字使其平生事蹟欵託三寸簡之以睹其名譽而或其據實直言不作諛辭則受之者必媢其不滿或極言讚揚專事諂媚則後人之輒斥其

功德
言

過實噫斯作者之過也惟我朱先生撰張魏公狀也猶不免過於贊述夫以朱子之賢心非不公也識非不高也亦豈不欲務其實也祇以南軒有相好之情又其家狀所記之意不可全沒以致下語之際自多過詡之辭而及其末年尚覺其過纍發於門人問答之間則凡其人爲而誌其墓者亦不能無過情之譽此碑誌之爲天下無窮之弊而非徒作者之過也今之時不究其弊源徒自嘆嘆然惟作者是咎是亦非智者之言也如愚者深[illegible]其弊源欲爲救之之術而窃自念公不如我夫子也識不如我夫子也其務實之心亦不如我夫子也夫子之所以不免者愚亦不能自任而及見錢虞山之說而始得其術矣彼虞山之大厥有三一以待道學剽窃之文一以待釋奠駢贊之文一以待玄門誕謾之文以祛末世紛紜之弊以復上世淳厖之化則彼諛墓文之亦可以借其餘炎以爲一炬之燒盡矣夫然則向不謂天下無窮之弊庶無可憂而若又以叔孫豹三不朽之說以濟其弊凡今之人雖無碑誌亦無損於傳之道矣愚之誦此說久矣今執事臨圜蘇棠迺以碑誌爲問反以作者之咎斯與愚之平日所講劘者異矣或無奈執事姑忍其末以闡如愚者溯之之論乎

誠以夫子為一大證案而仍舉三大大三不朽之説以為膏肓之藥石執事其無以言之遠或忽之可也

天地人

癸卯增廣 鄭羽良 之下

對昔聖人與群弟子言志獨曾點有欲浴沂之對而聖人喟然許之讀者謂可做得成堯舜事業愚嘗讀先進篇至此輒不自覺其吾氣之浩浩洋洋充滿活動依俙然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之意則於是又取明道閑居詩堯夫觀物吟等篇為以諷詠以過便有以見夫盈天地間氤氳而鼓舞者總鬱而扶搖者舉皆觸乎乎吾眼中而與向所以充滿活動者相會而相合焉當此之時又飛者戾乎上潛者躍于下悠悠然藹藹然蓋吾之所見者舉能為吾之樂而發吾之氣方其相樂也不知點也之為愚耶愚之為點也歟天地之氣塞乎我乎我之氣塞乎天地乎無有古今之不相異天地之不相間

中和

者而考之於世人之説則又曰天穹然而已地隤然而已人眇然而已不察其所從來之本不思其所以然而渺夫不參不思幾之合而後天地人三者始分作兩件物矣是以無奈乎天而風霜水旱之災任之而已無奈乎地崩壞決裂之變任之而已人亦傲然出於義理道德之外而不知所以宰主上下之道則訂頑

之書所由作而眷眷致意於天地父母渾然中處之際亦歎四堯舜上古之天地者也愚之所想像諷詠於浴沂風雩喟然吾與點之間而亦歎反堯舜三古之風者也蓋嘗試思之氣局而理通故氣有淳駁之異而理無古今之殊夫天地一開闢用盡十二元而說者謂堯舜之時正當氣化之中自今以往不知其費得幾箇絳縣甲子而後始混沌而天地人物之变日化而歲遷若不可待元会之終而先磨滅者則果氣數之不可挽歟嗟夫亦有由矣古今人每 說氣數之不可為余則謂雖或有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者然特亦不能反諸吾而求之耳何也蓋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李延平曰人當於靜時觀天地一般處故愚嘗於萬籟間寂寥月虛白之時默置心於臍腹之間而觀之則所謂經綸天地之用三才一般而理見矣此可謂王者之用而無終獻芹為吾旣也令何幸拜悶欸頌之涙正得雍門之琴

伏節死義

對愚讀啓禎野乘得瞿稼軒事蹟未嘗不咨嗟感歎淌冷然淚紙上曰嗟夫君人也有如許

乙巳增廣二下 洪啓九 三中

氣槩有如許操節而有之乎朝有年則胡不早盡其言效匪躬之節潛消禍本於未發之前逆
杜釁萌於未作之日而顧乃坐受天覆之禍徒然作四總中一寃䰟也無把鱗西與取能自是二件物事
而非一人身上所可並辨者耶愚既悲其志而壯其節繼之以慨然者久矣及見錢牧齋之遺集其
曰角黍間一篇即悼瞿公殉節之義也而間其隨事進諫意之亹亹焉不已所謂桂林今日猶聽
楓則陛當年進諫人者屬其槩也而又以守義之篤燭理之明等語尤極其諷與之遇於是
信矣夫瞿公事業不獨殉節上炳然而平日濟論亦不翅偉如矣錢叟此言豈非全公之心
而亦豈非諫臣節士之的耶窃嘗拳節欲賞於斯而一與當路者商確之願也今何幸拜閱之辱

法久弊生

丁未閏科 選鏈下

對法久而無弊聖人猶難況今季世乎唐虞盛際尚矣無容議為雖以夏殷周三代論之夏
人既尚忠矣而忠之弊至於愚殷人既尚質矣而弊至於野周人矯是二者承之以文似若
久而無弊矣其流之弊反歸於僻波然則三代之法亦不能無弊也兩漢唐宋之治號為少

康而永嘉事功之盛至今歆比擬於夏殷周三代則其所以作法垂其纖悉詳備久傳無弊而數世之後百弊俱生以賈生之才遇文帝之時而已有痛哭流涕之辭則蕭何之法律叔孫之禮樂不免久而有弊可知甫代以來唐室陵夷而杜牧之罪言出於慨時政之意則太宗貞觀之法亦有敝矣王甫介則得神宗大有為君之銳意革弊終至禍國家是則宋室非無可革之弊而介甫實無捄弊之才也尤可恨者　皇明高皇帝祖訓昭揭憲典俱在垂示後嗣可繼可承而一誤於正德再誤於天啓舊制蕩然國隨而亡嗚呼豈其法未無弊而後世不能守耶抑其法不能無弊而後世不能變耶　惟我國家有大焉憲章文物軼駕三代漢唐宋之法歷無是道也學者　太祖太宗之世以其猶夏之忠乎　世宗世祖之世則猶其殷之質乎　明宣以還之治極矣其猶周之文乎我祖宗憂其忠之弊焉愚而既矯之以質焉又憂其質之弊焉野而又矯之以文焉而厥有先正格人日贊贊襄哉以成忠質文治若夏若殷若周焉　今日之弊亦已多矣我聖上夙夜孜孜錦玉靡安矯弊之政靡不用極則如執事先生當居其位治其政不思所以

救通

仰盡我聖上勤勞之心乎此明問所以及於愚生而使得伸其喙也愚雖學未通方能不循人言能默無一言以負執事之感意乎

詩關風化

乙巳增廣李之燠三上

對人皆曰世季而詩亡愚則以為世雖季而詩猶不亡觀夫正聲之闕流者雅音之風浰者尚循自在天地之間而但無王者作不能鼓而發之振而作之故詩固不亡也何以知之詩之所載者不特聖言賢謨而已凡諸天地間百千萬物無非三百篇所載而托以為正聲感以為雅音則世雖季而正聲雅音之托於物而感於人者曷嘗亡也彼山之峙川之流草之茁木之萃無非詩也禽之鳴於春虫之鳴於秋無非詩也匹夫匹婦之淫於街談於巷者無非詩也則果詩不在於天地間耶東萊呂氏曰詩之全經皆在匹夫匹婦之胷中愚則以為不但在於匹夫匹婦之胷中山川也草木也禽獸也凡諸天地間百千萬物無非詩之全經而但無王者作不能鼓而發振而作矣世之論者以為訛諧於漢晋而綺麗於齊梁而詩亡淫華委靡於唐宋而詩亡愚則以為漢

正心

晉之誹諧齊梁之綺麗唐宋之浮華委靡雖或出於漢晉齊梁唐宋之詩人而若使漢晉齊梁唐宋之君有如上帝古王者有能因其詩而矯風俗尊教化則彼誹諧者綺麗者浮華而委靡者皆不能變而為正聲也雅音也唱乎顛躋天下此誠何時詩雖不亡而世之季益甚堯舜禹湯文物之化一變而為腥膻侏儒之場則彼詩之不亡者今而後果其亡耶獨幸夫我東今日有王者作則天地間一脈正聲之不亡者有不待我后鼓而發振而作耶愚嘗聽彼皇壇誦皇華之遺集而獨自感快者雅矣今承主司之問愚之感尤如何也請以誤究於時昔者黃以為我 后訪之詩主司異以為可與言詩矣乎

對待

對唱乎執事今日之問其裹世之意乎天無極翁一圈中生出來者夫孰非對待底事物而若論古今天下屈伸升降之大機括則孰有重於治亂華夷之相待也噫試看今日域中神州陸沉而魑魅巢禮樂文物之區舉入於膻酪氈裘之窟則吾見其亂而未見治也吾見其夷而未見其華也噓吁安有

同反

對待之可論哉愚故曰執事之問其衰世之意也雖然毗於陽者治為為萃毗於陰者為亂為弗而其往來推盪之際對待之機相尋於無窮則其轉亂為治變弗為萃之候顧不在於今日乎嘗聞先儒以朱夫子為仲尼之對而孔子當周之東而歎從之西朱子當宋之南而歎從之北而卒乃以周之不復西宋之不復北而為千亂轍之相對太歎累歎而不自已焉噫愚未知今之世其亦有浮沔尊攘之大義與孔朱為對者耶愚嘗慨然於斯而歎一對於當路君子更問盖日月久矣今何幸拜問之辱

丁未階　鄭重器　云云

近思錄

對燉哉君執事之問也夫代繩以還載籍極博厄厥溢千宇而汗萬牛者殆不可以更僕數而君言其根柢於斯文要領於吾道者於易可以明陰陽於書可以道政事於詩可以正性情於禮可以盡節文敎仁博義在於論語遏欲存理存養在孟子大規模詳節目莫如大學盡精微極高明莫如中庸揭一統義嚴生殺之權莫如春秋則承綸音策士與之講辨乎道術者宜不出於此等經件書而必以此近思錄一書為問何者也噫賢聖為學之道必由近而及遠自卑而升高其後先本

来之序自有一定不易之法而有不可凌節躐等者故天地間許多事物無非為学者所当理会
處而其或舍近而趨遠厭平而喜高不就自家身心上根本地着實用力游意騁思於宏闊
曠蕩之域則幾何不墜空虚而不(以)免夫游騁出大遠之譏耶 是以六経非不博而(今夫近思録一書首言)性情之蘊而漸
及其大源次論修己之要而推及治人向裏鞭扁而全無走作意思切己研究而不及謾聞説話
實為盡道者最初下手則處其書也豈非初学之門路耶 是以六経非不博也而其旨也至
簡然必由四子而後六経之旨可得以鉤索也四子非不明也而其言也至微必由是書然後
四子之言可得以膏澤也朱夫子所以辛勤編緝嘉恵後學者其所為如何哉許魯齋所
補義理精微薛敬軒所謂入道要的者真可謂着實題目矣世之學者苟能信如神明虔
如父母浸潜乎的源嚌乎其腴則其於四子也六経也涣解氷釋而怡然浹洽於中哉愚
然後知執事設問之意可較然覩矣雖然朱夫子答門人書曰近思録義者可通遠自易推類
旁通又嘗以程夫子看文字易心見理之說載於第三篇致知之條凡欲讀是書而求是書之

明理

正心

要旨者其不可只從彼殼上躐去而以取說詮之詣明者矣此非後學之所當戒者乎抑愚因此竊有
感焉旨哉 宣祖大王嗣位之初日與諸儒臣講於是書仍命刊布中外而是書之教大明於世亦
粤我 肅考大王每講於筵亦必以是書爲重而嘗作慎獨齋詩曰仰瞻廬額仰而思切近工夫莫
若斯又於我 聖上在潛邸之日嘗以存性二字命名小軒特以存養之方作詩勉之其他於所
學文之語孰非是書中流脉出來而皆所以爲斯世倡率則今日之士宜其仰體我 先王之
遺意惕然用力於是書而試視當世何其寥寥耶令執事之問及之噫執事其欲承 先王
之遺意賛揚我 后鼓舞一世如葉平岩之進表於宋理宗者耶愚請以講究尊旨者爲執事陳之

鄉黨畫聖人　　許棨亦下

對夫子所欲居者非我東乎儂山洙水相去萬里而乘桴之志竟未遂於當日則偏海末學
亦安知大聖人咳唾影響之彷彿也幸文成安公牒得夫子之遺經及其遺像於中州而近世
丹青家多有模寫者矣堯顙禹腰孰不依樣畫葫而世遠代逖傳寫失真殘縑冷素了不見

心術

一毫之依俙而若真寫活畫則獨遺經中鄉黨篇一書在耳此升堂弟子所以耳薰目染太和元氣一筆模來而留爲天地間傳神之真畫者也就而玩之則儼然乎珠衡玉斗之容也宛然乎河目海口之形也動容周旋之如見其狀謦欬絃歌之如聞其聲此誠千古模聖之神筆而非與向丹青家比也後生蒙學幸因畫聖之篇得窺先聖之心則此無異於身在春風和氣之中如登回琴點瑟之間親見宮墻之高宗廟之美而文成公纂遺經惠後學之意真所謂非畫之畫者非所寫乎大雅諸什記文王之德而日角四乳之像則無以尚焉鄒傳七篇詳載亞聖之言而泰山岩岩之容不復見焉夫豈此篇之模得畫像隔千載如目擊者哉愚也潛心遺篇玩讀徽旨於丹青之外而歎求其神心精微之蘊者日月稔矣今何幸頓倒於執事之問也

同題

鄭肇良 三中

對於戲古之善畫者皆依於毫端生得千百世人物顯顯若見眉目焉至於吳道子之畫子路慍見顔庸頭之寫顔淵陋巷瓢而觀之則其欿然不足於夫子之色蕭然自樂於簞瓢之象生動

於鬚眉巽頰之間而不見覺由四之非真也若是之者固可奇且巧而然其所依俙而彷彿者則亦只是衣冠貌體之間則又非盡之至者也蓋天下自有傳神寫影之妙不在於筆墨丹鉛不在於態度衣飾而若顧吳之畫不足論焉何也愚嘗得魯論鄉黨篇遂復潛心而默驗之則仰高鑽堅之際瞻前顧後之頃輒敢以百世上仲尼把作吾眼中人而實無異於入室而攀化則始知天下之善畫為孟莘於此而顧吳之流蓋不足貴而夫子之道至大而全比如太和氣元旁礴渾淪而散之為流峙岳瀆介之為日月霜露解挂凝結之妙流行造化之微處而充滿活動圓大無缺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所記不能無精粗淺深之別而且如幾帖屏風畫得四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者雖各不同而合而看之則四時之景盡在於此矣是以聖人之道雖若汗漫而難會微妙而難見者而統一篇而觀之則宛然聖人之全體盡矣嘗手讀二典之書則堯舜之揖讓都俞孰不以為在吾左右也按殷周之謨則湯武之征伐誥誓孰不以為在吾阿睹也閱禹貢之書則大禹之乘山導水孰不以為在吾几案也然則經傳之所載者夫孰非聖人之道而細論之則猶有欠焉蓋其詳於

言語命戒之際而略於精微曲折之間故後之看者雖得其七八分之意而猶呈談墨遠山不盡見之恨焉至於鄉黨所記則盡於聖人之言動起居實有加不得減不得者而不特堯顙皐項之寄在一幅無言之後素而已然又以爲聖人之德只在於此篇而不究其所以然者則馮北海所謂指點千古渀蕩無依者未嘗不寄恨於後來之學者也愚也少窺鄉黨篇而思欲一論之雅矣今何幸拜問之辱

良知良能

吳浚 二下

對噫淵乎博哉聖賢之言何其紛然多端也人之受生於天而所以爲人者藐然六尺之軀殼而渾然方寸之靈府而已而即其藐然渾然之內有名之曰心爲者有名之曰性者情爲者而曰心曰性情外之復有所謂良知良能者爲是何一腔子之內名物之紛綸若此也嗚乎先儒之發揮心性情至洛閩諸先生始詳且備而然其源則皆出於鄒孟氏蓋其性善一言固已星日乎萬世而至其論仁義之心則設譬於山木之萌孽明善端之發則取驗於赤子之入井皆就常理之至近人心之固有者推廣而言之可謂深切著明靡遺蘊奥而無俟乎更著言語矣猶復爲良知良能之說者誠以人之固有而至近者蓋莫

義理

切於孩提之愛親敬兄故丁寧反復於斯欲使天下同有此心之人惕然怵然有以復此性而發此情也此豈非孟夫子喫緊爲人處乎嗚呼惟此良知良能者旣是天之所畀而人莫不有則固無高下等級之參差不齊而惟其所能極之於所不能則聖人亦我也我亦聖人也而究厥所歸聖人之於庸人一何星淵隔而潢海殊耶嗚呼行之而不著習之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滔滔皆是則人孰不良知良能而其知良知良能之在我者罔鮮矣自孟氏蓋已深歎於斯焉況世道並下人心愈溺聖學之不明莫甚此時則人之有良知良能其不牿而喪之與禽獸異者幾人乎噫從古聖賢善開發人蓋無如孟子其爲言每因之於所已明而達之於其未明即此良知良能一語亦可見矣顧孟子嘗引龍子不知足而爲屨吾知其不爲蕢之言亦可見矣曰而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愚於斯言竊有所感焉而嘗欲理義之學以充良知良能之同然而其先得我心而作興之敢有望於在上聖人矣禮園奉策臣徵愚衷

癸巳增廣 一石金光運 三十

氣數

對曰愚嘗硏究一部龍經中凡厥六十四卦之推遷因非天地間一箇氣數也其剛柔之相摩變化之相盪者

諸十翼其旨躍如蓋其日月之往來寒暑之屈伸暨終始死生之理莫不揚之於機緘之自然而至國家治亂之數厥義尤顯矣夫乾坤之配乎婚姻屯蒙之配乎洪荒堯舜雍熙之配乎泰阪泉涿鹿之配乎師而自有先儒之正論而安知不外乎氣數之運行也然以邵堯夫於皇極經世中推論象數之劈析消長之機者實亦於消長之妙發也噫氣數之理豈易窺哉兆朕於窅冥流行於兩間其端恍惚其運遼遠一自邵氏之後未有推妙而達頤原始而反終則自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於此哉雖然聖人於彖辭中亦著悔吝吉凶四字以示得失之象俾有自修之方則其可徑請之任彼之術而不盡在我之道哉思以是說一質於當世博識君子而踈矣未有階也今承明問正激愚衷請以講究於平素者吐氣而艱數焉

甲午增初一石南虞優三中

自修

勞逸

對吁嚮於歔歎暇敬臨國秉惟我 文宗大王諒闇之後聖體猶未寧而至於憂勤每日晨視朝夜分乃罷當時侍從之臣憂其勞勤過度而未得少逸也請間日視事將養精神 上曰君王荒怠則雖引至千歲不足不然則雖一日亦足矣必須憂勤不自暇愚逸嘗莊誦 聖教三復沉歎曰大哉其聖人

心誠

之言乎一哉其聖人之心乎夫成天下之至治者未嘗不基於勤勞墮天下之大業者未嘗不由於暇逸故虞廷黎黑二帝之所以勞而能成平章之治沉酗怠慢桀紂之所以逸乎取勸賊之禍則世豈有不勤而勞能久安而長治者哉 文廟當亨嘉之會撫鴻昌之運邦國寧謐有休明之欵邊鄙安帖無刁斗之警于斯時也問其治化則日暖而風動也問其禮樂則朱干而玉戚也問其時世則海晏而河清也然君則垂衣拱手於廣廈細旃之上夫誰曰不可而聖祖不然也方且勤勤自勉安而不忘危恒以勞勵之志未固而荒怠之習易萌也至以憂勤之意惓惓告諭於在廷之臣苟非有得於爲治而垂燕翼之義者何以與於此哉 聖祖以是心而型其治 神孫守是心而保其安金甌同鞏玉祚無疆者歷三百年如一日則憂勤二字訓其我 聖祖家法乎噫悉臣愛君治世之憂野人食芹不忘獻御 聖朝令日勞逸如何思時 聖祖之訓一誦於經幄之下而身微任賤不得致也私囿今日師問順及鳴乎摯矣主司之問也噫我 聖上無逸於上勵而精爲治我王司服勞於下而至誠奉公我國家太平萬世業自此而基之乎

甲午增會 金弘錫 之

勤

善動
相時

對昔蘇子瞻嘗為時務策以譏切當時之弊其目蓋廿餘其說十餘萬首以策略以叙其所尚策之意而迺以天下之用器同動而操之則手與器相置而不用則蠹蝕腐壞而已夫嘉祐之際誠有沉愒偷惰之弊而當時君相之意每每自托於安定之論則子瞻之言不可謂非救時之意務舉而措之豈可以新一代之治矣然而子瞻末年親見介甫當國動以革弊更制為務卒至於病國又輒自付於一時老成之論動引老氏亨鮮之說可想惕怡驚顧深悔少年狂妄之失矣然而以愚觀之子瞻策略之說固未始非矣而但知動之為善而不知其所以善者有由其末年之論亦可謂得矣而但知動之為失而不知其所以失者有故何者以其不得其要故也向使子瞻得其要則始必知庶事更改之難而必不輕為動作之說矣終必知王氏受病之源而必不但為流俗雷同之論矣惜乎子瞻之智不及於是也吁今之治誠病矣今之法誠弊矣今之論事者孰不曰亟有動作以矯其弊而若令事到手頭未必不如子瞻之懲羹矣於介甫者則亦在乎知其要善其動而已愚之講是說久矣而未敢申於人今於執事之問竊有動焉

乙未式社 劉師良 二上

五一 民賦身役

仁心

對愚讀一部周禮昔元聖綿世經國之大經大法莫不具畢於是蓋定分田授土之制以爲夫邦國之
經用著均人韋民之法以恣夫田賦之正供此特其綱領節目之大者也愚於佔畢之暇妄效丘瓊山
自少時深究周公遺意之訓輒嘗十年揣摩以及當時之事則蓋周公以來迨今數百千載之間凡
所歷革者不同變易無常而要之一部周禮在所低仰而點化就其中而若能稍知善變而需用一
時者雖未必得盡古聖人制法之盛心而猶得其彷彿萬一可傳之千載世而無弊則豈不善乎
此而亦窄得容易避追於殘編敗牘之間雖其太康以下少康以上率皆襲守莫敢建立之典承我祖
宗創設之除使以爲金石之固日月之懸而牢不可輕加議論設使當初制作雖無悖於姬家故典而
及到陵夷丘平百弊蜂蝟猶且曰此國家舊例也先王之所定也則至於雖周家當初制作之手段莫
可收拾糚頓之境而猶不知變動是故夫以土地之利不變於萬世民夫之情不異於古今者而其所
措置形便者畢竟底於末世衰俗雖可得周禮面目豈不絕可傷乎噫若使下三代以後責之以
胡不爲周公之制語之以胡不爲周禮之法則是正軀侏儒而肩巨人策致躄而逐奔父豈不爲違

観之黙笑乎居今之時雖不行古法須於今之法度内求合古人之心者雖晦翁亦不能無此言於近英建明之論矣苟欲変今合古因時制宜則非相機通変随毀與補如屋宇之将傾而易棟梁之構琴瑟之不調而改絃柱之用則烏得為経世之法哉世之謀國者輒以剏新設規為腐儒之常談以古襲謬為應時之急務雖関國家生民之大法無如賦役而一事一令之変於舊則輒皆張目而吐舌揮手而反袂視之謂千古大忌諱事而以宋朝曲学誤世之王臨川為口実政所謂因噎而廃食懲羹而吹虀匪乎今日未可講周公之遺意也善乎宋儒之格言曰有先王之仁心亦可周公之府法今日上下只患無此心耳苟有此心雖設施大夫吏張尚可優為之况賦役随時変改之法乎愚也側聞比者朝家以民役等事方欲有一二変通之意則窃見我 聖上経謨之心遠與千載上元聖沕合而近来一二諸臣若無鄭子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者其所奏勧反有愧於徙木之一忍之夫則愚嘗讀一部周礼而慨然發歎於中夜矣今獲主司之問愚衷政激

五

朱書

戊戌別試趙尚履 三下

對越也論學講道實不敢不以考亭之言得說者為表準毋寧以為孔子之後當為一人此非他先生常談
陳腐之論也誠有感發興起於數百載之下無異觀論語而所以歎仰景慕者殆不自勝其區區之懷也夫
以夫子亞聖之資承洙泗河洛之統其道德之尊嵬功業之廣崇見於日用傳之於文者已皆可謂至矣大
哉而特其所以竭精神殫氣力究業於閒中終至於廣明或於乍乘馬上之間亦也不住講說當官理劇之
餘亦也搯撓不撤或既述書而又進而亟言其少差或往復累累而終身其至當之見有以自任以上不負聖
賢中不誤自己下不迷後學者念在於這箇著書一團愚於此有以見先生之所以自處也其視長沙萃山之
學又有些不同而所以揮發繼開從頭說破合之天人貫夫古今包大小巨細之類而融理事道法之蘊者豈
從分金稱秤上出來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故勉齋之扶德也上叙言論行事之實
則畧畧說去其下則拈出先生平日用力之在於論著備言其工夫之博而極推其功化之及至果齋北溪鶴
山諸先生之所發揚者亦莫不以是為話頭或曰所著書皆有準使學者有所依據以入於堯舜之域此其
勳烈尤彰明盛大或曰先生之論會百聖達群哲揚千載之繆誤為後學一定之法或曰學者觀其書

誦其言則三才之一本道統之一致可得以推之雖不觀他書亦可以大為儒意此豈空言贊美而已哉其

或病之以支離毀之以未光盡是者真所謂欺天罔聖掊棄經傳者而先生之道則自己充塞磅礴於天地之內

減他不得矣愚於此竊未嘗不掩卷私語於心曰夫漢唐之間陋哉鄙矣所言其今人憒憒固不掛足齒牙

之間至於濂溪之倡明絕學而所著者已通書圖說等編而已則朱子固已惜其嚴尖不備矣橫渠之剛

毅篤實而所纂如正蒙理窟之篇終未免有苦心極力之象則程子固已譏之以源泳矣堯夫之疏蕩

英達而所撰如經世觀物之書却以詩書易春秋配之於雷霆風雨之下而未有以真簡發明事理之奧

聖賢之蘊則程子固已不足而居洛十載未嘗言一數字也至於朱先生然後其所論述者皆乃廣大精微

無非明睿所照粹然一出於正先儒所謂敬之如父母信之如神明者愚竊於朱子之書為然而必以先生為

倡導孔子後一人者庶不為妄論也愚也命乖道舛落魄於世徒守先生之訓而自己之所孜孜師友之所勉勵惟

启在於是每道此㒵之下思欲以食芹之民獻之吾君者非朝則夕也今乃附於朱子隨衆一觀之論遂作卑

子良攘而入場屋則仰瞻明訓特以朱子之著書為揭奉談未半衷情自激遍未知執事採擬底間

揀難底問

朱子曰苟是其言之是則雖走卒之言亦所當從愚請以朱子意為執事誦之焉絶勿以其人之微而輕加排抑則區區之幸也

同題

宋寅明

對昔明儒王伯安倡為良知之說自附於尊德性工夫而闕却道問學一段則其偏頗不正甚矣而抑恐人心之難誣衆口之難欺則乃於朱子書中採聚尊德性一邊說話名之為晩年正論若以朱子為悟於前日從事著述之為近於向外而未始歸宿收斂身心者然自謂因是可以息一世之人言而殊不知朱子之於收心著書初未嘗偏廢則噫噫其亦誣朱子也大矣然自夫朱子設而門人之讀其書者一傳而失其眞則此勉齋所以不滿北溪諸人者而及夫元明之末粉材小儒高樹序章皆用力於訓詁文字之末自托於朱子著書之意則陽明之言蓋亦有激而發之自不覺其偏枯不正不免為蝕日月之人矣雖然朱子亦嘗不云乎觀浮屠者仰首注觀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觀於外者雖足識其崇高巨細之夫孰若入見其中而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

心法

所由然也然則朱子之書非不宏然大矣淵然深矣而讀之者苟不反諸身而力行之則此不過尋行數墨為書自書人自人而已是何異於觀浮屠之外而亦安能不為王伯安所笑乎愚也嘗欲以此一說誦於當世之君子者雖矣今何幸明問及之

衰世名節

己亥謄言 上手

對愚嘗謂三代以上道出於一而名節無定名及夫世降俗衰斯道分裂世無全德之士而或有一節之人則名節之稱蓋亦衰世之題目也是故昔者觀物翁蓋嘗以皇王帝三世分屬於春夏秋三時而末乃以五伯之貴名春秋之尚節比之於冬也雖然朱夫子嘗言孟子之於夷惠孔子既以清和時論之則其所抑揚輕重不可謂無別而及論廉頑立懦之節則乃以百世之師歸之於夷惠而孔子不與焉其意固不可知矣而及夫自論東京黨錮之禍又以為已亦見於范滂陽球之禍則其名節之士亦可謂深有所取矣噫天地將閉長夜漫漫月望而星稀水落而石出者固已難見於季世則觀物翁固嘗以五伯之時謂之遠過於秋末而況吾兩夫子當戰國無道之際處南渡委靡之時儀衍婦妾

之道從臣順夫之論紛紜而誣一世則其所立言垂訓深取名節之士者意固可知而其亦可悲也噫愚亦不幸而生於今之世其去春秋固已遠矣而世道之變靡人心之陷溺乃與紹興間略相彷彿則愚於康節之論二聖之訓亦有所感慨而時又自勵於己曰今日寒矣天地凍矣汝當為寒松之操毋為靡草之死固歎以此一警於當世雖未矣今承明問寔獲我心則愚請以奉所慨然者擊節而一陳之可乎

庚午式年　鄭維一　三中

象山學

對自有天下使有此正統則獻據借竊莫得以干之蠻夷胡羯莫得以亂之譬如太陽在上非邪沴險穢之所可得以借逼也故春秋重大一統紫陽夫子繼麟經之筆其旨深且遠矣噫豈獨是為然惟吾學猶有此心統彼詖辭亂說鼓倡於一世者亦是則據借竊之而已異端偽學眩惑於天下者是亦蠻夷胡羯而已為吾道者其可不奮加出氣極詆而峻斥乎嗚乎楊墨之徒無父無君率天下啟之禽獸閱數百載而為害未已江西一派之學出而後餙面於仁義儒名於姚孔使天下靡然於伊蒲塞氣味其為害不但至於楊墨而止噫噫痛哉則據借竊之干其統矣蠻夷胡羯之亂其統矣孰

格致
出

學明

復能言拒之如孟子之廓如也者乎如有之則是亦春秋重一統之義也朱夫子修綱目之意也噫今日域中雖爲正統今日吾道孰知正統百年神州皆以爲無統之國天下群儒論之爲無統之學者吾不知其誰任責也噫以第侶第知百年爲戒則安知非憝嶺一口氣爲陽敏之赤幟也耶愚嘗痛惋於世教與當世知言之君子揚抗而衰鉞之雅矣今何顛倒幸於執事之問也

辛丑儒生 李夢呈 三上

藏器於身

對呼愚嘗戴乎天履乎地而深揣之則天地一大器也而天吾覆也地吾載也則如吾亦大器中一器也乃謂今日我何器也材同親凱德之魯潛上之不能先利其器筐鋪於治道次之不能自修其器韞櫝而待價自慨夫我器之無用於世也及觀夫程明道恭器量之訓張橫渠當先器識之識遂悅然而悟曰大哉君子之器也蘊之於內而有窮神知化之妙藏之於己而有涵養純粹之美禮義我干櫓而其器也重忠信我甲冑而其器也大豫章楩楠不足喩材也黃鍾大鏞不足喩其寶也施之於用而有博施之利措之於世而致濟衆之功則大哉君子之不以藏器於身而致

用於世也噫丹之所藏其器也赤漆之所藏其器也黑則人之所以藏器者其可無擇於外者哉愚之自
以為器者只一空器也而其於君子之藏器蔑如也如是而欲見用世則於其亦不自量甚矣噫今之
世骫矣器窳矣席上蘊珍之美寥寥無聞鑪中躍金之詭汜汜多見士之蘊諸身者無可藏之器人
之需諸世者蔑可行之道則所其以善藏而待用者豈非吾儒之所當勉者乎愚於是自修而待知
已者久矣今主司以金玉之相懸賓鑑之見招諸儒立庭下而拈出一器字為問以試學榮有若巧冶
之當鑪者嘉哉問也請聲擊甕之試效尾釜之鳴

死事易成事難

辛丑儲云 鄭益河 三中

對嗚乎士君子一生有兩件事不過曰節義事業而已尚節義者必趨於死尚事業者必貴於成死固
不易而成亦至難則此豈非士大夫所當用力處耶然而立節自是一箇死路固非懦弱輩所可為也成事
自是丈夫功名又非齷齪所可望見也是以胡致堂以死事為尤難劉屏山以成事為尤難致堂本來好
節義者其言固當如是屏山本來任事務者其言亦當如是若以致堂為是則諸葛死於國事而不

能成帝胄之業是死易成不易若以屏山爲是則子房不死於韓亡而能成乃公之事是死難而成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死事成事俱是難事愚未知於此二說將何準的噫牢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則死一字固不可容易論之差有一二分慷慨則死於事可也死於義可也而至於對天下之事者非有許多才分許多力量則平日高談峻論自以爲天下無難事者一朝當之茫然不知下手處雖欲做得大事業畢竟所成未免寂寂寥寥了故立讓山曰立節死義慷慨者有或能之至於天下之事豈非一節之士所可擔當斯言豈非的確論耶愚以是說欲以質於當世之君子者雖矣今何幸執事之問及之也

壬寅增廣　李度遠　上

義理　巻

天地人三氣

對濂溪周子太極圖說其言天地人三者之氣乎其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陰一陽互爲其根者是言天地流行之運也其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是言天地對待之體也而亦邵子詩所謂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者也其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兩氣交感化生萬物雷霆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者是言天地之氣賦於人而人得以生者也而亦橫渠西銘所謂天地之塞

吾其體者也其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者是言人心之氣有靜而動而其發也又有陽善陰惡之分也而亦通書所謂幾善惡之意也蓋從其已分之體而各求其名則雖天地人三才之殊而原其一本之妙而深究其實則天地之氣則人之氣也人之氣則天地之氣也故太極第二圈畫作陰陽之象第三圈畫作五行之象其下四五圈則乃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之象也所謂陰陽五行者即天地之氣造化之具而串貫於成男女生萬物之象則天地也人也何莫非從一氣中和中出者耶既從一氣中和中出則其陰陽之分動靜之推固未始不同也陰陽之分動靜之推既未始不同則其陰陽動靜之機所乘載以行之理亦未始不同也故朱子註解圖說而曰萬物統體一太極此言萬殊一本之理也又萬物各具一太極此言一本萬殊之理也一本萬殊故天地之理即同於人萬殊一本故人之理即同於天地若只論天地人之同一其氣而不論天地人之同一其理則是偏枯之論也故程子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性者非理之謂乎吾儒之論三才之氣者亦帶理兼說去然後方不爲異端術數之歸自愚之誦是說而欲與當世之學貫天人者上下而商證之者

雅矣今何幸獲奉盛問愚請不拘程式而罄竭平生之蘊以備主司之采擇可乎

治體

乙卯增補 安 腆之

對吁東人喜談過去成敗而厭作當時之務者此乃經生學子泥古之弊苟不能把握真正體要注措真正事業則烏可謂識務之傑而經邦之道耶今夫體法度數出乎教哉而非所先也刑名比詳出乎政哉而非所務也三軍五兵出乎律哉而非所要也錢帛谷粟出乎用哉而非所急也禮法度數而已不以體則警蹕由奉足以治國刑名比詳而已不求體則衍揚接揖足以治國三軍五兵而已不用体則長驅大閱足以治國錢帛谷粟而已不知體則斗斛權衡足以治國凡此四者末也非本也這中自有箇體體中亦有箇要大本不立而言體者非經邦之道也大法不行而剋弊者非識務之義也正如朱夫子所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及焫其丹田氣海則血氣萃於本根而手足便利然後向所謂度數比詳軍錢兵粟之政鑿鑿中窾件件合宜而方可謂一分透徹之故雖微識務把此耿耿者久矣今執事策士拈出當今之弊而倚詢之其知東人泥古之弊者歟請略古詳今而畢辭於前

心法

要切

乙卯增試二所 李基德 三中

遠慮

對世之人皆以遠慮爲貴而愚則曰惟聖人則必無遠慮也粤若上古之世哲辟在上賢輔在下凡厥日用间猷爲皆從天理中流出無一事召亂之由無一政致危之端則固無潛滋暗長之可畏者矣亦無逆料先知之可論者矣古聖人之當事恢治也何嘗以遠慮二字爲神奇高妙之術哉世降而事變無窮才下而能否相乖故於是焉則以知未來制將然剏出此二字題目而世之人莫不以是爲貴擧欵早探未然之變預窺乎方來之幾以至於鬼神之燭幽蓍龜之定疑而變幻之百出矣狂怪之萬端矣雖窮天下之智合四海之能亦安能物物而先覩事事而善度哉所自慮者雖曰至遠而所可慮者益見其夥上下數千百載间終不得擺却一慮字噫嘻與其以遠慮爲貴曷若并與所遠慮者自無也嗚乎際是厥新造之初阿衡之所陳者有不慮胡獲之言當垂衣久治之日元聖之所戒者有或敢侮予之旨是固先事之良規預圖之嘉訓而若成於湯武王之世則二聖亦不必爲此說也是以蹇叔之慮敗師固可謂先圖而未若偃修之時也子產之慮有火亦可謂預覩而固無燮和之才

吁嗟
無

也涓涓之時炎炎之幾雖以早知預防為能事而試看上古之世曾或有危兆之潛伏禍囮之密藏者耶愚故知遠慮二字為後世之所責而非上古之事也雖然至愚而無知者惟禽獸為然而大風之將至烏鵲不巢於顛時雨之將降螻蟻填土於穴則矧爾人也獨忽於無遠慮有近憂之戒哉今或於不覩不聞之中至隱至微之處猝有千萬意慮外事變機倒則嘗之而必瞿然驚焉也臨之而必懍然恐也及斯則時也雖使智者謀之亦無有施力之所矣上醫治之亦罔知下手之處矣夫然則先事而預畫亦吾人所不可無者而說命慮善之誡鄒書慮患之訓為後世藉論者亦此也噫憶顧瞻今日何其茫然而泄泄沓沓也上古無為之治一變而為遠慮又一變而為無慮國計民憂曾未知為何事而轉輾紛紜未有湊泊則嗚乎當今之世雖左思而右想東撈而西摸猶難共其庶事之預畫置則况乎玩愒成習措置未早昧昧乎履霜之憂惜惜乎集霰之戒則愚恐當事而狼狽臨急而顛躓者又不翅添得幾許可慮者也妄以憂治世之誡欲陳慮一得之見而顧未有路矣今承明問先獲愚心

公明
無

廣謀獨斷

乙卯增廣 金時燁 三上

對謀之貴博自古聖王皆然矣而斷之歟獨非愚之所敢聞也試以經傳所載者之若曰稽衆舍己若曰周爰諮諏者何莫非博謀之意也而至若斷字則亦曰果斷亦曰夫斷而未嘗有曰獨斷者誠以斷非不美而才下獨字便有許多病敗故也自夫後世人臣諛說之習成而獨斷之說始作此朱子以所斥之以重誤吾君使之儆然自聖者也然則謀之固不可不博而斷之亦貴乎其衆何亦曰斷之獨也今執事乃以廣謀獨斷為問其亦異乎愚之所聞也雖然執事之意愚可知也夫事變無窮而知慮有限則謀而合宜固非一人之所能故謀不厭博而至其決而行之則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此所以斷之不可不獨也夫既曰謀之博則其所謂斷之獨者非出於一己之私而為集衆論而折衷者也執事之說夫豈若朱子所謂傅會經訓限中人主之欲者耶由是言之獨斷二字雖有病敗而帶這博謀而說去則雖虞舜之好察而用中亦由是矣又何獨斷之為害也愚於是乎知執事之在乎博取於人而斷國論也請以謀究於平昔者得聞於下風

夜氣

丙辰別試二名　李挂大　三上

對唱于上蟠下際只有一箇氣而已其闢戶闔戶隨時而異名目是義也愚於先天一圖略有所覿得矣自乾順數至坤其間有離離者偏乎晝自坤逆數至乾其間有坎坎者偏乎夜闔闢交資水火互宅則陰陽寂感之用不得以靜為主而若乃日出事接物誘意放則夜間所生之氣隨分退耗矣此聖賢所以拈出夜氣字欲使存之於應物未交之前清明在躬之時並又以朝晝梏亡不足以存其夜氣為戒則後之學者當知朝晝之所為須以夜氣而養之者夜氣之存得又並以朝晝而察之若乾坤之相濟坎離之互用則庶幾有合於先天揭圖之義而不悖於喫緊之言如死執夜氣之說而只就潛寂間欲下工夫則日用間許多時百千萬事之交於前者任其放過而悉憑心虛之時靜息底所聚之氣以勝之耶夫聖賢之旨本欲以此救朝晝之失而孰謂後世乃以夜間思慮之紛紜反以長其朝晝營利底心而貪之知察乎此豈非不知以晝養夜之道而有事於寂感動靜之機耶愚也得是說於鑽究之餘而求充於德孤氣偏之困者志也今於執事之問有所躍然動氣矣

同題

對夜氣一說可以見天地氣數之大界分也何也自堯舜至孔顏聖賢有許多說話而曾無一言及夜氣 丙辰別初 姜浩溥 三中
者以聖學素明人心是氣之在乎人大都清明無甚夜氣晝之異故也至孟子始言之者以衰周
天地和氣已少人之禀是氣者已減得清明分數而其朝晝所爲展轉梏亡夜氣之虛時清者
又將寢薄故說出夜氣二字以救其朝晝梏亡者也其喫緊爲人之意揭示存養之方要且切矣
世級漸下至於今日而極則是氣存之乎人者無一分清淑渾浩底光景朝晝勿論也夜亦皆

晝夜养

矓擾汨瞌睡之際魂夢之間亦無一刻好時節此程子所謂夜卜其夢寐者也夫如是則夜氣
之清今之世又不見矣此所以夜氣一說可以見天地大氣數也愚於夜讀之暇常驗之吾方矣
愚於朝晝與物接也反而叩其氣視塵爲煩亂而氣隨以汨丧酬酢爲紛紜而氣隨以疲苶矣
及日入而群動息夜分而萬籟靜也寂然無一物以干吾之靈臺悄然無一事以亂吾之耳目
于斯時也主人翁惺惺不寐而其氣也湛然虛明如水之止如鏡之靜這般好氣象雖不過霎

敬

時刻堯之氣不過如是舜之氣不過如是孔孟程朱之氣亦不過如是而已苟能體而充之則聖賢地位何難一蹴可到而但恨日出事生則依前無狀果如朱之言故才得着工艱辛討去涉獵盡經歷過始尋其枝葉之方而似得其形響彷彿而已不甚端的故叨叨余只自憤悱今請質其疑執事教其之

離騷兼風雅

庚申增廣初 二不 趙昌林 之上

對愚嘗以離騷之不遇孔子為悲也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之取詩其必以是則離騷一篇亦詩也或托之興或發之怨惓惓乎君父之辭比喻乎庶物之語何莫非與三百篇吻合者耶然則向使離騷幸而出於刪詩之前則孔子必採而列之楚風矣不幸而出於戰國之世而不遇聖人爲世豈有離騷之知音者哉嬋媛其文而讀者以為不敢方響清廟也殊駃其音而聽者以為不敢足被諸金石也至於孟堅露才之譏楊雲反騷之累而更均傷時之心無

發君之孤忠無以發揮於千載之下則惟此一篇之騷將復與風雅並稱乎此愚所以悲其不遇孔

正

子者也雖然龍門之評嘆之於前執事之問闡之於今騷之始不過者終有得過之日耶愚請以當悲離騷不過之意仰復於雅騷之知音也

同題　洪吉輔　三中

對今夫執過忠之辭而擬斷於正論之面闡日月之光而求長乎一格之價譚雅騷者之比擬於風雅儘尚矣然愚則以為無變風變雅則可矣兼正風正雅則不可何也其憂惻怛之意縕吟怨結之辭終不免過於中庸浸淫於孤臣孽子怨懟憂愁之流波而其所托意閨帷則有異於卷耳采官之正聲沉憂宗國則多流於小旻巧言之怨辭則至于今千百載之下尚不免莊士之羞稱而朱夫子所謂不可以為訓於後世云者誠至切之論也雖然可以興者詩也嘆之性情隱微之間得之優游涵泳之中一致自然之感化者此詩之可以興也而雅騷之苦心血誠發民憂國斷然乎君臣之大義者非詞賦家華藻者流者則雅騷之可以興者非以此乎無邪者詩也感發人心勸善懲惡無一不出於正者此詩之思無邪也而雅騷之至誠眷眷不能自已忠厚懇惻之心陳善閉邪之

意又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者則離騷之思無邪者非以此乎沅風雅而知所以可以興者則離騷亦風雅之流也誦三百而知所以思無邪者則離騷亦三百之一也夫然後始可以論離騷之旨義而亦可以言詩已矣雖然詩者人心之感發而形於言者也心之所感有邪有正而言之所形不能無變正之殊故聖人在上時化休明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合於風雅之正矣則彼屈子之所以感於心者抑正而邪而所感者隨遇而所遇者在時則離騷之作安得免風之變雅之變其所可以興而思無邪者自在於離騷一篇則又何害於變中得之正也即炳(鳴字)然耀日之忠濟然不滓之操直可以增夫三綱五常之重而不幸而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涵泳其性情之正而獨自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則已爲當論者千古傷感而又不幸而出於夫子編詩之後未經反魯筆削之靈手則反不如江沱汝墳之人街談巷謠之作而徒使後之祖詞賦者補之曰經而已則惟彼可以興之大旨思無邪之蓋亦隨而湮晦而無徵矣離騷之不幸至此尤甚而夫孰知魚風雅之義乎愚之慣斯文而有感於此者久矣今何幸拜問之辱也

東方流風善政

尹尚喜 三中

對有國於萬國之東僻左海一域隷補小中華其地北負山東西南環以海矣方數千里其鎮長白太白恒但頭流其川鴨緑豆滿浿漢錦洛其民山峽朴駭沿澤僄悧其産閩嶺饒林藪銀鐵原野足美魚飯稻風氣則北方多走獸南方多飛鳥諺俗則男子尚信義女子不淫僻分野箕尾其星躔界則臣倭相接即山海所謂君子國者是也夫以海外之小邦而得補中華者非謂其山川疆域之相得風謠物産之相同也則柝此外所同於中華者存於其間乎嗚乎禮樂文章中國之所有而惟東方同民彝物則中國之所有而惟東方同比之於南西北之荒服迥自不同爲區乎 皇朝之進于中國而視同內服噫試看今日之域中冠裳變爲鮮介天地涵於腥膻吾東方一域獨不改 皇明之日月而依然中華之制度則安得不扼腕慷慨增生晚地偏之恨也憑於錢塘山送憑山子亭度有所感矣其言設爲丙戌之論天下山河之形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脉之陰東循塞垣抵濊貊朝鮮是謂北紀自岷山嶓冢負地脉之陽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視中華之域表而南北紀自有升降之運還至洪武中詔修分

野書以斗牛吳越分爲首而尾箕幽燕之分盡遼東三韓最居其後以是雲漢半派龜魚之所麗而北紀之所窮也嗟乎其言豈無感遇而發當天地變革之際經風輪大劫之厄一介荒夫傷心於百年之世事而惓惓致意於天下之大勢結之以三韓朝鮮而深有悲於此哉爲胡門一段苦心隕涕東國之久不作同文夢三擇其言自不禁掩卷太息而一部東韓之故實恐不暇悉於造次之間也

時措

無

同題

李奇風 三下

對東方偏居於天下之東士之生東方者自視其小論人才則誦樸棫之詩而乃曰何東方之不若也制民産則講助徹之法而乃曰何東方之不若也語本業則講比詳之分而乃曰何東人之不若也論職守則取大耦之前而乃曰何東人之不若也愚竊哂之東方雖偏居於天下之東而東者即天地生物之方而其德爲仁挽是仁而行政則樸棫之化可興助徹之法可行而比詳大耦之利亦可舉而措之也是何必自居其偏而自視其小耶是亦有由然矣前代治國之規不出東方之眼目而用人治民之法率伍闈污之制未嘗合於古聖人全挽大用則自擅箕以後直是架漏世界于執是而倣其東方之偏則

仁政
法祖宗

亦不爲無見也抑亦見其偏而不能見其全耶語其偏則居天下之東而性柔質剛士好岐議而樸樕之化不能行也山川丘陵險奇不齊而助徹之法不可行也東伍錯綜名邑繁衍而比詳之分不可判也星鋪珠絡周遭錯落而大耦之別不可囿也語其全則惟是仁者政而雖非樸樕之教而自有樸樕之化矣雖非助徹之舊而自有比詳之分矣雖非大耦之規而自有大耦之別矣如春居四時之首生養遂成之功自有次第而東方之德旣無不全則成其東方之治者惟當捨其偏而取其全可得是東方之偏者前代之治是已而得是東方之全者莫不如我國家則愚之所欲論者蓋在於 祖宗朝良法美制而執事之所問者反及於前代繁文瑣節遽於此不知其所對也然而儒者採之本論不得不捨其偏語其全執事其毋曰迂東言而

廣謀獨斷

金景洙

對世之論治道者其說有二主乎廣謀者則曰偏見之獨不如衆見之博寡聞之略不如多聞之詳莫如衆聽並採而審行之也主乎獨斷者則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螫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莫如

無

一剛兩段而夬斷之也二論者固不可謂不識時務者也雖然所貴乎廣諮者欲其截斷乎群言而施之於
政也非專事乎廣諮而已所貴乎獨決者欲其折衷乎衆謀而斷之於心也非偏主乎獨決而苟或廣後
欲廣諮乎衆而不知獨決則所謀者未必遂而有道傍築室之譏徒欲獨決乎心而不事博諮則所
決者未必善而有乾道獨斷之弊愚以是知向所謂二者之論俱未免落在一邊而非切時之言也惟其
如是故周禮小司寇之職掌外朝詢謀之事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而先問乎群臣次詢乎萬民惟恐
一謀之不遺一言之或伏而又以所謀於衆者入告於王以斷其謀斷者決之謂也嗚乎既為之博諮於萬
而審其庶政之利害又為之獨決於上而定天下之是非此所以周家治化之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而倘
所謂周禮之一部為周公致太平之書者誠確論也然則後之有國家者可不以周禮之廣諮而獨決
為法而為撫世酬治之道乎愚以是一間諸當世之君子日月雅矣今來奉策以是為可隱藉子瞧
章聞封域只以獨斷問策而不及廣諮二字愚豈病其言之偏枯矣今主司並舉而兩問之豈盛之之
謹書

趙明震

對昔邵堯夫論運世消長之數以詩書易春秋四部配于春夏秋冬其旨深矣夫春夏秋冬之為四時者
不過推演一元之氣以至于千百萬年而不忒則繼于詩書易春秋而立言垂後使詩書易春秋之道如
日月星辰者惟我晦庵先生可以當之是以黃勉齋之撰述夫子之道德事功而論其著書也曰繼往聖將
微之緒啓前聖未發之機下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以之明天理正人心而結之以孔孟之道至先生而大著
勉齋之言寔與有子所謂賢於堯舜者同意而非尹和靖門人所謂耳順心得如誦已言之所可比也於乎
六經之得為萬古四時而能免於長夜之域實有集諸儒之力而濂溪之圖書不能盡言意之微溪程子作
中庸之說而還自焚之橫渠所論未免苦心極力之病則著書論道固若是難矣而獨朱子所論著集群儒
而大成俟百歲而不惑則比諸四時之序春秋芳斉之說於貞固者自有所歸宿矣凡夫子之所以立言垂訓
以教天下後世者正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而事之所載固自有大本而非獨其輪轅之飾而已故朱夫子
亦嘗曰無某工夫看某底今不出後之讀先生之書者正宜於此用工矣愚之誦此說蓋久矣恨不能就有
道而正焉今來奉策特揭朱子書為問大哉問也敢不樂而求之教乎

導迪

出師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裡　　乙亥增初南正夏

對人之尚論者豈易易哉有以楊之玄而比諸易則駭矣平之騷而比諸詩則僭矣人之尚論者豈易易哉今執事尚論出師而表而比諸伊之訓說之命則是無如玄之易抗騷之詩、、於歟何執事之論之易也雖然執事之意我知之矣子朱子有言曰孔明三代上人物也惟其三代上人物故其言忠厚正直自言三代上氣味直與訓戒誥命相吻合則其所不同者其心而非如玄之易騷之詩之比也歟噫執事之論非易易也愚請舍其不同而論其所同惟執事恕之也

衰世名節　　申正模 三上

對世之譚名節者多矣獨蕭瑕丘所著名節傳論庶有補於名教其言有曰所謂名節有二其在平世則以輕爵祿事高尚者為名節或當板蕩則以損性命赴國難為名節斯二者均非盛際事而實救世之所由以憑籍者也君上能培養乎時之名節則亂世之名節將不求而至矣愚嘗有味於斯言而以為若者大亂之世、之以名儒者學問充積隨時著見未嘗以一節之補概見於世自夫世

教之衰也名節之名始立而士亦以此自負是雖衰世之意而能挺然自立於委靡頹惕之中則所謂名節者豈非後世之所貴者哉然則長國家而任世道之責者可不思所以培養之道乎蕭殷丘之論誠美矣嗟今之世去蕭殷丘之世亦遠矣世道日益衰士趨日益下清芬掃地濁浪掀天並與名節之士而不得見焉則為世道憂者詎不凜然而寒心哉愚亦今世士也蓋嘗有悶然於斯思一陳說於尚名節之君子而未有路也今者适多士入荊圍乃執事之問首及於是豈愚所謂尚名節之君子者哉愚請以得於蕭殷丘者為執事一二焉

三氣

李槳 三中

對昔紫陽朱夫子嘗與陳同甫論天地人三者而力攻同甫病處蓋同甫徒知天地人之氣一相貫而不知其無心有慾之別故其說大槩為以天地人並立為三不應天地獨運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則漢唐之治雖未盡合義理節此便是天地賴之以存之驗其前後反復雖縷縷多端要皆證成此說而已朱子所以因其所同而覈其所異者其旨深矣夫天地人三者混是一氣流行則三才之所

以為三才者初非有二道也然而無心者天地也有慾者人也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則有時而不相似在人者既不似則天地之用雖未嘗與而亦或隨人事而盛衰者矣此古昔聖王之盡夫在我之人事而以位天同氣之天地者也曷嘗恃天地之常存而不盡人事之當然也耶惟彼同甫者但覺瞭然者常運於上潰然者常在於下藐然者混然中處而以為漢唐之治亦足與天地相似則殊不知漢唐之偶合義理者不係乎天地而又不知漢唐天地之氣不能不與人事而少衰矣故朱子剖析其毫釐之差而說出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心法以明夫聖王位天地之道其說與同甫言之似同而有大異者矣而其所謂欲其不常泯者豈非盡人事參天地之道也耶愚於大全中讀其與同甫書未嘗不掩卷而歎曰夫子之示析也如此之明夫子之開發也如此之勤而又以同甫之才之高氣之銳卒不能曉然解其惑則夫子之所以以膠漆盆中人戒之而抑可知矣天地人之不可容易論也嗟夫時之李耶運之否耶仰觀而天氣氤氳俯察而地平氣眇然而有一身者亦不得和平之氣則我不敢知中天

中和

地而立三才未能如夫子所謂欲其常不泯者耶愚以是說願一貢於當世之君子雅矣何幸拜是問也

誦詩讀書知其人

辛丑增試慶南鄭權二中

對愚嘗讀周禮典同之篇而得聞聲下鍾之法遂乃證之於有聲之庭其形高者其聲必碨其形正者聲其必緩其聲之肆者必其形之下大也其聲之散者必其形之偏侈也其形之險而其聲之不歛者未之有也其形之達而其聲之不贏者未之有也以之微也回也紆也之異形顧而衍筰之聲亦從而歧舛也薄也厚也之殊狀而甄石之響亦隨而別雖令瞽曠隔壁而聽殆莫得以隱其奄忽也噫人之有詩文即鍾之有聲或邪或正自著於音律之中一賢一否便見篇章之間苟能咀嚼咳唾之餘諷詠性情之流則雖其人已古其骨已朽而其資地之粹駁心術之美惡若數一二辨黑白了了於胸中而皆皆於目前矣奚但聞聲下鍾之易哉是以近思錄第十四卷詳論唐虞以下群聖賢道德之高下細別書宗以上諸儒學文之醇疵而其所以下別之要則不外乎其言語之間耳如知荀卿之多術韓愈之倒學者苟非誦詩係道等書其何以知之哉如知毛萇之得聖意王通之有格言者苟非得詩書中說等書亦何以知之哉始信知人之道果不外乎誦詩讀書也愚因此而竊有感焉昔柳文忠公題許銘遺稿而不暇出一

正江

明理

言只引孟子之曰言誦其詩讀書也不知其人可乎蓋深誅也噫今之世其藻華文彩之盛殆過於前而其誤國殄世之罪反浮於前者無其人而固其心不以大体隱情如柳文忠之為者亡不多得則愚不得不慨然中於今執事乃以文忠公之所誦者問之其言外之旨亦可觀得也

云三中

財聚民散

對昔宋時陜右錢以鉄之矣有議易以銅者尋以无利止之程子曰此天下大利噫鉄本賤故其造錢也費小利大毋常産子節此聚財之道銅本貴故其造錢也費多利小乎不踰毋此非聚財之道也旦民腹揣之以鉄錢為利而先生反以銅錢為大利者何也噫生民之制產宗賴是財而天地之生財只有此數聚於上則必竭於下聚於下則必竭於上此如夏旱則冬滂秋涝則春暵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其將使是財聚於上而令生民分崩離析乎抑將使財聚於下而令斯民能綏安業乎此易之損上益下為益損下益上而為損也由茲以觀向所謂鉄錢雖長於財用而宗所以散民也此非利而不利者乎向所謂銅錢雖短於聚財而宗所以聚民也此不利而利者乎程夫子賤鉄而貴銅亦真得用財之道也是以當時

有以變通不足疑先生者謝上蔡引陝錢議而補之曰先生才大以處大事也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若使先生行道是操是柄則財賦之底慎生財之利用將無歉於俯仰之章邦矣其義之和利豈止於陝右之錢而已哉而惜其在講筵之日户部以先生無所經歷子竟斬廣人之議案而罷竟龍門道中李邦直百屋之銀謾說大意則千古慨慨豈但為銅錢之不行抑噫先生之說不行而宋室理財之政闕壞至於靖康之末金穀盡蕩建炎之初軍儲難办乃於常賦之外更索經費之錢遂令陳姓使者之父有民之憔悴自吾兒始之歎則民之出稅寔三倍於藝祖創法之始矣於是乎朱夫子復伸程子之論其於庚子之任南康也進者貴恤民之說戊申之官崇福也亦納羨餘置私財之弊至於己酉擬上封事辛亥之出潭州也又皆以節財用固邦本罷科茶經總制錢為請今於年譜皆可歷歷睹而其不遇之歎又无異於程先生至使做猪弊之唐仲友為經界之吳友圭伲臧律之湖南吏紛然詆誣於朝使先生不能安四十日之朝廷東之民卒不能蒙至治之澤則愚安不得為時君慨然也抑愚因此竊有感焉昔我 肅宗大王在宥

祛奢 務儉

五十年無日不惓惓於裕財保民之策令伏讀紫宸遺稿如題耕織之条次冐翦弟中傷田家詩題稼穡艱難之條詩如崇儉約箴十二月說惜費寢露金等篇其勤恤之主意願昕之際光輝炳耀於簡札之間愚於當日竊欲以程朱两賢之說警咳於冕旒之下以備採擇而顧年尚少也且賤默會咨且蹉過時日困抱揭蓄之痛悵則愚之所懷將無謙達之地矣主司之問令及之愚請以未進於前朝者進之於今日也

變化氣質

上手

對愚嘗讀周禮考工之篇而知人之不可不變化其氣質也令夫金祇是堅頑底物也而及其投之於洪爐大火烽燭為鍛鍊為然後桃氏為劍燁然而銳也鳧氏為鍾鏘然而清也築氏為削段氏為鎛而無往而不利也令夫木祇是輪圉底物也而及其治之以纖繩度斤橋揉為功磨為然後輿人為輪槙然而返也廬人為室與然而美也梓人為觚匠人為耜而無往而不良也以至鍾氏湛𣶒湛沐三月而宙者為纁慌氏練絲窮廿七夜而織者為潔之殺物者苟不從吾人之手為

學

世界中出來變化則彼堅頑者終於堅頑輪圓者終於輪圓白烏緇烏者卒不得緇而潔矣烏可克囿薄之備而需此世之用抑噫舉偶而反人為甚天氣之流行既陽清陰濁之異故人之稟賦亦不得無粹美駁雜之殊倘不變其駁而至於粹化其雜而至美於則亦何往吾偏復吾全而以塞天受中健之責邪是以聖賢千言萬語無非要人克了性偏難克處以變其氣質而進思錄流水之比最為的歷其曰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蓋喻夫人生之受稟有別而氣質粹駁之不同也其曰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怠緩則遲清者蓋喻夫學者之工夫有差而變化遲速之不齊也此正先儒所謂不易門中正法眼藏也學者敢不服膺書紳而思所以變化之道乎惟然末夫子與知舊注復也補必偏滯之性矯揉未力夫夫子大聖也氣質安有偏滯矯揉何嘗不力而亦有此語然自歉之語則是雖夫子之自道之語也而亦可見變化氣質最為不容易事底也愚也得前二截之說而知氣質之不可不變化也得後二截之說而挺所以變化之必有其道也思一就於善變之君子而未能也今何幸承教於先生之庭也

湖西

辛丑湖西留對 伸夫一

對。昔陳俊卿在宋孝宗初年首陳一疏於天下形便曰天下卽常山蛇之勢也東南爲首西北爲尾關陝爲腹淮漢爲脊安在撫之者得其便耳又曰襄鄧實京師之根本而錢谷之半甲兵之積人才之衆實爲中興之基業縷縷屢百言莫非提要撮綱之良謨也噫君俊卿者其識勢先務之大手其所陳語於嗣服之初者又何奇也愚嘗謂是說而從又自歎於中曰我東小國也前廣柳校雖有舞偏之不同野畫嵩數亦爲流峙之一物則國於其間者亦豈無形要之可指乎西關漢三關之險阨愚未知首尾腹脊之安在而控湖扼嶺近爲漢洛之屏翰地所産蓄咸稱一路居先則一區湖西獨非宋家之襄鄧乎愚也眼甚局居甚陋子由之見不過百里馬遷之延未嘗壯游

德無

周回於七百基布於五十州者既非脚下之所收也固未知兵賦之如何也饒瘠之如何也物産之如何也人才之如何也而常以一部輿地誌既作案上之章符則陳俊卿首陳之意愚亦願言于懷而今年又是我 聖上卽位之第二年也視古郎今恰恰契符而竊但布褐戎伏自蹐縮伏湖端

明理

徒切浩歎奉策剖圖揭湖西而旁問噫主司其亦感於陳公奏議而然耶愚請以得於平昔者進之 終主司

禮記　　嶺南權某　三中

對昔時頤道從明道於扶溝縣嘗有此其應舉則頤道却不肯試於太學而赴蔡鄉之試曰蔡人尠習禮記此決科之利也明道爲頤道頗加慨惜謂頤道此意不可與入於堯舜之道引子貢貨殖之說深致世道之廢而歎頤道之未免奔競惡嘗得此說於上蔡傳未嘗不慨然而歎也噫子禮法之不明於世久矣自夫熙寧變法之後朝家設禮記之科而世之治博士之言者率多棄經文之精粹採傳疏之虛僞傳會文飾惟以供應君數科第爲第一等義理而操縵安絃之義蔑乎無講究之者此則王臨川廢禮義之弊有以致之而人心之滔溺趨之不正有廷以著當世者矣噫彼曲學拘儒輩自剽臆斷者固陋矣不足道而以上蔡之得聞程夫子之緒論而知本末先後之分者而尚不免失之於章句而爛熳同歸於訓詁冒籍者流茲豈非禮學之不明有以來之耶此朱夫子所以陳請朝廷欲借禮書將以闡本經之旨而刊諸儒之謬一洗數千年塵陋不淨之而目者其意誠不偶然而借乎寧宗之陋不借以空閑之數閒官屋使夫學者十數人說禮之徒卒不得從遊（逐從遊）於其師之側有

所考證編序以補六藝之闕則豈不重可慨然也卯愚之誦是說而歎問於當世蔬礼之大君子雅矣乃今主司當以禮儀士之日儀臨礼圍䦨以禮經究厥所歸趣隱然有汰偽歸正之意甚感々々愚之陋非有上蔡之見識而不習禮記殆有甚於蔡人則何足以對主司之問雖然依俙粗𨵦禮詩之教則敢不略據其一二以貢於卑卯耶

近思錄

許采 三中

對呼執事今日之問可謂切問也已矣昔許魯齋有言曰學者看聖賢書須有折衷諸盡乃六經之折衷也如一家之有法其合於律令格式者語盡是也愚亦曰近思錄乃四子之書折衷而其裒會而第次者無非合於律令格式之言而固是吾儒家不易之大經也嗚呼四子所著述可謂夥矣而說之外又有四十章通書而三原五株混闌徹妙之理多上達處工夫則初非末學之所以覷得也兩程之書有全書焉有經解焉有文集焉所說義理不主一說則驟而見之則漠無涯涘而況傳聞异錄如仁恕說他書錯置而如中庸解固難一一準信則亦非初學之所可領會也横渠正蒙自大華篇至乾稱篇凡十七篇合一千五百餘章而然其為學未究有苦心強索之涉則其言不能無小之出入如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者程子固已言之

矣此諸賢之所撰述雖剖析無餘櫛髮殆盡而序其浩如烟海難於篇帙則此朱夫子所以刪繁而沉節
精擇而詳取以為四賢折衷之書而其律令格式真向論所謂一家之法者也蓋嘗論之學者為學之意不
可以驚高遠也不可以躐階級也惟齊銖累寸積切問謹思以至於高明之域則誠如張南軒箴人也適
越之喻矣其道里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所循一一審履之箇箇審見之進進不晝然後方可謂適
越之期而若坐於環堵之室矯首跂足望越之虛然而欲乘雲駕風一瞥而至則是誠必無之理也此
豈學者之驚高淩級之戒也即自孔孟沒後上下千五百年間雖人微言息矣幸而四賢者出於
其間啓關維持之功不啻天人掃洗于古而借其道不行於世至於朱夫子之世則所說者又紛然
雜出矣彼撐百怪眼之徒說得義理驚天動地齊花着墜而其於四賢之所論列寧多改頭
換面誠如朱夫子所謂是佗而又延是龍而又甬壞了許多後生者也四子之書至是而益亦受致
矣豈不有寡衆句以之工則千載聖學之統緒幾乎茂廢矣是則惟此近思錄一書誠學者指
南之一車而其階梯等級無不一開卷而瞭然則心目之間如父兄說開內事無片言半辭之可

疑者則又安有鶩高馳遠蕪軼越躐之患哉噫朱子嘗論易書之旨而歎曰雖使羲文大禹之聖復起不必更有所作疑而只得畫八卦衍八卦洪範之數而已然則雖使濂洛之諸賢復生於今日其於索爲學之坏撲亦不出於近思錄這一書而已又三山嘗於希程子說深論此書之要而有曰昔之爲學也今(雖)之爲學也易作聖道轍裂然畢具於篇中者誠有見於朱夫子編書之深意也歟然而自朱夫子裒聚成書之後未聞有一箇人循階級於是窺聖人之門牆而從爲躐高泥近之士所窠窟則此豈非學者徒知就紙上求義理而不知向聖賢心上求索然耶故朱子嘗曰聖學之不傳爲士者不知學本惟書是讀故書雖存而理益晦者正爲此等而發也愚以是益知下學之工惟在於是書而其骨子窠頭處則有不可以他求者也嗟古既今玩索遺篇而歎賞於先學君子日月稔矣何幸獲聞之序

問人有恒言曰古今人不相及信是人也而其有古今之異者何歟　金昌協

遂爲說之曰甚矣古今人之相懸也以德則古也醇而今多駁以才則古也周而今多偏以究則古也宏今多隘古亦此人也今亦此人也圓顱而方趾視明而聽聰飢乎食而渴乎飲今之人與古之人無不同也而獨其才之相懸若此何也蓋人之所以稟生於天地者陰陽五行之氣而已氣之在古也固當渾然而淳龐然而厚矣及其久也淳者不能不澆厚者不能不漓則其所賦於人者宜若是懸下矣至若聖賢之人傑豪之士魁儒卓犖出類拔羣者往往出乎千萬世之下而超乎千萬世之上能與古之人頡頏而方駕有過之而不能及焉此固得天地之間氣而非古今汙隆之數所可得而局也雖然此特氣數之不齊耳若乃性命之理人人完具無智愚若彼此推之而極於前而不見其有餘引之而極於後而不見其不足則又有古今之殊哉人能知此則亦可以強學力行以復其性命之在我者而不患乎世代之降矣此其所以右左輔翼鼓舞而振作之者獨不在上之人乎

甲申冬坐 權世卿三十

教養

問人之強弱亦占於六脈其在國家以何者爲脈而診之歟或以民心爲脈或以綱紀爲脈何者爲的歟

愚聞以人脉之病否喩國脉之盛衰盖人之强弱實虛莫不由而占則國之治亂興亡獨不占於是脉耶是以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而審其脉之病否焉善醫國者不計國之安危而察其脉之盛衰或以民心爲國之脉或以綱紀爲國之脉民之心離合國之興替係焉綱紀之弛張而國之衰旺判焉則古今所論其以是夫雖然醫脉非難扶脉爲難扶脉非難壽脉爲難苟非上醫之醫國者何能壽國脉而延國祚也然則欲壽國脉其惟得人乎

得人

丁別 李仁復 三下

問人之有所立有立志焉有立事焉有立名焉立之於人其亦大矣

乃立而言而對曰何如而立牢樹使是立〻只是就竪上說也茲故吾人之於世亦有所立而立之爲目厥惟有三在志而爲志之立在事而爲事之立在名而爲名之立志苟不立方寸奚正事苟不立功業奚做名苟不立聲譽何廣立之於人儘乎大矣肆古君子的知斯義脚踏壯着管轄立官而立其志懷來業績經綸一世而立其事[illegible]夫耀華彪炳千禩而立其名焉則所立之義有如是夫嗚乎茲三者各有其所立而其立也有先有後此志一立頭臚而爲而事隨而立名因而立焉以志者所先也事與名所後也

誠

所立之序可不審哉雖然既曰立志為事之本則獨無立志之本乎所謂立志之本者實哉其言、无妄底道歟故明道曰惟立其誠方有可據處

問萬物之精上而為列星有感於下其應必見於上其理甚微其機甚著可不重歟 振命來

遂復曰星之為言精也蓋物雖萬而聚其英於上光有三而並其曜於天森羅錯列其止異次而人事之得失鏡為聯綴圍繞厥運殊觀世道之污隆影為一理之機緘至微若不相與而底徵之兆應甚著有不可揜用是人事修於下則星辰順軌於上而國治為人道失於下則星辰失躔於上而邦乃悝為斑斑注注史隆隆延徵可不戒哉可不畏哉雖然蒞天位代天功而任參贊位育之責者孰不欲用三元順五序以致諸福之應而建諫之休僅見於振古物荒之灾荐警於季紀是何邪哉吁求之於在天之星不若反之在我之德故法言曰德隆則晷星消愚以為不以辭言人所必大

問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參乙黃命亨 三上

愚請展底蘊而質曰嗚乎人之所遺於世者不同而富貴為貧賤為威武為有三人之所守於心者

有定而不淫也不移也不屈也如一此鄒聖所以歷舉而稱之以為大丈夫立身行事之大節目者也
蓋人之所樂者莫大於富貴則處富貴者易乎淫矣人之所苦者莫甚於貧賤則處貧賤易乎移矣人之
威武能使人生死則當威武者易乎屈矣然而君子則不然晋楚之富卿相之貴而處之澹如也飯蔬
之貧執鞭之賤而居之晏如也戈戟臨頸丹鑊在前視之泰然也斯豈非存乎心者既有定着而
仁禮義
所遺之事不能撓奪者歟是以古之聖賢率以為立志之準的又以此為教人之程章能造乎享命成
立之地而不失乎粹然酬應之際者亦可見其平日所見之明而所處之正也雖然氣質之稟或近
於三者而涵養之功苟闕於全體則堅之為一節之偏已是何足以貴乎立也居於仁立於禮行於義
然後方可隨所處無不得其當矣故鄒聖以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為不淫不移不屈之本焉
問諸葛武侯出師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
己亥陽[illegible]寺正[illegible]
遂為說之曰後乎訓命而同乎訓命者非諸葛武侯出師表乎何則其文也簡而不煩其言也直而
不邪丁寧反復有舒乎誠誨沖人之旨溫純雅正深得乎對揚天子之義其勤勤之忠懇懇之義較

請千古如出一手矣若訓若命不獨専美於有商而一字一句足以並武於今古矣嗚乎世之汚隆而所遇者不同道有險夷而所處者不同則興衰撥亂之策雖殊於治世之訏謨而愛君憂國之誠固出於中心之悃惻其發於文字者儘非秦漢以下人所可道則先儒之擬之於古經者良以此也雖然所謂同者非其文詞之顯然者也非其聲律之齊斤也爾今若乃拘其同求於文詞言語之間字字而較之句句而評之則是捨其大而求其末者也世有誦中而不得伊傅之心然後措於辭而有訓命之文矣故孔明同伊傅之心則是亦伊傅也後人同孔明之心則是亦孔明也謂愚不信胡不以而表之辭參考訓命之旨以證之也

聞先儒有言曰名節之裕起於衰世隆平之世其差名節之可稱歟

迺言曰士之立身本乎名節而名節二字始於衰世何者天處困為厄而名乃著際險遇難而節乃見利害別於盤錯砥柱屹於頹波于以偈芳而播芳于以確守而特立則其名其節至此始彰明較著矣此所以衰世有名節而治世無名節者也然而治世無名節者非本無之也特未著焉耳

已亥增註李堅函 二月

培養

世既治矣時已平矣名何由立節何由見士有名節之實而未著名節之名則雖謂之名節衰世而治世之亦有名節宜矣是以衰乱之世則軒天揭日而名乃著節乃見治平之世則抱道藴器而名不著節不見令聞美譽大節貞操棲遲於世道陽九之日寂寥於泰階登三之時則是名也是節也稍於乱世不稱於治世者其以是夫雖然名節之補於乱世者蓋資於素於治世者也不有素養於治世則顛何能著補於乱也亡也使一世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加義理涵養之功而以之培植之以之勸奬之則養名節於治世而責名節於乱世其在斯矣凡屢治世之君盍亦培養之哉

唐宗瑨云月峯註

聞古人云保初節易保晩節難名節之得保晩年容是甚難歟

呼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士君子所以貴乎晩也節蓋士之名節也矜持乎其始則氣剛志鋭易於餙勵怠弛於其終則精銷意挫難於保守故勞任力行闡揚其令名者多於強健之日渝守變操墜損其風節者章在頽暮之時韶華俊茂樹立之寔繁而霜降水涸獨保之是寡則名節之得全於晩年者信乎不易云是以風峪之施行非難而榆景之全名者為難少日

學

之懦志非貴而晏歲之完節爲貴出處去就之間終始焉不忘秉操者卓絶宇宙克全於晏年
沙利害榮辱之際前後爲僞身姱節者幾希古今跫音於空谷若其先貞後黷始剛終柔撼岳摩星於
發軔之時而卿素振落於稅駕之地者蹤跟迷塗良可慨已嗚乎能保其晚節者固若是難矣而所謂
名節者亦有本末之殊焉其出於志氣剛勁者末也其出於義理之充養者本也出於志氣者信其常懦
之隨於衰旺而出於義理者豈當以卑晏而有所加損哉然義理不務自存必資於學問故晦翁曰學
衰
道而節義隨之任重道遠之士欲保晚末名節者何莫學夫
嘗聞人情之易溺而難窒者莫甚於慾之害人而列在於七情之一是亦人心之所有固而不可屏絶者歟
嘗聞之斲人之性而戕人之心惟慾爲甚蓋情爲外誘而易於浸溺形於物役而難於防制故之其所
耆好而慾於是乎熾之其所慕悅慾而於是乎滋馳騖於頃刻而恬肆焉未足喻其奔突也侵蝕
於方寸而張寇劇賊未足比其猖凌也冰凝火焦良心以之晦蝕溪填壑盈本性以之亡自戕自賊
之甚於是亡國亡家恒於斯則其害於人者孰大於是雖然人有七情慾居其一發於形氣存於固有

敬　誠

則是固人心之所不能無者也而至於展輾放闊不已裁抑以終流於物慾而大悖於天理豈可謂其始發於情發於心而橫放馳逐不思所以懲治而遏絕乎哉嗚乎天理人慾如陰陽晝夜迭爲消長切遏慾之方莫如存天理而存其天理又莫如常惺惺法苟非戒詳操存之地齋莊於省察之際以惟彼外誘之斯何論可來哉故伊洛諸儒提敬之一字作聖階梯而南軒表章之曰杜私慾之滿惟敬之功是賴余哉

　問逸爲言安也四肢於安逸性也人情莫不欲逸而古人多以逸爲戒是皆矯情逆性之論歟

蓋聞之曰逸之安也義凡人之有生樂其安逸而厭其勞苦故人之支疲殫於勤動而必求其逸者乃性之所有也人之願欲在於安泰而必避其勞者乃情之所同也則安逸之出於性情不信然乎雖然狃於安肆而不知檢括則氣以之頹墮而身心爲流於放弛恒於逸豫而不知儆惕則志以之荒墜而行業爲卒於淪廢遂至縱於私慾迷不能反而敗度喪德之恒於斯甚於事汙漫不能修而端禍抵危之恒於斯以古人必以逸爲戒者所以約其情而養其性也謂之矯逆得無過乎嗚乎勉勉退惰恒造因覺者甚逸之逸也孜孜當理固猶尊泰者無安之安也自古修身而治國者孰不以逸豫爲戒勤勞爲要哉其

德之高而國之安也只坐於誠之不立而弘期爲來之虛僞爲間之儆而戒之念未有以勝其怠逸之萌故弊於荒亡顛覆而不知悔爲可勝嘆哉昔真西山曰敬畏未發而慢怨繼之者不誠故也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誠則無事矣愚於斯四言竊取之云

誠

問天地交而化育行君臣合而治道成此固理之當然者而從古以來際遇爲難千載而一時者何歟嘗聞之曰天高地下勢甚隔遠而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故絪縕交會而萬物化焉君尊臣卑位甚懸絕而君道下濟臣道上行故情志交孚而治化成焉天地不交而化育之行者未之有也君臣不合而治道之凝者亦未之有也則其交感而相須者信乎亘古今而不易之理也然而考之于古多有不然者或琴瑟異好情志之睽阻者或方圓之不周鑿枘之齟齬上而爲君則思異代之頗牧而恨不同時者有之下而爲臣則想隆古之農黃悼其忍爲者有之並世而不遇者遂阻擯棄而功業無聞有始而無終者讒間疑忌而契合有缺沕乎其道如執左符者間千載而一有沛乎其際若魚縱壑者歷萬世而罕覩則有是哉際遇胡若斯其難耶嗚乎天地之氣相交而互感絪縕爲化育者以其有於禪不

己之理也君臣之道相須共濟灌注乎治化者以其能真其實无妄之心也所謂己不无妄者何曰誠而已故子思子曰不誠無物誠之不至物亦無有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君臣之際乎

問中庸以爵祿可辭譬之於蹈白刃爵祿之辭若是其難歟

嘗聞之爵祿之誘人祛之甚難盖好富貴而惡貧賤恒情之所同故高爵美官崇顯乎其上而厭避者尠華秩豐祿榮耀乎其身而貪戀者衆飄纓結綬歷覽要津而汲々如恐不及叨恩冒寵競沒名利而戚々焉惟遠或決宦海波瀾每見褰裳之涉靜退林泉未聞拂衣之人則信乎爵祿之辭若是其難哉人而思聖所以并稱於蹈白刃者不亦審乎是以世人之方其爵祿之未得也只務乎干求及其富貴之既致也惟事

義道

身沉溺老圓縛池徘徊而不去羈焉入籠纏繞而莫脫則其能塵視軒冕雲付鐘駟而入蘇我弃衆趨吾避超然拔出膂利場中者古今天下有幾箇人哉嗚乎好爵信艷矣而浮榮而已矣祿信侈矣而外物而已獨不可天爵與良貴之在我者乎天爵既修良貴既存則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奚足以淫我哉故先儒曰道義重則利祿輕所謂道義者非天爵良貴者也耶

味書逐条

若述則有大全之浩漫荅問則有語類之詳贍其間言議釋然無初晩之不同歟章句集註置水不漏則復有或問之偏更著精義之書者無或近於架疊而不然集註亦有欠闕之論可歟道心人心以明中庸之義虛靈不昧以釋明德之訓而孟子旨訣必取其存遏孔门心法在重乎克復者其說皆無違於前聖而今可推演說出歟太義之說啟蒙之書其家別理趣可詳間而至若多用邵子之言不取程氏之傳者其取舍亦有意歟正毛經之訛並小序托書傳於九峯而手註何至盡削歟臨貲函仗者誠章何句歟小學援蒙後之士而嘉言善行之編錄綱目之立綱亦是幾編歟童子所窮者家禮中何篇歟近思為四子之階而陰陽理氣之首揭者或太驟歟儀禮之具列分目果無殊而皆出於先生之手正歟未發已發之各指心性自謂未當則必有後來之定論亦可得詳歟講義恐山註疏雖究於門人而不悖於先生之本意歟中正仁義之分屬動靜著之論解則必有的見之可據與立規處同皆有所著之說而条目義理未可歷指歟五行之論何以見非於黃勉齋之說箴字之訓其何歸重於潘滽之書歟其得失是非誠儒者第一義亦可發明其言議歟不論疑孟章有功於聖门而著說果同亦無無居於吾道歟考異韓文果為若其論性之可取而註解雖騷亦為其忠愛之可傷歟稱公行狀之文近悔者何心歟同甫王伯之書畢示者何意歟為揭明道之誌於鄒傳之末特標大防之言於奏劄之中者是何別有取於斯文歟言議激慨則莫如戊午讜議而章奏懇款則當首戊申封事則其他往復知舊之書則劃切近英之對皆能指其緊畧歟道義相交如呂張旨訣相傳如陳輔饒胡皆有所著述其或有可並於朱書者歟

愚既以朱子著書之意與夫門用之被於後者總言於此復因条問而詳陳之執事幸俯聽焉夫大全者朱子之全集其浩漫含包無所不具語類者朱子之所嘗與门人知舊問荅者而其纖備者至於不論程張门人

之說亦無所不備矣然工夫有日新之處則論說亦不無初晚之異觀於答南軒中和書等及四十之說可見矣
章句集註之所以發明先聖之意者可謂置水不漏矣然而直是就其文而論其義而已則設爲問答
曲通旁稽者不可無矣心有所感語有所觸而抽其精而挙其要則情義之作蓋如此也夫豈有疊床
之可論而又豈可以是而謂集註之有所闕漏乎中庸之極功無過於致中和而所以致此者亦本於愼獨
則以人道情一之說明其義不亦宜乎明德者卽所謂本心而此性微有近此氣自然又靈之靈者氣之虛
明靈覺者則以靈虛不昧釋之者無可疑矣鄒書所論無非存天理遏人慾則顧其存遏者參大備也
會論語敬雖有不同而皆去私已反天理則審乎克復者取宗旨也凡此皆四書之緊要義而古聖相傳
之法心不外於定亦不外於是憑於此窮欲推演說去以畢其義而悠悠蹉刻之間實不暇爲註脚
之註脚矣至於易則有本義啓蒙之發揮而或慨夫伊川詳於辭略於數而特以卜筮爻筮之蘊段
段發明或病其專於文義者之支離散漫涉於象數之者牽合傅會而殆同論書之詳終於揲蓍之法
卦義之位則程傳之不取邵說之多用者其所取捨可以默會而其象數理趣槩可知矣三百篇

大義正在於思無邪而風頌二雅之漸變懲創感發之為切最不可不知則正其誤謬祛其重複者先生
之意也毛經之說外不言不識而小序盡刪又何可疑四代之書其於堯舜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最為微
奧而先生幸而及夫二典禹謨其他如禹貢洪範之類則蔡氏家學之所長而在於此而其於諸篇則
又別無難曉者故舉而屬之於付點前後付託之書其意可見誠意所改初曰一於善而無自欺而臨簀之
時亟改以自慊而無自欺也先生之賑母喪盡書參酌古今以成家禮而為童子窃之以歸先生易簀無書
始出又豈有何篇之可道乎小學之意蓋在非先王之法言則不言非先王之法行則不行日用酬酢皆遵規
矩則嘉言善行之所以編錄也而極於太極無極之説而實不離於日用人事之間溯本於樞紐根頭之義則可以貫
乎事物萬變之中則所以訓蒙士階四子者愚未知其大懸殊也綱目之立綱分目先生嘗自謂多有疎漏處又
相往復於門人知舊間而其功之就在於數月靜坐實儀禮之具列註疏蓋勉齋為是之主而取舍詳畧之間
遷窃恐有些未契於先生之意矣未發已發之各指心性蓋未圓於有體有用之義故先生既以自謂未當而質
後如張劉之間皆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為其体情為其用為八字打開又嘗曰性發而為情又嘗曰心不但作
已發者此恐為定論至若中正仁義之分屬則著於商搉者如答張呂之書有相牽掣然此義姑不可以一邊論之蓋

或有仁中爲体義正爲用、或有正義爲休而仁中爲用者、又或有一箇各爲德用者、又或有四箇相爲德用者
此是又有數　不同則先生之或此或彼者宗各有當矣、如何、巫山講之義其義理不出於陰陽動靜五常四端
之外、白鹿之立規其條目不出於五倫及儒者爲學德用之間、微難歷指乎五行之說勉齋之見寔在於奇耦之說而盡
遺其生成之五始更終者以次序而論也、智字之訓其與其說之書寔者以智爲主而無言夫心自靈覺之義則恐不可偏
非歸重於心而舍智字者破也、其是非得失則愚嘗以爲勉齋之言恐未覷得於求爲始終之義而朱子之論推而演之
寔有由所由通矣、心之德段固是靈明智覺、而所以靈明智覺者不出於智、則覺其爲是非者而所以是非之者智也
凡誠此儒者第一義則是非不欲發明其言意而寸地之下不覺口言其大綱矣、下論擬孟先儒固已謂有功於聖
門著說氣固爲吾精神血氣之方、則有助於學者謂如何矣、無害於吾道者可以見之、故異歸文寔是有感於諸
子之中其所以論者性尤不可偏置而不論也、註解雖騷矣、是有傷於忠厚之誠而尤注於風雲之堂、則其微意不
偏在於爲志也、魏公狀德之文多至百餘板、則先生之追悔者先生嘗自謂多用南軒之文字故過者、其心可想與
同甫王伯之下謂不推尊漢唐貶抑三代撥金銀銅鐵爲一器之失而理會理義之下至爲嚴截、則其意可見、揭
明道之誌於鄒書之末者所以緊道統之傳也、標大防之言於奏劄之間者愚以爲今乎時義而先儒亦有論

今不若顧倭也言論慷慨則固莫如讜議之序而章奏懇欵則宜無如戊申封事之語噫一隅南方王業偏
安而祖宗之疆土不復戎虜之憑陵滋甚則先生所以忠憤含冤激昂慷慨發爲言語著爲文字者無非
此意愚於讜議之序戊申之疏亦敢竊其拳拳之意有所在也至於往復知舊之書與夫近英之對以無
非出自學問而發爲言語或致勉於當初之不容已或下難於是之間而義正理當明白剴切則其大醫能
事者其能嘿識而存諸心不忘否乎道義相交莫如伯恭欽夫旨訣相傳莫君陳鄭饒胡而凡其著述者
亦各不爲不當然其於朱子之書何敢比並而較旨也哉特爲之刪冀其爲而其中亦不無偏正之可下然愚不
敢盡言也

請白之全體大用則有著述則大全所以浩如河漢也
千言萬語發著問答則語類所以詳如珠聯也　言語之間或有初晩之不同如中和仁字等說而至理所
蘊愚何容喙亭亭當當直水不漏則章句集註之所以不可加減一字而問答之編精義之書反復詳說補其闕漏則架
屋置床非所敢論　作中庸之序而明道心人心之別此所以或正或私之論也　鄒書存遏之旨欲去其私慾則
釋明德之義而指虛靈不昧之本此所以具理應事之語而　孔門克復之訓欲全其本德則

所取者良以是也
所重者其在斯乎 然則前聖後可謂一揆而欽慎其旨則無已太憂 本義之說作而闡發能詳則聖人精微之蘊
啓蒙之書著而推明象數
其盡在此矣 易之一書本為卜筮而 明道之傳專言其理 則其所取舍堅可知也 外記悉正於詩序而遂革漢
康節之言兼言其數 註解未畢於書經而遽託蔡
儒之說 如有可取不必盡削則吾知為匡衡之註也 當易簀之日亟改大學之章則豈非無自欺三字乎
沈之手 其所手註只有數篇則吾知為虞吳之書也 方著禮之時反被童子之窮則無乃奈冠昏等數篇乎
義理並精可謂金榜上稱冠矣 小學乃初學之門而悉錄前人之言行 或為訓蒙而作
篇帙或逸抑由閭巷人餘黨矣 近思即四子之階而首及陰陽之微妙 或為採本而論 則其淺世詳又何
疑矣 正資治之誤而綱目乃作 然其條目之分歸切於及門之士安有疎漏之歎 朱蔡已友之旨謂指心性則
明天叙之典而儀禮始修 註疏之完畢切於傳道之人豈有逕庭之意 中正仁義之分謂偏動靜則
初年所以有疑於近乎之言而晚乃覺悟始作定論 天下義理信無窮矣 講義理於亟山精舍而其所討論無
至理所以發明於周易之解而其所的見豈無所宗 道統淵源盡有自矣 揭規模於白鹿書院而凡諸條列悉

非至訓則歎其詳得無觖憾　論五行之理而見疑於亞卿則豈不以相生之差乎　聖人之知或有不及一得之言亦
皆吾教　釋智淳之訓而有取於潘氏則蓋亦爲衆理之鈔也
可以爲資耶　因余公疑孟之下而益加發明　亞聖之心因是以明　則固知有助於斯文抑何害於吾道
取伯陽參同之書而更有論著　金丹之說蓋有所感
考韓文之異同而取其論性之言　原道諸篇無不所見　此朱夫子所以反復感慨而無顯有機若
斈
註屈子之離騷而感其過忠之誠　三綱五典賴以增重
張魏公行狀之太多而後乃追悔則豈不以因軒南而過言也　程伯子之
士之著稱亦未嘗不參錯於其間也　陳龍川王伯之並稱而前後累下則蓋亦不傚鈇之傲金也　呂大防之
誌爲揭於家書之末者蓋歎其真儒之難作也　叙戊午讜議之後而慷慨於前後作和之多寡
言爲採於奏劄之中藉樹抑取其忠言之可觀也　上戊申應旨之疏而復反於正心誠意之工夫　則何莫非明
天理民彝之則正人主萬化之原也哉　抑愚所以拔淚而不敢明言者實在於世學難言之訓而想執事之

晚節遂柔

心亦愈而悲之也　朋友講論之説可見於往復之書　遣編羣牘非止則遇何暇歷陳該之平生道義末年旨訣
人臣劉功之言宜著於奏對之言

之交豈非呂張等諸人乎
之傳豈非陳輔饒歟子乎　其視吾味夫則　抑亦弟恵子夏之於孔子乎
疏太傅乞骸於宦成之後　固可謂全其終始而　褚遂良鉄石之操以身殉國
羊叔子不居於切名之際　晏敦復董桂之性到老愈辣　亦謂晚節之炳炳歟　聞文王
當高帝
之作興而太公來啟周室　侶在八耋之年而一則孟子許以大老一則詩人譏以多事何歟　錢若水之
之慢侮而四皓羽翼漢儲　白香山之
勇退於急流之中　此非晚節而並稱古於今者何歟　劉晃之廢斥三十年顧為元祐主人而點墨不及樹
乞身於強健之時　張無垢謫居十四年談經不改其樂而足跡不下庭
貴而人之志操益堅於晚節可得聞其詳歟　馬正卿辭微祿而甘忍窮餓　蘇長公歎其苦心
礴　李幼幾市白集而終身有識根　蔡君謨稱其清節　觀乎
二子亦足為暮年之檢押歟　韓魏公老圃寒花之詠　李彥平書之以飭其躬
胡康侯大冬松栢之操　朱夫子謂之無愧古人　其意亦可得聞歟　嘗處廬莊

士之隱居頴陰
用之遯跡終南 斯可謂保其初節而騎馬聽鷄騰譏於宋叔之詩仕宦捷經貽嘲於宋禎之論晚節之難此
亦可見歟 王文正素稱名相而東封西祀未救於盛恩之下
韓福國初起戰陣眾小奚蹇驢終老於西湖之上 其晚年得失可得言歟 胡澹菴有胃日之節詔
神明逆有動世之名
謗手生於黎嵎
貽笑於晚節者何歟云云

問晚節逐条

主司其歟聞統太傅
羊荊州之保名於終始歟吁 祖帳東門威蒲不優
輕裘峴首罷利不居 則見全(幾)身二字有為主司其歟聞
褚遂良
晏敦復之盡節於暮年歟吁 陽如金石沮北鷄之司晨
性辣薑桂折東胸之奸謀 則守死善道兩公當之 渭叟
高皓出乎世均
也而月朝為或殊則主司擬之乎吁 鷹揚牧野暴殘是除則大老之稱亞聖之昭訓 錢公
鳳來漢邸是非徒定則多事之譏詞人之謾詠 白傅以恬退見

禰而其年之俱早則主司感諳年至而退猶足勵世　固何論晚與不晚而獨九老寮裨未免一篑之虧耳
盛壯而休其節誠卓

我聞委巷三十春蘄點墨於當軸者罷之劉氏也　吁貞操堅之勢利不淫
澤畔十四年抱遺經於杜門者無所張公也　黄卷篤蓁固也愈亨　則晚歲矜節孰如其堅

我聞秋雨歎數句慕起辞祿之高志而竟餓窮於白首　吁正卿苦心見許攱翁　則眞年撿括孰如斯
香山集一袟獨留羽絨之衔李而抱憾恨於沒旹　幼發清節能脈君謨

罹老圃寒花之詩彥平書識自警而愚亦復圭矣　吁詩出性情苾芎千秋　則畫輝汗青頑懦可立
乃大冬松栢之操孝亭欽嘆亟稱而愚亦山仰矣　心如後凋棟樑乾坤

汝滄處士十年聽鷄則亦叔風刺而愚亦紙昊云　吁貽愧林澗塵染荷製　則巇留若蘐千古難滌
終南佳處宦海捷徑則承禎而嘲而愚亦採戈矣　索價衒沽跡近城市

吁王文正何等賢輔而未免從患於天書　不敢知誰得而誰失　人臣匡君不辭逆鱗則低回聖恩骨鯁
韓福國中興名將而未乃優閑於西湖　私議逼宋禮埶擊斃是則虛志英雄南渡

星辰逐象

之風全消之之 吁 東海欲蹈尺紙却虜則其節亦云偉乎而歸對黎惕却譔乎生 不敢厥故之何居
之運不競矣 吁 東帛賁園傲視萬乘則其名亦云炳然而貽笑晚途未副盛譽
濩蒼之巔海故來或有底議而黎惕白玉之瑕是陶靖節閑情賦之類耳固不足病
其晚節而明逆之學淵源於盧瑩則亦不可以所鶴捷經者流同其雌黃也
其經緯躔度大小明暗之形合散犯守陵歷闘食之可歷指而言歟 凡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
物類之象亦可聞其詳歟 其好有感風感雨之異其旋有或左或右之分者果何理歟 軒轅受河
圖始有星書而天皇之世歲紀攝提者其何所授見舜之璿璣以齊七政而唐堯之時曆象星辰者亦
何所推測歟 顓頊以南正重司天而無象緯之書周禮以保章氏掌星而無測候之器者何故歟
羲易論天道而於星象則闕焉麟經書日蝕而於星度則略之者亦何故歟 箕範有庶民之喻魯論
有仁政之抑何所取歟 分野之說始於春秋則夏商以前列國之災祥何所據而驗之歟 五星聚
井井居秦之分而漢業興 五星聚奎奎其魯之分而宋運昌國家之興替不係於分野之彼此歟 傳說
之乘箕尾蕭何之禀昴星方朔之歲星謫仙之長庚事係吊能著於傳記者何歟 處士加足
而客星犯承相出師而大星隕賢人會頴而德星聚 壯士入秦而太白見感應之幾若是其捷歟

宋景公有大人之言而熒惑涉度鄭子産論天人之理而裨竈無驗然則轉移之道只係於人事而不係於星象歟　斗柄定其月建而東國測候則一躔差退皆星在於參下而後世歷法則兩家相易者何意歟
謹因明問列白于左吁南極北極為經五星為緯自角而至亢其間為躔其分為度太明小暗而耗成異其徵合守散犯而休咎之外其應從下而上曰淩自上而下曰歷邊其光者為鬪入於暈者為蝕愚嘗於星緯家累聞其似矣而至於州國之分其墟官宮之異其應物類之別其象雜見於前志者愚非以繡鼗為難然而昂魏鮮甘德郎官柱史執覩而執詰之耶營室玉繩象其別耶王良天駟近其名耶必欲張究恐流於誣也箕歟畢捨以風以雨廣候儀遂或左或右愚未知厥理何居而軒皇之河圖未呈已有歲紀攝提之說虞舜之璇璣未造已有頒曆羲和之命此先生之不能無疑於尚論之日也然而愚竊念書曰契以前史家以闕疑處之則余氏之謬取外紀者不過以天皇首出擬之人生於寅之義而朱陽亭乎紫黃是祐則七政之齊意者重堯而華乎顓頊之命南重司天亦出於外紀之說以象緯之有無固不可得以詳而姬周之盛制度極備夫烏有掌星之官而無測候之器之理乎朱子以周禮周公未成之書此未可從信也羲易因八卦而重之係人事之吉凶則于星象非遺之也蓋不要留而務經之略於星度愚

又以筆例斷之曰春秋以日有蝕之為變而不言月蝕為闕於所不見也則此何足為不言星度之證者也
愚按箕範有曰庶民惟星此以星喻民也愚稽魯論有曰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此以星喻政也先儒既釋
殆無餘蘊則寸晷之下愚無庸饒疊而已而先生教之曰東轍以後殆無分野之說則三正由於列國災祥無
所據而徵歟嗚乎先生欺愚矣其星守某分為某事之應者漢儒之論甫上世無是也只曰惠迪吉從
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而已何嘗如後世之拘於星曆家冲遁闡之五星聚于井則漢業隆
井非秦之分乎五星聚于奎則宋運昌奎非魯之分乎噫漢啟秦故寔之部雍岐則天意蓋屬金刀而真
儒蔚興孔道復明則魯之祥非宋之瑞乎及夫傅說騎箕蕭何稟昴稍方得精於歲星李白毓灵
於長庚此何補焉其為說只吊詭而已乎不事王侯高風振世則前宵共卧客星犯御出師討賊大義
未伸而悲風丈原大星損營荀陳兩措大耳而德聚於造叡之時荊卿一劍使貫而太白見於入秦之
日嗚乎天遠乎人哉是尚可謂之偶然爾乎愚竊有會于中曰或既亡漢辟亦忝祖而且能上應天象況
進於是者乎輕誅隣愆崇杜將傾則天誠之不亦宜乎而桐江一絲扶漢九鼎則客星之逼祥也非災也獨
惜乎祭爾北斗燈暗王帳而天不佑漢人亡事去則安得不釀英雄之淚乎噫宋京拂乎儒之從忠建而

言發星徙子産却裨竈之忌訐而鄭亦不火天人之間〻不容髮〻稽於往牒此類甚夥況不爲景公者乎況有付界之重有萬倍于子産者乎斗建（柄）所以建月而一躔差退於東天當星本在於參下而兩宿易次於今曆憲中星自堯時至宋淳熙間已差了五十度則躔度之變復固無定准而後世司天家使一藝之士亦嘗積分以求之天人之際度數之間其差謬舛錯亦其理也

誠　送抹弊

誠敬　誠正

故子思子曰不誠無物誠之不至物亦無有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君臣之際乎

故濂溪通書之贊章言德業之進修而歸其本於首章之誠凡奉演範之易章言處事之漸成而無其要於原章之誠愚於二書竊取之矣

昔真西山曰敬畏未發而慢忽繼之者不誠故也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誠則無事矣

不曰徹頭徹尾乎敬是已不曰成始成終乎誠是已云云邵子皇極經世書曰存心莫善於敬西山思誠齋箴學問辨行統以思誠晦翁論之曰不容有不誠之敬此可見誠與敬又爲於次應物而爲存心致志潔緊者也

故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其西山曰誠者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聖人大業者可階此誠而踐至則何有於事

切之規〻乎參廣至化尚可推此誠而與做則何有於治安其國乎

逆

竊嘗有所受於簡冊者請爲執事誦之子思子不云乎誠者天地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今夫天覆幬於上日使以運無一息之或停亘萬古而當然者是於穆不已之誠也故能宵〻默〻不言無爲而生成化育之不窮爲君人者操存涵養敬以幽獨終始爲如一斯須爲罔間者是法天思誠之道也故能端拱堂極不勞作爲而庶績咸熙化理旁達爲天無是誠曷可以運行不已而成化育之功乎君無是誠亦何以終始而如一而收熙泰之美乎天以不息故無逆而逆君以不息故不勞而安試卽以明問所引大舜之事而論之舜之恭己南面夫何爲哉而庶績其凝而四方風動者允塞之誠爲之本也由苟無其本雖矻〻於早夜而必有間斷之患矣雖孜〻於政務而亦有緣飾之弊矣然則今日 聖志之雖勤而治效之愈邈者無其丹宸之上至誠之道容或未盡而有以致之邪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程子曰誠之爲言實而已誠願云〻云〻故九皐之鳴能徹于天者非其響音之大也誠之難掩也頑然之石能飲其羽者非其鏃貫之柔也誠之所格也苟

際遇

有其誠則天猶可格臣何患不遇於君乎苟有是誠則物猶可感君何患不遇於臣乎是以眞西山莫誠

之爲道而曰可以參天地贊化育所道云上下不交只是不誠而以僞也由此以觀則誠之所用亦何使氣發之否塞
者轉爲和泰而成位育之功矣至如君臣之相得而交修者又何翅出緒餘而喚做來也試以明問所及而訂證云云

漸

竊嘗聞之簡冊而援其源亦學而進其德者不由其級而躐於高遠者以其無真積之功而暴寒之習有以間之也事而漸其成者不循其序而驁於夸大者以其無篤實之心而虛妄之念有以乘之也不習於寒暑而勉其真積不息之工則何以由級而進學而寧患其高遠之躐乎克祛其虛僞而存其篤實無妄之心則可以循序而躐事何憂其夸大之驁乎故子思子曰不誠無物而朱子推而論之云徹上徹下者誠也成始成終者誠也既徹乎上下則學之自下而達上者在乎此矣成其終始則事之由始而至終者存乎是矣歟以漸進之義而不求於誠之一字者其與舍耒而耕失柁而濟奚擇擇也哉誠使云云

尊性

竊嘗有所見之者矣涵養須用敬者此非程子之言乎爲學只貴誠者此非陳北溪之語乎敬者主一者也

問學

苟不能主一而表裡有歉則其能尊奉乎德性而無淳累之患乎誠者不息者也倘不能不息而終始或間則勉勉乎學問而無差謬之失乎且朱子曰持志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會義理之微然則敬不徑爲存心之要的云云曾子曰意誠而後心正然則誠不但爲持志之至緊實是以尊性而存心者

固在於主一之工而敬既則所謂道學問者此從而喫做實學問而致志者固亦於不息之道而既誠則所謂尊
德性者推是而了當矣尊性與問學之不可廢一者既如此主一與不息之互為表裏者又如此則欲救其差
謬偏廢之失而不懋乎誠敬之工者奚異於舍楫而運舟去軸驅車也哉誠使云云
服念云云何謂至誠在真實无妄之德而惻怛之念因有不容則豚魚亦可信也而況於人乎何謂至正有公平
廣大之心而施措之間咸得其當則蠻貊亦可化之也而況於民乎故明道曰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而必也誠
意以待民正己以格物然虛則偽間斷之念路岐於誠意者其不能以服民而舟中之為敵國也審矣偏詖謬
戾之心對聆於正己者其不能以格物而膜外之成胡越也較矣於戲誠正二字數千載以來已作常談死
法而人君之所受用莫如斯之妙而活局則欲求民之心服者外此則無策誠願云云
惟願我 聖上著工於无妄之實勉力於不息之道不以虛假而雜之不以修飾而間之則
惟願我聖上服膺乎斯眷行乎是勉力於不息之工著意於无妄之實無以作輟間之而一毫不替於十
寒無以虛偽雜之而九仞圖虧於一簣則
隱中主司以是一字符入告我 聖上幽獨之際當存不息之工紛華之中克勵无妄之實既躬行于上

復寧迪于下則觀感所及莫不興起
誠使令之人着力於自強用工於无妄屢焉不已無丶而以作輟間之踐履克篤無以害偽雜之
誠願聖上操存於獲濩省察於幽獨既誠其意又正其心達通小大莫不寧於誠四方萬民莫不一於正

敬

苟能戒懼於操存之地齋莊於省察之際則雖彼外誘之慾何隙可乘哉故伊洛諸儒提敬之一字以為
作聖階梯而南軒表章之曰杜慾之源惟敬之工豈欺余哉

慾

嗚呼有所欲者無之晦翁不云乎主敬則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夫操存方寸無二無適而
內以之一焉則物誘之紛拏於外者自不得以间之矣攝持威儀儼然肅然而外以之齊焉則情慾之隱伏乎
內者自不得以復蔽矣推此一敬字內外交養之法故此心清明天理當存而消鑠其滓累若洪爐之
爇秋毫幾微間必繩律不特防制其私邪似銜轡之御奔駟於內而萌蘖者永絕其根株外而浸
攻者莫間其隙則着工於主一而人慾之不為退所者愚未之中也云云

夜氣

云云夫敬者貫動靜該作用合內外一表裏徹上徹下之道也而聖學終始之要也其語約而義精其所簡而

敬待是以朱子嘗曰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以其拈出敬之一字故也云云是以朱夫子曰敬是入聖門第一義不可刻須間斷又曰無事時敬在裡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則云故程子曰操約而用博者敬而已世之學者當然明於道所謂主一無息伊川所謂整齊嚴肅上蔡所謂常惺惺法和靖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亦推敬最為近該深究而聽驗惕然悚嚴義鬼神父師臨其上深淵薄冰處其下云云

誠使今之人從事於居敬之學執玉奉盈而無敢怠弛貓矩循規無或間斷

義理學

學

故陳北溪曰學則在我之權度不差事理之是非瞭然斯子謂下之之末矣

惜乎玉質雖美不琢則無以成器人資雖善不學則無以知道故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養之以正者非學而焉能哉

義理不能自養必資於學問故晦翁曰道學衰而義節壞

晚節

雖然風化之闡因可以善俗而勵節之方惟在於學術何謂其然也夫所謂學者所以操守其心性而安着其義理者也以之而擴吾之知而進於剛大之域以之而養吾之氣而自無餒之之患則持之於平居

無事之日而其操爲確然不擾如喬岳之峙矣施之於變故利害之間而其守爲凛然不撓者若巨嶂之
屹矣其身雖窮而不可詘者嵬然之名則非學之力收斂其迹雖困而不可奪者圭角之節則非學
之功所到耶充養有素因以死生而或改則不以老少而有殊也明矣道理既講因以顛沛而或間則不
以朝暮而有歧也審矣苟或不然跡偏於問學之工而徒欲務持乎名節則是猶脚踏於虛地而其欲
步趨之不移也拔其樹根望其食於他日也烏可乎哉嗚乎韓文公陳逐佛骨辭凛秋霜則其正
直之節何如也寇平仲贊見却虜威震雷霆則其忠義之氣如何也然而潮州謝表少損勁操
而反譏其非放太頻巔邑捷逢頓挫直聲而或疑其混迹於朱能是不過學之無術而霍光傳之
不讀者有以坐之也賢如二子學之有疵猶不免晚節之掇刺則矧下於此不翅數千級者哉故周
子於通書言希賢希聖而結之以學邵子於皇極內篇言者義勵節而歸之於學世之凡百學子曷不於斯而慥慥爾

文人
自質

嗚乎無極翁一圈初啓而宇宙間萬事萬化皆從此出來雖書畫醫卜蓍筮方技者流靡有不
得是理而爲之本則矧乎文章所以明道德通世務而代繩以來歷千古而不可一日廢者也其可不可明
乎理義之源而能之乎（不明乎）義理者之於文也是猶無素而欲施其繪綵也不稼而欲求其刈穫也請以明

問謹卬之云云故陳北溪曰義理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

文章 噫古之爲文者豈徒然哉其辭簡而其旨微其文炳而其義順若是者何也由其學問既邃而義理素明積
乎中者固已崇深而博大則其發乎外者安得不炳蔚而藻章乎噫古之爲文者明其義而已
今之爲文者惟其詞之是尚古之爲文者明其理而已今之爲文者惟其華之是務義理既不明而其
所言者雖奇而其理不彰既言雖工而其義反晦華藻而止目眩裂而止耳云云

知人 嘗於程氏遺書而得其所謂要者有曰講明義理則其於論人物別賢否不少乎有盖知鑒之有蔽
也由於不公而不公則由於義之不講也見識之有昏也係於不明而不明則係於理之不窮也倘能
從事於格致之工而研究於義理之蘊則私邪爲退聽而無曲蔽之患矣昏蔀爲開豁而有明
達之休矣今若不擇其本不究其要含窮格之方昧公明之道則私邪之蔽一膜胡越而聾瞽
之示宮商也昏瞀之見玄黃墻埴而矇瞍之別朱紫也云云

著書 然所謂明義理者非可以兀然侗然頓悟超契而爲之也必須從事於研窮之學思之下之靡一物之
不格者焉察焉而一知之不致於及六合之範圍於度中萬有之殊錯莫逃於寸內游目焉無全眂

又爲有餘凡言半辞才雖頗頗而至妙之芭蕉析美是字断句一粲備簡而方圓之規矩云云

從事於研窮著工於格致細於中而麁於外根於心形而諸言則

誠願我后研窮於幾微格致於精詳明理之學既盡於上而尊章之化又洽於下則

誠使今之人存心於格致之工而講明其義理基脚於践履之實而進修其德業則

必也聞乎性理之深明乎道義之奥優游乎詩書之場翺翔乎礼楽之府歎其辞之奇也而必明乎吾

心之理歎其文奇也而先明乎事物之義則

明理　窮格

故程氏遺書曰講明義則理其於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也何有

不過曰明於理而已惟然理不能自明窮格而後明故程子曰天下多少事窮理便見

先覺云云其獨乎理者非上蒼穹而入黄祇也非驅造化而役鬼神能勉於学故也学之道今何不過曰

格乎物以致其志而已物物而格之萬物爲皆格事事而窮之万事爲皆窮以至於賾微而研幾鈎深

而致遠則大而六合之内遠而千世之後曲而毫忽之細罔不從至極翁一圓融破矣我理也理外無天理外無地理外無人無物窮格乎是者矣以明問訂之云云

大矣哉理也理於無天理於地無理於亡無物無人窮格乎是者可以參贊而位育矣遙遙乎興替而補弊推往而追來以爲先事之命者何翅出緒餘糟粕而爲之乎然亦是也非甚高遠而難行已在乎面前之於日用之間人之當下學而能也誠哉云云

從事於所讀着工於窮格使事物之理昭晰於方寸之內紛感之私退聽於心胸之間則

學校

培養

故列元賦曰成就人才在培養愚於斯竊取之矣

制誥云云列元賦曰國家之養士如山林之養木則此文才之所以由於培養也而興學校明義理者是吳臨川之語則不興明理之學而士可養哉必須士事而從事於窮格之學而後義理明於內而英華發於外矣上而興明理之學而後培養盡其道而文才可以盛矣辭令之作何患其卑蕭乎制誥之任胡爲其無人乎嗚呼唐虞也三代也學校既興培養有法則文作之嚴正制誥之爾雅如彼其不可省也而漢乎季晚也學習之既卑培養之無法則卑陋也衰薾也又如此焉以此推之則義理之不明而學習培養之卑其方學習培養之卑其方而制誥文作之失其宜者斯可見矣主司胡不以是入而告于內俾我后云云

寺剎云云夫道學正論(路)也今之正路其可謂(洞達)不塞乎庠序賢關也今之賢關其可謂修明不廢乎口耳經傳離
篆章句以決科干祿為事則正路之蕪塞若此而求之人之行乎是也雖異倚佛興剎東閣貽笑以文
具虛套為教則賢關之頹廢若斯而責士之由乎是也末矣休乎盛哉三代之盛也家有塾黨有庠
州而庠國而學縣之而師儒羣之而生徒講明乎德行道藝優遊乎絃歌誦讀教養薰陶之既有
其法出入游息又有其所云云洎乎後世斯法壞弛學校為徒其舍有教養為徒其名有師儒雖存而
無誘掖訓誨之實生徒雖居而無研窮思辨之益道學土苴而經籍蘧廬名利誘奪而塵罥攪
汩遊惰是事行業俱隳而有志之士相戒不入云云試使
胡不以是入告于丙俾我　后克明義理之學以為導迪之方而又舉學(校)之政以為培養之要耶苟然
是也
試使學校丕興吾道大明教養有法游息得所則
云云培之植之以溉其根濬之滌之以導其源使之著力於義理之學而無一息間斷使之宅心於名節
之塗而無一分迴枉則崇獎啓發以鼓其氣振刷激勵以長其習也

心 正心

三絶 雖然嘗因簡篇而窃有所解顧者天下萬事無不根柢于心者精(得)其心者精得其形似者粗故庖丁解牛
遊刃之有地者心得之精也成風運斤杪毫之不爽者心會之妙也二技何翅賤且瑣也而猶未可外心而求
之則類字云〻目與口俱失其官殆若病者然
吁曾子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視聽飮食人之日用須臾不可已者而不存其心則
目與口俱失其官殆若病者然其心可與也已然則主司所謂云〻者其可舍方寸爲而之耶

詩

况正心三字實我 后之家法昔我 孝廟承堯舜精一之傳遂以養心名其閣而仍以是傳之我 顯廟〻〻
傳之我 寧考〻〻又以是傳之我 聖后故向我 后出閣之日特名其軒曰養心遂以二絶銘板揭之於軒其
詩曰欲知存養義須玩盡篇心吁斯詩之同嚴於簡雅已可以出入〻南雅之中而其所以養心之義丁寧
付託於我 離后者果何如耶伏想斯詩尚今留作我 后箴懷之於簡實今日復風化振致教之本何不於此詩中演出耶云〻 試數
試願我 后不患詩教之不行惟患人心之不正不患人心之不正惟患己心之未正儒風之渝薄民事之廢歛則
必思正心倡率之道民生之困瘁國儲之罄竭則必思正心爲治之要乎以振刷頹俗乎以割除澆風則

向也穀者之弊吏何累於我况上以清明之治耶

德

惟民懷于有德書有其訓惟德可以服人詩有其語
故經世書曰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

城池

雖然疾之篤也猶可藥而起也則國之病也獨不可藥而活耶元氣既耗而風邪乘之邪亦先縱而外
侮因之苟養其元氣而心腹充完則瘡瘍自不能浸蕩而皮膚之堅脆不足論也倘撫其民人而根
本深固則寇賊自不能窺伺而城池之害實非所憂也今若不脩其德澤以固其邦本而徒欲規規
於城池之務則是何異於自戕其心腹日爍其元氣而摩拭乎皮膚以爲願生引年之計者乎
是以皐陶之告禹曰惟德善政政在養民鄒夫子又言修德得民之效至有率子弟攻父母而未有
能濟之訓以是推之則一修德而隣敵之民爲子弟不修德而輦轂之民爲羌胡以子弟而衛之者
何必恃有於城池乎與羌胡而守之者焉能保有其險阻乎嗚乎尹鐸春秋之一偏吏也吳起戰
國之一良將也能尚擇言之小惠而得全三板之危厄猶知夫固國之在德而保我舟中之敵况以我堯舜

之聖誕於上龍褒之賢宣揚於下撫摩之恢保之則其涵濡漸漬響應風動之効其可量耶苟然矣云云

倘於矇蔭之際盡其躬行之實燕閑之間撿其心得之要篤實光輝而一德既立敦信仁恕而萬善斯則源清流潔而人心為趨於正矣風行草偃而習俗為反於淳矣封屋之盛時雍之美可復見於斯世矣歟何云云之為憂也哉

禮

禮教

亟觀皇極經世書曰教民之要在乎禮賈太傅亦曰禮者禁於未然蓋禮云者所以節文乎天理而儀則人乎事者也人能踐行乎是則周旋動行皆有矩矱而非僻之念無間而(以)抵戲也人能講明乎是則出顯精粗罔不纖悉而妖誕之說無得而(以)搖奪也云云

四禮夫禮之不行固坐於講明之不素而人之不講亦由於教導之未至何謂其然也器之方圓在於規矩民之觀感係於君上規矩為不施則器不至於窳敧也難矣君上為不導則民不至於渝情也未矣然必君能以禮自律表率乎下而下亦有不甚者乎民能視效乎君講習乎禮而禮亦有不明者乎以是隆古聖王既能身律而彝度言規而行矩以為一世之表準而又命秩宗而典其禮司徒而掌其教

以至冠昏喪祭之節莫不有訓迪肄之法故民得以觀感而儀式之學知而習行之若風前之草表下之影者也季世則不然既不能率於上漢文之短喪唐宗之與歷而其所以教肄之法又蕩滅而無存則其民于何以準則乎于何以肄明乎四者之禮一度不復者固矣無足怪也方今聖明在上文物可述則謂之導率之未至教肄之無法非所可論而若以一隆律之則意者九重之上所以左規矩而右準繩者或遜於大禹春宮之官所以典三禮而教萬民者不及於周官而然耶嗚乎齊宣王戰國之一凡君也鄙且尚以好樂甚齊國其庶幾況以堂堂聖明之主而以禮率之乎愚願導率二字入告于丹扆而復以教肄之法講行於朝野則俗有一變之休化臻三古之盛者豈是呼吸間事耶

導率　敎化

本之不端而欲末之治者未也源之不清而欲流之潔者良也本與源惡乎在在乎在上者倘不能率于之上其孰能化之於下乎故先儒曰云云

敎化之風俗也如水之潰物風之偃草

士習雖然苟有承吳者獨不見鄒夫子之旨乎除非豪傑之士則若凡民者必待文王而後興夫所謂豪傑之士命世而間出千百載一人而已豈可盡責於儒衿而望其自興乎如欲使凡民而興之莫

若師文王亦不觀夫菁莪棫樸之詩乎思皇克生者非士之育自也濟濟以寧者非士之自興也然亦不已其事章下之德也成王之学其人之化也則不先躬行于上而能導迪于下者未之中也既能表章於此而無徯應於彼者亦未見之也嗚乎人之所惡莫甚於死人之所愛莫過於身而楚宮佳人甘心餓死雖死不悔者以其王之好細腰也吳郎劍士恬視瘢瘡毀身不悔者以其君之好用劍也上苟好之下且忘其死傷而靡然而從之況復道德也禮義也天分之固有而非若餓死之若也多福之自來而非若若瘢瘡之痛也曷不觀感而儀式乎曷不鼓舞而興起乎誠使薑閣之際 聖學益臻 淵嚴之中 皇極丕建 推躬行心得之餘盡表端源清之方則 周道如砥蹌趨能平 春風所泊鷹眼亦慈矣主司胡不以是入告而直覲覲爲憂士習之壞敗耶

學校 何者上者下之儀也君者民之唱也儀之正而影之不正者未之有也唱於此而彼之不應者未之聞也則任君師之責者苟不能先正其儀以唱于上而待文之士其有觀感而興起者乎學校之政其有修明闡揚之乎云云

忠孝 雖然窃嘗有所忌之者夫五常之倫根於固有之性不以賢愚爲豐儉不以今古爲淳漓而特物慾之蔽之習俗蠱而之故良心爲薄蝕焉而彝常爲斁壞苟有聖人者在上教以導之化以率之則蔽而蠱者自祛

蝕而壞者自反固有之性得復其初而日用之倫克致攸叙矣是以越在隆古道興率盡於上教化行於下
則臣爲而效忠子爲而恭哉未嘗有梗頑敗乖敗常而斁倫者矣降及季末此道遐去教弛而化閼
斯須之徒比肩於朝驕悖之子蹤跟於國以至犯亂顛越莫之救止此誠已事昭之證而方丹之匪〻者也云〻
四号
愚嘗聞之古人矣云〻愚於此有以得其間者矣何者天地雖設而其所以因其位而同之者君也天地雖定
方而其所以因其方齊之者亦君也不有以同之者矣以一其俗也不有齊之亦何以一其風也然則其所以一其
俗風齊其風者以何道而可致也不過曰明教化而已何謂教自上迪下之謂也何謂自下從上之謂也教之
所以行人無不興起化之所以隆世無不治云〻嗚乎天有風雲霜露之教而萬物同歸於成君有礼楽
刑政之化而萬民同歸於治天之風雲者君之礼楽天之霜露者君之刑政也礼楽之所同俗矣以不同
也刑政之所齊風矣以不齊乎
朱書羅豫章有言曰人心向背人才作成都係於人主之一身是其導率觀感之際風動神速有甚焉者有
味哉斯言也夫以藐然之身處於深宮之中其心扶抑從違固有不可得以窺者而所以遷習俗振風敎
者捷於桴鼓響應者人君好學則臣下莫不好学人君樂道則臣下莫不樂人君能講究孔子之言

而臣下不講孔子之言者未之有也人君能講明孟子之言而臣下不講孟子之言者未之有也臣下之取
舍進退惟在於人君所以彼此左右者何如而已矣今若以士之不力究道德朱子之書者爲憂亦在於我
后之先倡之如何耳云云
愚願 聖上丕叙民彝誕敷五典以身率下既盡導迪之教自家推國克煽漸被之化則觀感之
方速於影響習俗之變沕若風草將見胥叅滿世皐夔盈朝
推躬行心得之餘盡表端源清之方則

中和

天人一理上下無間吾之心順而天地之心不順者未之有也吾之氣不和而天地之氣能和者亦未之有也
故子思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厥后爲天地萬物之主者盍念兹哉
物產雖然窮嘗有所思之者矣伊川傳曰易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是無人道也晦翁亦嘗曰聖人裁成
輔相而德與天地參今若以此而說而推廣之則其物產之耗竭於今者可見其所坐其所坐之由而其往
殖之能推於古者亦有可階之路矣何謂今夫天覆地載人立其中而其理一而無二也其氣亦通而

無間也交感之妙々若影響之相隨類應之鑿々似符契之不爽則人道之戾於此而運氣之順於彼者茂也茶葉之盡於此而化育之盛於彼者亦未也然則伊川無人道之説豈非耗竭之源而晦翁裁成之語亦非生殖不窮之路也抑論諸隆古物産恒是而兆民之充植者有此裁相之道也茶之李宋物以耗之耗以困窮者坐乎人道之戾也主司胡不暇汗竹而稽之耶雖然盡人道也裁成輔相也非可坐談熟揣而可能也不過向所引和中位育之功是已思聖一部書固已詳矣主司又胡不暇是書而追講于經帷之中耶　聖上誠是矣心和氣和而天地之氣亦應焉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昉嚮而生輻湊而至矣奚翅物産之常産者得其咸若乎道東亦治亦一世之亦夜為春臺之上壽域之中罔不熙々而樂醇々而休矣奚獨貨財之恒用者而見其殷盛乎宜國於不涸之府者愚恐其為位中末節餘事也

醫策　雖然窃嘗聞大策於先生矣愚強名之曰中和丹戒惧精約者其材也大中至和者其劑法也其書則子思子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朱子釋之曰自戒同而精之以至於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戒惧而約之以至於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愚請衍其義而論夫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立天地中而主司牧之任者苟能戒同恐惧精之約之而至於大中至和之域

則天地之心與氣無正而順而萬物之休總者亦莫不若其性遂其生矣曷嘗有災沴之作疾痍之生
乎君之心既中君之氣既和則大本立而大源清矣至於政令之末流而疵痍之消融特轉移間事耳
嗚乎心者一身之君也君者一國之心也身之君既致其中和則泰然尊居而百體從令外邪罔閑干而
榮衛不愆矣國之心克致其中和則穆然高拱而天人協應災厲不興而化理無瀾矣故醫一身之
病者心也醫一國之病者君也而中和二字符乃醫身醫國醫天下之一神丹也堯以是丹傳之舜舜
以是丹傳之禹禹以是丹傳之湯湯以是丹傳文武則于斯時也民壽域而世大猷也自是以降失其丹
為則歸未數千百載泯泯乎棼棼乎民夭札而世庬亂也幸哉 祖宗得是丹於不傳之餘而授之于
我聖上今日 玉候乂之復或者歸其功於菜院之調護而愚則以為是丹（致為尤大矣誠頌惟是丹之）之餘瀝滲漉于下焉則一
身之災沴既消而一國之災沴亦消 一國之災沴既消而動盪乎三極溢注乎萬務矣區區乎閭巷中
癘瘥注措閭閻疵瘼不弛不翅洪炉之秋電太陽之點雪而已民壽域而世大猷倘何適不唐不虞不三代者也
星 嗚乎一理天人上下無間吾之心既順而天之心不順者未也吾之氣既戾而天之氣不戾者亦未也故
辰 人君一念之善慶雲甘露一念之不善妖星癘鬼彼皙皙而麗乎者雖若玄遠而其流通灌溉之跡間不

容長則為人君者可不致中和之工以若天地之氣乎雖然所謂中和者非可以坐致而繞例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無所偏倚自謹獨而精之以至無所乖戾而心和氣和天地之和以應則凡囿於兩間者罔不咸若矣真西山所謂中庸之德可以參天賛化育者其不信歟云云

樂

蓋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是故吾之心既合於中正之道則天地萬物之心亦能中正矣吾之氣能得乎和順之道則四海八方之民亦能和順矣然則欲使萬民欣欣相告者曷不致中和之道乎欲使萬物油油得蕃者曷不做和順之德也故子思子有是曰云云

天地

人

夫夏商周之前吾不言已自殷而視之則夏為古殷為今而時之氣化似若似若不及於夏矣自周而視之則殷為古周為今而時之氣化似若不及於殷矣然推三代之士忘不諉於氣化之自然而盡其人事之當然故其氣之美者鍾於人則為祥人吉士而有若伊傅周召之流矣鍾於物則為瑞徵休祥而有若麟趾騶虞之數矣其見於上則為景星慶雲其見於為丹蓂翠菌於是議者遂以三代為與堯舜為一般世界而君所謂氣數者不吾欺哉矣今吾曹莽滅裂於參贊化育之道而遽責於氣化之自然則是陽明子所謂却坐朝元閣者便问長安是甚處者也是以愚嘗默觀細察於向者已往之氣數則蓋天

不能為天而雨露風霜之事失其節者矣地不能為地而江海岳阜之類反其常者矣人不能為人而仁義禮智之性失其道者矣然而每當亂甚衰極之後必出豪雄而收拾之雖扶持低昂參贊有大小而天地有所賴處遂人類物化類有所恃而不壞滅蓋唐之太宗承隋之後宋之藝祖繼五代之餘猶能緣飾仁義潤色宇宙風流所貽談者口實昭昭然懸一鑑於今古矣況東堯舜湯武之資作詩書禮樂之訓而以為彌縫天地之缺則頤臺出於三古之下而世主恒不用是心焉可以太息者矣雖然其材料則不過在人主一心之內而子思子一部書盡之矣何也其書曰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而朱子釋之曰思慮未萌之時操存愈密而致其未發之中事物既接之後省察愈精而致其已發之和噫夫收回天地已漓之氣以為人物乘載之道者何等盛大之業何等快活之事也其規模制度近在於吾人方寸之中則亦已約矣何憚而不為也孰禁而不行耶故朱子曰人主不過一段工夫則可以做出來多少事誠使在上者戒懼乎損消離濩之中而立天下之大本慎乎酬酢云為之際而行天下之達道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神彩流注於萬有之表則所謂人和而氣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而王者能事畢矣古人云天人之不相得只是人不足處噫此堯舜之旧法而王者之事故也先儒之所已言而經傳之明訓也為人

民者奈何不勗

愚願執事何不以中和二字入告我　聖上留神於中而刻意於和耶誠能自上勉勵於不偏不倚之道致致於克和克順之德及時氣之失節則曰吾之時中之德歸於土苴而然也及災沴之荐臻則曰吾之雍和之德入於弁髦而然也耕鑿之樂不聞則輒於中字上着力為愁苦之聲式聞則必於和字上致念為今日進一步明日進一步推而至於至極之地則兩儀蟠蝹一氣沖漠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執事所謂云云者都在於此一着云云

得人

云云之利固若是也而所以為利者專係乎人苟非得人而任之則雖尋常細微之事尚不可為也況於云云之重務而能得其便利乎故晦翁答或人成務之問曰所難者是難得　事底人豈不誠知言哉為治之道固無出於六官而官不自治治之者人也職不自修修之者人也舟楫雖具而若無篙師則是為虛舟官職雖備而若匪其人則是為曠官故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傳曰其人存其政舉豈余欺哉是法也是制也匪因其申明講行而法不自行待人而行臨江河者舍其舟楫而冒濟浩乎理萬當

者去其鎡鏄而易以耘耔乎今欲修明田制而不以得人為先者其與舍舟而欲濟釋鎡而欲耘者無
以異也故傳曰人存政举豈欺余哉

六官雖然窃嘗有所受之矣伊川嘗攷周書立政篇而曰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皆以得
人為要盖事無大小任之者人也政無細巨行之者人也苟非其人則雖小者細者尚不可以釐之
矧乎六官代天工治天職而分理國家之務者乎是以左雄典選而賢能振刷毛玠在銓而私
謁莫干是天曹之所以稱職也王 韋賦而經用不竭劉晏理財而蓄儲斯裕是地部之所以遐
績也伯夷之直清俾作秩宗則神人以和上下以叙而曷嘗有禮義之紛挐乎孫吳之方畧而俾
任司馬則師徒精鍊節制克嚴而曷嘗有兵備之疎漏乎至於刑官之平反得如張釋之于定
國而冤滯焉無其冤矣工部之奏切得如士蔿行辛之徒而汚偽之絶其弊矣今領六曹之舊庸
衆弊之消滌而不求其人而任之者何以異於舍工師而求其室之成舍歐冶而冀其劒之銛者乎矣莫自上云

量田雖然窃嘗有所受之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也降衷之性亘古同然則所謂人心不古者過矣斯
法也先朝之所以申明而行者也式遵今日不改其舊則所謂量法失宜者亦左矣人心與季世一也量

法則先朝與今日同也而獨其利興於前弊極於後有參差焉則豈思其別有所坐也何者法者
所以爲治而善其法者寔在乎人法行而無弊非法之爲也人也法行而無害非法之罪也人也故隆古之世
田制正而賦役均者無他賢臣碩輔盡其職而然也季末之代田制不正而賦役不均者匪他也具僚非
才尸其位而致也觀乎今日其方直劍稱以量之字結卜數而制之者亦先朝之良法則行之於昔
公私之行之於今衆弊滋爲者亦豈非任事者非先朝之人乎當其官者非先朝之臣乎噫乎漏船之
將覆也得一副手梢工則尚可以利其涉也傾廈之將頹也得一輪奐之工則尚可以支其危也則今
願均諸路之田平萬姓之賦除袪其弊瘼消融其怨咨者顧何翹蹠與支度之責而獨不思得人而任之乎試願云云

國脈云云爲政在人仲尼垂訓股肱惟人商宗收命不得其人則政失其要君無良臣則國不爲國愚未知今日國
家得人爲已乎爲政制產之無其人則宜乎公私之赤立矣移風易俗之無其人則宜乎法令之敝敞也師儒
之不得其人則未見育才之美宜矣牧民之不得其人則不免翳桑之患宜以至龍蛇莫化桴鼓數警則
其可謂撫摩得其人乎云云
試願 聖上推如渴之誠俯則哲之明登賢進良委任責成則

側席於九重而寤寐豪英干旌乎岩穴而搜剔幽隱布列庶位與天共職則

擇將

宿兵雖然千日之弩係乎數寸之機萬斛之舟係乎數人之柁三軍之於將也猶弩之機也舟之柁也弩不
京師能無機而發舟不能無柁而運則三軍之士亦何嘗無將而可用哉是以穀甲矯干以御外侮者兵
也而節制而指麾則主閫者之責也補戈之矛以衛王家者師也而教肄而鍊試則管轄者之任也
使是兵也而親上死長若子弟於父兄者果非長子之仁義而能之乎使是師也而徯意用命若指
臂於身體者信非元帥之智勇而致之乎苟或居於筦轂者昧奇正合變之法則雖驍闘猿士勇
若嘷虎而未足謂有兵也掌其韜鈐者曚撫循鍊養之方則雖宮賊宿旅盛比屯雲而不可謂有
衛也自古及今兵之強弱國之安危孰不由於得將之賢不賢如何耶云云故曰真西山曰不患於治兵
而患於擇將豈不信歟

誠願聖上亦鼓興思樹解發嘆法帝堯則哲之明而審擇乎主轄之選師周宣委任之誠託重於
分閫之寄則撫養焉得其士皆有勇而知方鍊習焉有法而兵盡克詰而雅揚云云

建極

云々以是允執厥中堯之所以建極也光被四表黎民時雍精一執中舜之所以建極也故四方風動海内咸戴文王之建極在於日月之照臨而舊邦維新四方感化矣武王之建在於夙夜祗慄而天下大定四方悦服矣堯舜之世未聞有民性之不齊者以堯舜建極于上也今我后建極之道果能如堯舜乎文武之世未聞有士風之不同者以文武極建于上也今我后建極之道果能如文武乎云々

愚雖無窮有所受之者矣致其中而天地位焉者非思孟之旨乎建其極而四夷率順者非横渠之説乎中者無偏倚無反側之謂也極者作準則作標的之謂也既執乎中而蕩々平々爲無偏詖之失則天地且位矣況於天地間四方之民乎既建其極而盡準率之道則四夷亦順矣況於方域内華夏之俗乎噫云々建中于上以率于下而民莫不於格厥立極于此以導于彼而民莫於不化則大學所稱絜矩之道者即是之謂也而礼所云推至於四海之準者亦豈外是哉云々

居大中之位也行大中之道處至正之位也行至正之道無偏無黨遵王氣之蕩々無反無側遵王氣之平々于以表儀於四方于以準則乎萬民則

朱書 愚嘗慨慷於此歎息於此而今執事之問尤所有感感不能自已者故誠不敢雜以浚繫着底說話支離而蔓延之直言其所

當說者可乎嗚乎云云

又章寄云 此果由於氣數而人力之莫可挽歟抑亦上之所培養之者失其道而然歟愚今之士也固浴者不可以識裸而亦未嘗不為世道發一嘆也嗚乎云云

寄 若謂運氣之攸關則君上有造命之柄矣若謂人事之未 則雖明盡行改之道矣愚誠左右視而莫知所對也然古之君子苟有一毫之

則未盡則未嘗歸於氣數誠以參差不齊雖有天道之常而挽回矯救推在上者為耳愚聞古聖王云云

愚將歸之於氣數則犯孟子罪歲之譏抑將責之於人事則有咎承改上之罪愚於此言與默俱不敢也

三氣 不徒諉之氣數之使然而宜責之人事之失者亦明甚矣噫云云

天地人 聖賢之心每見於人力之有餘不見氣數之難容則嗟乎儒者何從論氣數之為哉夫夏商之前云云

對待 此執事所以長吁浩歎詢及草野而欲聞矯救之策也愚雖迫甚漆室之憂未嘗居嫠婦之後而講究於此上者亦久矣夫知而

不肯乎數對則慢也言而不要諸措設則略也試請竭論之夫云云

廣諫 是可諉之云云歟抑或帰之云云歟敢以執事意語而推之則君以為博諫之無餘而所欠者獨斷二字而已愚誠僭猥竊謂此固似

獨斷 矣而亦非所以探本之論也今者諫之款博盡欸取人為善也斷之貴獨欲其無撓於浮議也苟使心烏而云云

夜寐豈不惕然而可畏者哉愚嘗慨然曰云云

祈禳云云者抑何故也愚嘗窃疑於是而得一說焉何者云云

得人 雖然天下之萬事之本固無出於人主之一心而每事之中又有所謂切要處若司寇得人是懲奸戢賊之要也牧守惟良是元元

切要處 賦禁暴安之要也軍政之修莫切於丈夫之吉借踰之僭制莫切於秩宗之賢而戒守之恪勤飭令之宣達上係於庶司

百官之各稱其任焉則古人所謂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者非此之謂耶愚於篇尾深有所惓惓於 丹扆之側席也幸垂採而上叩焉

銓選 贊之曰是六官者莫非爲國之重任而其中銓選之部最爲緊要內外大小百執用舍黜陟皆係於是故也人君得人何必逐窠而求之

只得一賢人公明者畀銓衡之權則凡六官所屬長貳僚寀以至元僚之吏靡不隨援任各称其職而百工允釐庶

績其熙矣故王褒曰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也得大冢宰而好問之賢然後斯可謂逸矣執事倘顧之幸轉聞于上

破黨 贊之于尾曰得人以任固爲當今第一策而消朋破黨又得人之要緊何謂其然也有人於此其才可堪任而異己者謂之

非才有人於彼其才不足以稱職而相與者謂之奇才此之所賢彼則退之彼之所譽此則毀之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則

顧何以知其賢愚而才否而任之乎吁知人在明破朋黨在公公明盡道實在 聖上倘以爲可幸於而聞之

尊卑 贊之曰上者下之唱也君者民之儀也非唱曷應非儀曷從安也在上之人興學而尊卑之然後民斯觀感興起矣而莫不奮勵

其節行矣方今聖明臨御懋修時敏則一嚮學之高明孰不欽頌而第觀其倡唱視儀於下者則士習日益以壞民俗日
益以頹名檢節行幾乎掃地矣意者導迪振作之方或有未盡而然歟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幸主司特留于 上

躬宰 復于尾曰愚生既以義理之學下世人項門上鍼吏以躬宰裨 聖上偃草之化可乎鄒夫子有言曰上好有者下必有甚焉者蓋
不端其本不清其源而欲其末流之正者亦遠矣在昔聖君躬行而率之則人皆曉義理之所當然而不拘云云之小節矣降及
季世躬宰之道廢則義理晦而云云之弊益滋矣爲今之計莫若自上燕處清閒之中推其格致研覈之工以爲存心明理
之要推其躬行心得之餘以示倡唱視儀之民則倚文之士孰不觀感興起而益闡明理之學乎幸主司並採而轉聞也

躬宰 贊之曰文章固本於義理而義理之學必待闡明而興不有以倡之孰有以從之不有以振之孰有以作之也修明學校闡明
道學 斯文任師儒者誘掖以道德主文柄者黜斥其浮華使一世之士各有矜奮淬勵向學浸沉于誠明博約之工而不屑乎文藝科
場之業則所抱者繼詞之志也所質者致誠之道也家家而顏曾戶戶而程朱道路乎典謨實闡閱乎章臬矣若興闢藻繢競
奇烟雲濶步文圍空眼藝詞詞然自大者視此獨不猶尉佗之黃屋侈然於甌越之間而愧死於大漢之威儀也耶倘以此爲可入告于內 躬宰爲闡明之幸甚

聖學 於終也復之曰慾心之爲害人孰無之而以一身臨兆民之為其攻之尤衆粉黛之盈宮也便嬖之滿前也聲樂之悅耳也諂諛之順
防慾 旨也以至於馳騁弋獵奢侈木土之類千蹊萬逕抵隙投間叢然而沓至無一息停止而人主一爲所誘則鮮不亡

國吁其可畏也夫恭惟我 后聖學高明臨御一紀戰兢一之則其於克己窒慾之道固無患其未盡而第恐其
紛華波蕩之中或昧其懲治遏絶之方則衆慾闖伺者難保其不累於 聖德矣豈不可以緝熙之已臻而少弛
其主一之工乎而況表率之地觀感所係則端本清源尤不可以不懋又倘以為可幸入告于 内

宰相

贊之曰得賢共國誠人主事也而佐天子居廟堂進退百執事者又宰相職也抑天風之陰扶地雷之陽復汲引善類而恨
輔于王家屏黜邪朋而肅清乎朝著斯豈非盡一人榮悵之責者乎然苟非藻鑑之明篤棐之誠亦有所難矣惟此二字
符信徹上下喫緊也惜乎君以論相為重相以格君為先愚於篇尾有所惓惓於吾 君與吾相又

邵堯夫無用於世

論曰所貴乎聖之人道者以其聖公血誠之心而要做得許多事業也無精粗之可言無内外之可分窮而獨善其身達而兼善天下方可謂有用之學經世之具矣苟或分精粗為二致辨内外為殊道恬然自守而視天下如芻狗者雖籠罩太極包括萬象謂之豪傑之士則可其於有用經世之道不亦有間乎古之人有近之者邵堯夫是也故程子謂堯夫無用於世此可謂内業上懸斷也何以言之聖之於王其歸名雖殊其所以為道一也自其聖而不可測之謂聖自其推而化之謂王今細考堯夫平生出處及所著文字而見之則不免為内外兩截之弊矣此豈非賢者之過歟蓋堯夫天資太高造詣極深非不知一理之渾淪而差欠戰兢細密之工非不知一心之運用而實無至公血誠底意思躐越級窮高極玄說得幾乎驚天動地而有糠粃事業之志話來似乎躡虛架空而有傲睨萬物之態隱護光明於腔子之間而不露光輝沉寶蔵於靈臺之上而不見圭角至微至深人莫探其涯量至大至闊世不知其機括抗志於雲霄之上藏心於九旋之間胸中灑灑落落浩浩調調直將以山河大地作一塊玩弄誠可謂百代人豪矣雖然惟其太高也故有不切之弊惟太簡也故有躐等之病蔵機隱鋒意常在於退縮物各付物志惟存於收斂自家一尺地境獨保堯舜之日月於外許多世界任它國家之治亂此豈非太高太簡之有以坐之不切躐等之故也耶今因程夫子所謂無用於世四字斟斷堯夫一生似非亂橫之論也噫古之人論人物皆以為一長之可用而況學如堯夫資品如

堯夫聰明頴悟如堯夫通透灑落如堯夫終不免於無用之歸者此有由矣以其入頭處差有毫分之殊而以聖與王分作內外兩截

何則聖而無王則不足以為聖王而非聖則不足以為王內外相須本末一致固不可分而歧之也今堯夫以聖為神聖之能事以王為皇王之祖述此所以不內外而為二分精粗而為異不相干涉統屬非所謂有用之學達施之具也其泄漏一理鑿破渾元者已無餘矣是故堯夫以唐虞揖讓比之於三盃之酒以湯武征伐擬之於一局之棋看何等氣象何等胸次而觀其言太高其意太偏終不免於兩截之病以靜而無為為聖以動而無為為王聖則玄聖之謂也王則王伯之謂也而者恐未免於有失也然則題品雪月固不足以為堯舜君民矣玩賾先天固不足以為稷契事業也探月窟之手未必能援塗炭之胥溺躡天根之足未能必扶捷徑之窘步堯夫所謂病夫無以繫安危之句雖其率然之語而善自道也嗚乎以堯夫高明宏遠之才識苟加以下學上達之工夫則雖謂之王佐才可也只以內外兩截之故騖於高明俯視一世終無下手之意則此其意雖以為高出千古而其於無益世用何也是故程夫子兄弟雖嘗從遊而不以事業相期或以為空中樓閣或以為活計長趁者蓋病其無用之譏也然則堯夫果無用於世耶曰程夫子之言蓋賢賢而責備之道惜才大而乏於用也豈可以此全謂之無用當其居洛也渺然如顔子之居陋巷而其化之行於近遠如家告戶喻則其功用豈曰少哉誦其吟風來水面月到天心之句則雖千載之下想見吟哦之意而不覺其鄙吝之消則雖謂之無用而有用可也謹論

沛公有愧於蕭何

辛丑別試金成亂三中

論曰夫役人之智者不如用吾之智而天下之智皆為我用屈人之策者不如貴吾之策而天下之策皆為我有其運動斡旋之方雖若出於一時謀臣之下而其宏度大量弁能籠駕群雄闔闢天地退處於不才不智之地而天下之出一奇設一策者皆不出於這箇範之中則指是而謂之智於短短於才可乎噫彼固智於我才於我者而我因用彼則雖不用吾之才矣而吾之所未料彼已料之吾之所未計彼已計之矣比如大匠之役衆工也不曾一操斧一揮斤而斧者斤者皆為吾用則噫非天下善用才智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愚於陳潛室之論沛公也不能無感焉噫關中之舊經稅而秦府之籍已收此高帝之智之所未及而蕭何能先之者以此知山川之險要識府庫之虛實漢之為漢非何而誰指是而論雖謂之高祖之有愧於蕭何亦可也然而愚嘗觀高帝不智之智不慮之慮而蘇氏所謂木纏二字非真知高帝者也何者為天下者必先據天下之形勢當時天下之形勢亶乎在關中是已山川之嚴險也府庫之所實也沛公既先據關中則天下之形勢已在目中矣天下之形勢已在目中則關中所有之山川皆吾之有也關中之所有之府庫皆吾之有也況於一函書一紀籍皆莫非關中之所有則秦府之藏不歸於吾而更誰歸也若使項王先據於沛公未入關之前則關中之圖籍必歸於項王之手雖有百蕭何亦無所施其智矣而為高帝者不待諸將之勸先踐懷王之約而旬朔之間已到

咸陽則関中之圖籍已帰於我而不歸於項高帝已先料之矣當是時也雖非蕭何其無取之者乎取之者而其不為
吾有者乎然則取圖籍所有之関中者沛公也取関中所有之圖籍者蕭何也先為可取者使之取之而蕭何之取不
過高帝之所使取者則指此謂之高帝有愧於蕭何者此非知高帝者也而况蕭何特一椽吏耳高帝奚取於彼而
遽以為腹心而無疑哉特以蕭何為秦之刀筆已久矣山川之險要城池之大小戶口之多寡士馬之精強莫不按其圖籍
而熟數之據其圖而歷計之故高帝拔之曹椽之下而任其幄中之責及其入関也関中之事已盡付於蕭何矣
何之不取金玉高帝已料之矣何之不取財帛高帝亦已料之矣何之不取人之所取者而先取人之不取之圖籍
高帝亦先料之矣是以一入関中置酒高會者無意於圖大經遠之慮而百二之版籍已入於蕭何之手則豈
可以高帝之不取謂之真有愧於蕭何之先取者哉嗚乎英雄豪傑之主